

新华文学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100

过去

现在

未来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D BY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新华文学

VOL: 100



金基氏李
LEE FOUNDATION

新华文学

100期特辑

过去、现在、未来

就好像期数从二位数进阶到三位数，
写作界也需要由文艺先驱
把文艺的薪火传承给文坛的后来者。
因此，我们在“过去”的部分，
收入了14位先驱作家的书写。
14位执笔人将许多宝贵的文艺资料
借着他们的文字保留了下来。

“现在”象征的是目前仍在积极写作的
文艺创作者，也代表着文坛的现状。
他们扮演着在文艺界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角色。
至于“未来”的参与者，他们虽然是
文学的后来者，但假以时日，他们也可能
是未来写作界的中坚分子。

赞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新华文学》编辑部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新华文学

100

过去

现在

未来

新华文学 VOL: 100

名誉顾问：曾也鲁 陈军荣

编辑顾问：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总编辑：刘瑞金

主编：林锦 周德成 李叶明

设计：Quintess Language Services

出版：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发行：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 62935677

承印：Fuisland Offset Printing (S) Pte Ltd

赞助：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准证：MCI (P) 014/10/2023

出版日期：2024年2月

因为有存在的必要——总编的话

1

过去

伍 木	印象柳北岸	4
蒹葭苍苍	连士升先生与《滕王阁序》	13
夏元格	母亲的战争：论析苗秀小说《忌日》	20
章良我	文学从来不会寂寞——一封写给姚紫先生的信	29
张松建	重读《在马六甲海峡》：赵戎与新马华文文学史	34
佟 暖	方修与《热带学报》	46
成 君	怀念一代学人李庭辉博士	55
周 粲	写诗一辈子	60
李菲民	渺渺茫茫忆故人——记苗芒	71
怀 鹰	时代的记录——读《杜红诗选》	77
艾 禺	文学农夫——黄孟文博士	82
赵秀敏	王润华：南洋本土语境的经典范例 ——以《橡胶树·南洋乡土诗集》为中心	91
林 高	林方和林方后期的作品初探	106
吴怡蕙	淡莹早、中、晚期作品的主题思想	117

现在

穆 军	文学的神圣园地——《新华文学》颂	130
小 黛	三十年的时光	134
语 凡	现在	136
黄龄慙	相伴相随一世情	138
陈 帅	出发了，就会抵达心灵的某个终点 ——2022年底沙巴州亚庇游	143
依莉莎	为爱车留下印迹	152
袁立红	读“劳力士”广告有感	156
刘 娟	两个苹果	159
灵 犀	歌台新气象	162
吴振钦	怀念祖母	164
陈冬梅	贪吃与美食	168
梅 筠	丘的联想	176
丘 虹	这样活着不“累”吗？	179

100期特辑

诗歌

郑景祥	河水山火·死地重生	182
龙永华	街戏·戏子	185
黄兴中	回望与微悟	186
无 花	舌尖爬满的余香 ——酸甜苦辣的小红点，列印味蕾的落地签	189
陈 安	踏上时光机器（外一首）	193
凌江月	涨的声浪	195
依 凌	访狮城	196
邹 璐	生活纪事	198
王 峥	渔港的晚上	199
江 闻	赤道，岛，游魂	202
(马来西亚) 林 沛	畅叙人间过往	204
(菲律宾) 苏荣超	独白	206
(中国) 殷贤华	扔	208
(中国) 左 军	注意	210
(中国) 李明聪	出师	212

小说

黄 强	第三春	214
苑会梅	苍央卓玛	221
刘 娟	财务部来电	226
(马来西亚) 雯 晴	情人节见闻——相亲在情人节	229
(中国) 董川北	缘分	232
(中国) 臧世翀	童老的画	234
(中国) 寇建斌	把花朵留给春天	238
(中国) 夏兴初	棉花劫	242
(中国) 周保松	李嫂的抱怨	246

目录

VOL: 100

未来

穆军、陈帅、周德成整理

“文青是作家的影子，作家是文青的尸体”

——2023年文青对话会摘要 250

散文

陈一萱 刷（外一篇） 268

知予知否 本来有趣 274

诗歌

陈彦熹 “人工智能”诗两首 278

林涵清 声音 280

宇航 公共场所剪影 286

伍政玮 披肩 288

小说

张雯茜 孤旅（外一篇） 290

孙沛宜 卷 298

陈茂君 我该怎么办 302

文讯

浮云与水晶：出了河口便是大海

——希尼尔和林高诗集联合发布会 310

中国作协代表团与读者和新加坡作协代表交流 312

新加坡作家协会2022/2024年度理事会 316

《新华文学》第102期征稿 317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318

订阅《新华文学》 319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320

新华文学

因为有存在的必要

《新华文学》稳健地步入第100期。

不是每一本文艺刊物的期数都有机会到达三位数。

《新华文学》能做到第100期，自然是由于我们一直相信这本期刊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们只能一直继续做下去。说穿了，这其实就是一种使命感。

从1978年创刊以来，《新华文学》就一直进行着不同的尝试。从最早的《文学》半年刊，到曾经尝试过的季刊，最后回复到半年刊的形式，书名也改成了《新华文学》。从最早的A5开本，到曾经尝试过的A4开本，最后回复到A5开本的形式。我们一直都坚信，半年一次的期待，能在这个岛国带来一定的精彩。

这本期刊的期数能从双位数步入三位数，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进阶和跨越，也象征着一种世代的传承。四十多年来，我们看着一篇又一篇的作品发表于这本刊物上，当中有写作多年的文坛老将，也有作品第一次刊登的文坛新秀。所发表的文体不一。我们也看到读者的多元化，偶尔主办一次的发布会，也都能看到作者和读者思想碰撞所产生的火花。

为了策划这一期的内容，我们很早便展开了讨论与构思。最后，我们决定把内容分成三个部分——过去、现在、未来。就好像期数从二位数进阶到三位数，写作界也需要由先驱作家把文艺的薪火传承给文坛的后来者。因此，我们在“过去”的部分，收入了14位先驱作家的书写。他们是柳北岸、连士升、苗秀、姚紫、赵戎、方修、李庭

辉、周粲、苗芒、杜红、黄孟文、王润华、林方和淡莹。他们都在新加坡作家协会成立之前便开始写作的文艺前辈。我们感谢包括周粲在内的14位执笔人，将许多宝贵的文艺资料借着他们的文字保留了下来，这当中也包括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文人轶事。

在“现在”的部分，我们接受一般作者的投稿作品。“现在”象征的是目前仍在积极写作的文艺创作者，也代表着文坛的现状。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目前写作界的中坚分子，他们也扮演着在文艺界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角色。

至于“未来”的部分，则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在2023年2月12日在国家图书馆进行了第四届新华青年文学奖之散文创作比赛的颁奖礼。因为当天出席颁奖礼的有很多青年写作者，我们就顺势在颁奖礼过后进行了一次和文学青年的对话会。当天发表谈话的不仅是文青，也包括对话会的主持人和一些有经验的文艺前辈等。这场有意义的对话会加深了我们对青年写作者的认识，也促进了年轻人和比较成熟的写作者之间的沟通。第二部分则发表一些年轻写作者的作品。他们虽然是文学的后来者，但假以时日，他们也可能是未来写作界的中坚分子。

不仅如此，因为是第100期，《新华文学》也做了一部分的改版，力求在整个版面设计上能继续保持年轻。我们希望借着让人耳目一新的版面，能够让文学永远保持年轻，就像文青一样，永远不老。

这一期过后，《新华文学》也正式步入三位数的期数，我们期待我们的刊物能和更多的写作人和读者结缘。更多作者能有机会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他们的作品，也希望这本书能够传递到更多读者的手上。

新华文学100

过去



印象柳北岸

柳北岸（1906—1995），原名蔡文玄，出生于中国广东省潮安县金石镇石门村，因故里俗称石门蔡，故又以里为名自称蔡石门。另有笔名杨堤、白芷、秦西门、朱贝等。1988年8月28日，82岁的柳北岸在其新加坡麦雅路故居接受张挥、雨青、静心和我专访时透露，关于他的出生年份，马华作家马崙编著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收录的《柳北岸所走的诗路》一文中记载的是1904年6月12日，但他事实上是在1906年12月6日出生的。事缘1942年2月日军南下星洲失守，为躲避日军征募以建筑“死亡铁路”之苦役，他在登记岁数时多报两岁，以至于之后有虚实两种年龄。

柳北岸笔名的由来

1988年的访谈内容后来由我整理出初稿，经过柳北岸逐字逐句的核对、增删与润色后，定题目为《北岸柳丝处处荫——访老诗人蔡文玄》，刊登在同年12月出版的《文学》半年刊第22期。因此，该文虽名为访谈稿，更多的是柳北岸后来自己添加进去的“自叙”。

访谈中，柳北岸透露此笔名的由来：“年轻时，舅父杨潮公特别爱我，他的家在玉简河的中流（玉简河其实是一条小溪），叫仙乐乡。我到舅家，不用步行，可在我

的故居附近的渡头搭乌篷船前往，十分方便。船经许多村落，可以见到年轻的女人们在河畔洗衣捣布。她们在谈笑，在望船上的过客，看来非常快乐。船经翁姓的一村，人们多数是属于花农，河边也有杂花出现，花农却少来采摘。我坐在船上，可以体会到水晃花摇的美景，入晚由舅家搭船回乡，亦得赏河面月碎云崩的乱影。这一段水程，必须经过六座石桥，因此我另有个吴六桥的笔名。舅父的家是一座三进的大屋，外面临河，可以泊船，河的北岸广植柳树，摇曳生姿，我常常和表兄表姐坐在柳荫之下乘凉，听听蝉声，或过船的桨声。我为这个不灭的印象起了柳北岸这个名字。”

18岁时，柳北岸考入广东省立金山中学，1925年毕业，是该校第17届毕业生。柳北岸早年即热衷于绘画艺术，由于对新文学以及绘画感兴趣，中学时代便与同学赵凤编辑《血花画报》。过后虽获天津南开大学录取，却由于经济发生问题，不能升学，终于从军北伐。1927年底解甲来新，1928年出任马来亚柔佛大笨珍大同学校校长。

年轻的柳北岸充满朝气，向往大自然的空气。1988年在回忆往事时，年老的柳北岸脸上尚有一抹腼腆的余晖。根据《北岸柳丝处处荫》的记载，柳北岸当时说：“在任职校长时，我才20岁出头，童心未泯。有一天，带领一群男女学生去山芭捉鱼，不料遇到一阵狂风暴雨，结果弄到个个满身泥泞，回来后被校董发现，当然不大满意。”所以出掌校长一年后，柳北岸便回来新加坡，在新加坡河畔创设文茏画室，为影片公司设计各类宣传品。

热血青年创办《南潮日报》

青年时期的柳北岸有稚气未脱的一面，也有热血沸腾的一面。根据2013年《汕头山水社》网站上载的一篇文章，1929年初，柳北岸与友人许楚岫、庄启汉、孙来卿、林少韬、蔡开和等人，有感于许多窃国者常利用媒体为自己作宣传，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卒至社会失制裁之方，民众无锄奸之力”，并鉴于“其症结不在于凶暴势力之摧残，而在于新闻机关无健全之组织，新闻事业有麻木不仁之病征”，而在汕头借址设立《南潮日报》筹备处，同年5月11日在《汕头日报》刊登《创办南潮日报启事》。同年10月27日，《南潮日报》正式出版，柳北岸以原名蔡文玄署名，在创刊号上撰写社论《我人之愿望》。第一个愿望是举国上下要爱护来之不易的国家统一；第二个愿望是立法制度完备，全国官吏与人民尊重法治精神；第三个愿望是教育建设与物质建设应成为今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焦点。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南潮日报》只经营了半年，便因事被当时的国民党广东省宣传部查封。

1929年下半年，柳北岸应邀接任海星影片公司书记兼丹戎巴葛华英戏院经理。19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不景，柳北岸在1931年辞职回返中国，在汕头从事教育工作，并以“石门”为笔名，主编上海《正报》的文艺副刊《活地》。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真正跨过文艺的门槛。1936年，柳北岸受新加坡邵氏兄弟公司的邀请，南来担任中文部经理至1973年，退休后受聘为邵氏机构董事。

1994年，《联合早报·文艺城》采访了一系列新华作家，主题是作家的书房，柳北岸是受访者之一。同年5月16日，《文艺城》刊登吴启基《书径通幽处——柳北岸的

书斋》一文。88岁的柳北岸在受访时透露：“我七岁时，家中姐妹读书有不懂的地方，都是由我出面去问考获贡生的叔叔，也因此，在我进私塾时，已经学会七百多个中文字，阅读《三字经》《千家诗》，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柳北岸诗书传家，自幼秉承庭训，勤奋好学，由此可见一斑。1994年的这一次采访，应是柳北岸生前所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1995年1月6日，柳北岸病逝。

新诗押韵是一生的坚持

在《北岸柳丝处处荫》中，柳北岸自认其诗受老师吴江左的影响。吴江左是清末的贡生，是一位诗家，他也读过五四运动之后的新诗，认为无韵之作可以一读，却易于忘记，亦不能朗诵；最好新诗亦用韵，可以吟唱。吴江左举出外国诗人所写的诗，亦多有押韵。柳北岸认为吴江左说来亦有些道理，因此柳北岸所写的新诗都有此倾向。后来，有一些新华诗人认为柳北岸太注重形式与押韵，是创作上的缺点。柳北岸说：“新诗的押韵并非自创，像郭沫若的名诗《黄山颂》何曾不是全部用韵。因此，新诗之押韵，是我的坚持。”

柳北岸当时忆述道：“回去中国的那一段日子，我以白芷的笔名写过了不少散文，刊于我所编的副刊《活地》。如今，那些捞什子已经无法收集。我亦曾经尝试以农村破产为题材写下中篇小说《赤土》，约七、八万字，写完之后送与友人郑卓群（铁抗）看看。结果，在见面时，他认为文字上写得流畅，但对农村的破产却不够深入，最好再改写过。他还提出许多意见，如：农民的对话必须用浅白的语气等等。经他这一提，我全盘接

受，到了后来我终于没有毅力改写，也自认失败算了。”因此，柳北岸并不后悔自己没有往小说的道路走下去。

柳北岸之所以会半路出家，爱上新诗创作，则是有一段掌故的。他说：“有一回，我到东京神保町去逛书店，发现一册东洋人和西洋人作家的著作书票，价钱只值八千日圆，我把它购下。我知道，居港的作家叶灵凤是最喜欢收集书票的，打算将之转送给他，作为一份礼物。后来在香港的旅馆里与叶通一电话，说有书票一册奉赠，请他来取，他喜欢到不得了，我约他到一家咖啡店见面。当晤面时，叶带来一位朋友，经他介绍之后，方知那位朋友是诗人戴望舒，真是幸会。当叶在掀动书票时，发现我在日本所写一组新诗《悼死去的一群》，其实我是无意中夹入书票的，但他们都看过了。”

当时，叶灵凤说：“您对死去的友人的悼念，真情流露，的确写得好。”柳北岸面红耳赤，因为戴望舒是一位著名诗人，有一点班门弄斧的况味。叶灵凤接着说：“你的造句遣词十分特出，而且押韵，如果在‘五四’末期，对新诗不用韵是一种反扑，是可以成名的。”经他一说，柳北岸受不了，感到十分惭愧。当时戴望舒亦鼓励柳北岸可以多写，寄去香港发表。《悼死去的一群》后来在南洋大学文学系出版的刊物《夏天之街》上发表，这是后话。

根据《书径通幽处》一文，柳北岸曾在中国南京出版过一本口述文学作品集《苏门答腊民间故事》。这应是柳北岸的处女作，也是大家较少知道的文坛密辛。

在《北岸柳丝处处荫》中，柳北岸回忆道：“1961年，我接受荷兰航空公司的邀请，陪伴一位马来女影星莎特亚参加‘DC 8’的开航盛典，得个免费畅游欧洲大陆以及中

东各地的机会。我曾依据自己的日记，将旅途的所见所思写了多首新诗，发表在《星洲日报》副刊，得到许多文友的关注，后来经钟祺的怂恿，出版我第一部诗集《十二城之旅》，那是1963年的事。”

柳北岸的故友，也是新华作家赵戎，在其《赵戎文艺批评集》的《热带的歌声——评〈十二城之旅〉》一文中，对柳北岸的评价甚高：“《十二城之旅》并非柳氏全部的作品，但从中却可见其创作风格与创作态度底一斑了。这集子收了七十五首诗，扼要地吟咏了十二大城风貌底一面，读了它胜读十二本游记，与其读那些矫揉造作的散文游记，不如读柳氏那简洁明快扣人心弦的诗篇更为深刻难忘。柳氏通过这七十多首诗，表现其艺术风格的老练，对狮城历史底了解深切与感怀底适当，非时下一般诗人可比的。他不愧为一个热带诗人的典范。”柳北岸认为赵戎的评论充满溢美之词，未免有吹捧之嫌。

1967年2月，新诗月报社出版的柳北岸诗集《梦土》和《旅心》列为星海诗丛的其中二册，全部是柳北岸在日本期间写成的，但并非其得意的作品，后来却销售很好。1967年冬，柳北岸把《梦土》和《旅心》结成一册，改书名为《雪泥》，由天马图书公司出版。

行旅诗寄托东土情怀

柳北岸曾先后在日本工作居住了合共两年。他熟读日本国史，后来对东洋的风情耳濡目染，倍觉亲切，且能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与日本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梦土》与《旅心》中集了他对东土的情怀。此外，柳北岸生前还有一本手抄诗集，名曰

《旅日杂诗》，全是旧诗的创作。他自认为年老诗嫩，因此从未发表过。

无独有偶的是，在《梦土》和《旅心》这两本诗集的前面，都是诗人所写的一首序曲。《梦土》的序曲《故居的告别》写于1964年9月25日，《旅心》的序曲《静思》写于1966年8月5日。2020年，对柳北岸诗作有深入研究的新华学者谢征达在其论文《行旅的乐章：新华作家柳北岸及其作品研究》（《台湾东南亚学刊》，10卷2期，2020年）中指出，柳北岸在写《故居的告别》时身在新加坡，“在行旅的过程中思考着‘家’的意义。他将居住地想象为充满着情感的恋人。在柳北岸的诗中，对住所的对话，俨然是即将分离的情人。……他在《故居的告别》中将住所拟人化的行为，是对此地根植的表现，在地方与行旅的反沓间，也凸显了人情的珍贵。”

除了诗的形式独特性，柳北岸的文学思想在诗作上的表现，一般上倾向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描写外在的景物。不过，他自认在写作上的缺点是不能由小我的性灵带动周围的大我世界，以达到关心整个社会的文学目的。在《北岸柳丝处处荫》中，他说：“如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认为新华诗坛正不断地发展，新一代的岛国诗人已稳健长成，写作技巧和作品的深度亦已取得明显的突破，我十分高兴。看到年轻的一代不懈努力，我呢，诗域的蜡烛到底烧完了，这十年来，我已从新诗的门外下马。”

1970年，新加坡作家协会成立，柳北岸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1976年作协改组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他改任会务顾问。1977年，教育出版社出版柳北岸的长篇叙事诗《无色的虹》，书中描写国家主人翁在新加坡建国前后

的艰巨过程，地方色彩浓郁，人物栩栩如生，有史诗的气魄，并获得1978年新加坡书籍奖。1982年，柳北岸担任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及新加坡文艺研究会顾问。1987年，泰国政府颁发东南亚文学奖给柳北岸。

据柳北岸在《北岸柳丝处处荫》中称：“其实在出版《无色的虹》之前，我已经先抽掉其中的五百行，因为在情节上与国情不合，而且充满个人对现实生活的过份愤慨。不过，我希望将这本叙事诗重新整理，之后再行出版，并照用原来的书名《想跳楼的人》，毕竟它记录了我当时真切的感觉。”

1970年中后期至1988年，十余年间，柳北岸为使性情灵思有更高层次的修养，潜读言简意赅、能启发文思的《明清笔记》以自娱。他认为《明清笔记》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珍贵文学遗产，不读它，等于遗失了瑰宝。

在《书径通幽处》一文中，柳北岸透露：“我是无聊才读书。但也有几类书是我最深爱的。一类是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另一类是有关《红楼梦》的书和明清笔记丛刊。……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在11岁就开始阅读。《红楼梦》这部奇书，我每隔两年拿出来重读，每次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想，它的好处是使我更加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柳北岸生前有一部“海外孤本”的《红楼梦图咏》，图文并茂，四大厚本，道林纸精印。画图的是清代名家解七芴，是由日本东京一家出版社刊印，数量有限，弥足珍贵，成为他引以为豪的一部藏书。

再次焕发诗的青春

柳北岸的爱，源自他的叔叔、他的舅父、他的老

师、他的挚友、他的土地、他的国家。新加坡建国后，爱国主义大旗下的新华作家有了明确的效忠对象和共同的国家意识，这种意识灌注到诗作中，就会产生激昂澎湃的浪漫主义抒情诗篇。柳北岸再次焕发出诗的青春，创作了《我们有二百万能干兄弟》一诗：“我们有二百万能干兄弟，/我们有一片珊瑚色土地，/时时可以望见辽阔海洋，/海洋是我们生存的长堤。//我们有千万形象，颜色，声音，/激泻着澎湃宏丽的巨力，/一颗颗的金星伴着眉月，/排去云翳在东方突起！//我们已没有回纹式的顾虑，/用四百万只手把堡垒堆砌，/周遭有清风吹拂了年轻花树，/由踏实的智慧团结独立！//每一寸空间都填上了热爱，/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竖起了大旗！/铿锵的琅琅洪流奔来，/为建设新国而抗争到底！”此诗表现了诗人对这片新生国土的挚爱与信心，让读者了解到这个崭新国度在各个领域的创造力与希望。

伍 木

生于1961年，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客座讲师。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等。主编《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选》和《情系狮城：50年新华诗文选》等。

连士升先生与 《滕王阁序》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此地物产华美，犹如天降之宝，其光彩上冲牛斗之宿。此地的土地有灵秀之气，陈蕃专为徐孺设下几榻。这两句分别包含了两个典故，其意为人杰地灵。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彩霞自上而下，孤鹜自下而上，上下浑然一色，构成一幅色彩美丽的千古绝唱的诗画景象。中国诗和中国画最重要的美学特征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有和谐的统一。王勃以非凡的才华，使骈文名篇《滕王阁序》一文呈现纯美的叙事风貌。

连士升先生（1907-1973）运用了《滕王阁序》中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落霞与孤鹜”、“秋水共长天”为自己的散文体书信集题目为：《物华集》《天宝集》《人杰集》《地灵集》《落霞集》《孤鹜集》《秋水集》《长天集》，每一集48篇。第一篇写于1958年，最后一篇完成于1972年，总共跨越14年的时间。

最近一次与烈浦先生交谈时，他说连先生是新加坡华文的先父，确实是非常得体的说法。连士升先生出生在民不聊生的年代，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孩子，20岁进燕京大学读理科，第二年转修社会经济学。他年轻时的轨迹，先香港，后越南，最后于1947年迁居新加坡。他先后任南洋商

报主笔、总编，在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离、独立前后，已是南洋文学界领袖之一。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他受命为政府公共委员会委员。1963年新加坡有条件地加入马来西亚后，又获颁新加坡元首功勋章。两年后，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这一年，连士升出版了用15年时间写成的《甘地传》《尼赫鲁传》及《泰戈尔传》，以及八册《海滨寄简》，向新生的新加坡共和国献礼。

纵观连士升先生的作品，书信形式是他得心应手的体裁。当年他笔耕不辍在《南洋商报》《南洋周刊》和《南洋学报》发表大量的政论、书评、论文和游记，而著译丰赡。他谈历史，谈世风，谈做人之道，谈传统文化，谈知识分子，谈家庭教育，海阔天空，兴趣淋漓。他综析国际事件，论人生世事，为学为文之理，涉古今中外，人物历史典故无所不及。连士升中西学术根基夯实，文笔娴雅自然，笔触敦厚，他的文章无论在哪个年代阅读，都是教益与情趣兼备的好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在复杂的社会乃至国家政治关系中，他文章中的治学方法和做人准则，都体现华族文化的精髓，明确本身的社会角色和职责。在中国的哲学和谐理论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事万物“生而一有则”，天地万象各得其所“顺应自然，生生不息”是连士升前辈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人格。除了在文学上的参与和对社会关注的忧患意识，表现了对家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外，他还担任过南洋学会理事副主席、中国学会副会长、新加坡大学董事等职。

《滕王阁序》一文有叙事、写景和抒情，三者结合得恰到好处。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此文在哲理方面有深刻的阐述，这是一个必要的审美方向。从叙事、写景、抒情

的常规思维，上升到人生哲理层面，在美学的角度予以观照，本文所包蕴的美学价值是极为丰富的。此文令读者咀嚼不尽的有景色和谐之美、叙事之纯美、抒情之真美、哲理之幽美，可谓四美兼具。

连士升先生学贯中西，学问渊博，加上人生历练丰富，体制严谨，寓意含蓄深远，文章富哲理，充分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学者，阅读了诸多他的文章以及别人对他作品的研究可得到很丰硕的论据。不过在他理性文字的背后，也充满敦厚，真善美的情怀。我们可从他的作品里探索到他许多为人感性一面。

（一）和谐之美

人格：“脾气好是延年益寿的象征，同时，也是在上和气致祥的大道。”¹——人格作为人的精神内涵及精神素质的总和，是多阶段、多侧面、多层次的复合体，它的成型和执著需要强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力量贯注其间，我们从屈原、司马迁、李白、曹雪芹和鲁迅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中西和谐：“你虽然在年轻时代，受过美国的教育，得到博士学位，但在本质上，你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你赞成人生的第一乐趣，须有美满的家庭。”²——“中和美”与“和谐美”是先秦儒家哲人与古希腊先贤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境遇中，独立建构的美学话语体系。把外在的宇宙精神与内在的个体修养融合在一起，从而把“美”的追求与“善”的设定统一起来，这是儒家“中和美”的独特品性。

1 《连士升文集》第五卷，页528。

2 同上，页332。

(二) 叙事之纯美

“我是爱好清静的人。在水净沙明的海边，踏着自己的脚印，这儿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在茂密苍翠的森林，追逐凌乱的日影，这儿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在香烟飘渺的古刹，静坐半小时或一刻钟，这儿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在海拔较高的山顶，仰天呼啸，这儿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因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我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安闲自在，一点儿也不会紧张。”³“我是农村出身的人，我过不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夜生活。”⁴

纯：是人品文品的统一，人品人格的核心是“道德”，道德的核心是“善”，是作者作品走向完善、完美的唯一途径。作者能让真善美去打动读者，他自己首先是受到真善美的感动。他探索得越深入，感动就会越强烈，其人品也会在这种感动中建立起与真善美相融合的质，并转移到作品中形成“文品”，使作品愈臻完善。

3 同注1，页368。

4 同上。



(三) 抒情之真美

文采：连士升先生说：“‘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文字这一关没有打通，那前途的荆棘才多着呢。我曾说：‘略输文采，稍欠风骚的人，读书如雾里看花，写作如隔靴搔痒’”⁵。——“言而无文，行而不远”语出春秋鲁左丘明。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有志气的人，说话也充满了志气，而且话语里文采斐然，不说话谁能知道你的志气呢？说话写文章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

经典：韩愈《答李翊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择善而固执之”。“无论任何一门学问或知识，都是浩如烟海，茫无涯岸。因此，范围的选择，至关重要。”⁶——读书会增长人的知识，但是要有选择性读，读名著和经典文章才是重要。

(四) 哲理之美学

顿悟：“艺术家和文学家的灵感需要长期培养的，方法也需要继续不断地锻炼的。灵感丰富，方法巧妙，这才有豁然贯通的一天。”⁷

诚：“谈到文学，它永远离不开内容和形式，而得力处全在于一个‘诚’字，至于篇幅的厚薄，文章的长短，和文学的价值毫无关系。”⁸

5 同注1，页462。

6 同注1，页456。

7 同注1，页532。

8 同注1，页486。

刚柔：“‘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真正献身事业的人，成功仅是时间问题。”⁹——如同爱护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去追求，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刚美是以最大的热诚，优美为赤子之心。刚柔的思想分别为儒和道所承，儒家重阳刚，道家重阴柔。在艺术创作表现上，阳刚重言志，重风骨，重理，而阴柔重神韵，重情意，向来都是儒道互补。刚柔在艺术领域中最重要意义在于它成为两大美学风格的代名词，是中国美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刚柔并济的和谐为最高理想。

如果不能把握文本中深含的哲理，很容易把文章当作一般写作来读。只有当读者捕获到作品的深层底蕴，达到强烈的审美体验，会沉醉于共鸣的产生之中。作品中的语言精美能构成艺术形象，当读者进入作品营造的艺术境界之后，随着审美体验的深入，审美体验就会越强烈。所以连士升先生说“不诚，一切都流于虚伪”。

王勃妙文尽显色彩绚烂之效，给文学赋予了视觉艺术的功能。让我们在千年之后，同样感受到这份极强的视听冲击力，这种写景如绘画景色壮美的动感。同样将有限的人生活动过渡到无限的心灵体验中去，使读者感受到荡气回肠。这种抒情审美的呈现，让本文脱离了普通序文的平凡，走到了另一种真美的境界。

美学除了玄奥、宏阔卷本的历史建构的撰写，这种建构是学术需要。美学也包括以清晰的思路、晓畅的笔法、平实的语言让读者明白深奥的人生哲理，像文学艺术一

9 同注1，页466。

样，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汲养。在连士升先生文集中的许多篇幅里都可以看到有关儒、释、道的美学历史经典的引用。写到这里，窗外面一阵轻雷，一阵轻风，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想还是用许福吉博士的《序：长河落日圆》中的几句来作为此文的结尾：

遥想在连先生的故乡，每当暮秋之季，长河水面落霞满天，必将出现成千上万的候鸟，而此时此刻，这此候鸟静候南飞，它们抖落的吉光片羽，都化成了他在南洋的语言、文字和文学。

蒹葭苍苍

本名郑爱强，新加坡公民，职业护士。新加坡新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单科证书有：心理学和数码排版及设计、香港中文大学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学生（2021-2023）。

母亲的战争： 论析苗秀小说《忌日》

在女性主义的论辩中，女性所特有的“母亲”这一身份，在对于女性与战争的关系考量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按照一贯的传统，女性是被排除在战争之外的。战争几近被视作是专属于男性的事业：仗是男性打的，同僚和对手也都是其他男性，战争的目的和终局也由男性定义。在文化方面，传统的思维模式将性别角色作出了如此的划分：男性代表着战争及成为战士，女性则代表着和平及成为母亲。¹尽管从理论上而言，“母亲”是一个更为宏观、具备更复杂意义的身份，但在本文所探讨的文学范畴之中，仍是以具体的人物形象作为载体进行叙述。母亲作为文本中常见的形象，在新华战争文学中虽不少有，却大都只占小部分的篇幅，难有连贯的情节以塑造出相对完整的人物。这一方面是女性在战争中被边缘化的又一次印证，一方面也是笔者认为研究战时女性，必须对“母亲”予以关注的原因所在。“母亲”的战争经历是真实发生和存在的，这并不因历史叙述和文本书写的缺失而改变，那么她是如何

1 原文：Women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excluded from involvement in war. War has been considered almost exclusively a male enterprise: fought by men, with and against other men, for male-defined purposes and ends. Culturally, traditional ideas about gender roles identify men with war and soldiering, and women with peace and mothering. Lucinda J. Peach, An Alternative to Pacifism? Feminism and Just-War Theory, *Feminism and Peace* (Spring Vol.9, No.2, 1994,): p.152.

在被排斥中应对战争？她是否是与“和平”划上等号的？本文择选苗秀的小说《忌日》为解析对象，旨从这篇新文学中罕有的，全然以“母亲”为中心描写战争的作品之中，窥得一些“母亲”的话语残片。

苗秀（1920–1980）原名卢绍权，祖籍广东三水，1920年出生于新加坡。根据其回忆文章中所提，有两个人可以说是苗秀的师傅。一个是对面一家电版所的学徒，让他能够有机会接触新文学作品；一个是在照相馆当学徒的郑照飞，在郑的指导下，苗秀在1933年9月17日，以笔名“苍言”于《新国民日报》的星期日副刊《星期美点》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苦闷》。同年下半年，苗秀开始在《南洋商报》的副刊《晓风》与《狮声》发表作品，此后又于《晨星》《文艺栏》《大世界国货展览会特刊》等刊物陆续刊载文章。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星马等地都被日本军所占领。星马两地的人民在这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日子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这段日子里，苗秀与赵戎等人，曾有一段时间靠卖“架夭柴”过活。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苗秀曾与赵戎、夏怀霜等人出版文艺杂志《南方文艺》。²《忌日》作于1946年12月，小说以“老太”为主角，讲述了白发人先后与两个孩子生离死别的悲怆故事。老太经历日军闯入家中的强行抓走儿子，为解救狱中的儿子倾家荡产，儿子仍病死在监牢，“只还给她一具没灵魂的尸体”³的残酷变故后，战时参加地下

2 陈世骏《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见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14–18。

3 苗秀《忌日》，收录于刘笔主编《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229–230。

工作、战后活跃于纪念会和大游行的的侄儿阿庆，本会在忌日陪伴老太，最后也远渡他乡，渺无音讯。在这第四年的忌辰，老太丧子之痛难愈，又无法再盼来侄儿，终于“履行在儿子忌辰那天绝食的宿志。”⁴

在进入文本细读之前，有必要梳理关于“母亲”与战争的女性主义理论，为分析《忌日》提供一个框架。女性主义和平主义（feminist pacifism）围绕着将世界依照性别角色分为“母亲”和“儿子”的这一重点展开，并以历史女性主义所强调的男性，或是男性的力量与战争的存在之间的关联为根本出发点。该理论的主张建立在如下这些基本观点的基础之上：第一，其认为相较被“物理力量”统治的世界，女性主义是与之形成对比的“道德力量”；第二，其坚持由于女性具备生育功能，她们在人类社会中便拥有特殊角色，且应该被赋予相应的权力；第三，其指出，由于女性作为一种普遍的从属“阶级”（a universal subordinate “class”）存在，她们处于民族主义之外，与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比与同民族或同阶级的男子之间的共同点要来得多。在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中，女性生育孩子的生理事实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但也有许多人将女性视作男性的母亲，并用“以战斗报国（served the state by fighting）”和“以生育报国（served it by producing）”加以区分。⁵而在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的观点中，战争被视作是一种将性别固定在既定角色的叙事，但其也指出了这种叙

4 《忌日》，页227。

5 Grayzel Susan, *Women's Identities at Wa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p.158.

事之中的矛盾之处：通常用以抑制非既定性别形象和战争叙事的正义战士（男性）和美丽心灵（女性）形象，实际上是无法掩盖其他形象存在的可能性的，而新的身份概念也会围绕着这些可能性而形成。以母亲和士兵这两种通常不会混为一谈的身份为例，一个好士兵就如同一位好母亲，他们都会尽力做好应做的事，都会为未尽所能之处感到愧疚，也都对伤病、健康和寻求保护表现出同样的关注。但尽管如此，男性和女性仍然被排除在彼此既定形象的话语之外。⁶

《忌日》中的老太作为一位女性，亦是一位母亲，同战争之间呈现出一种错综的关系来。她与战争最为直接的联结，就是在其中成为了一名丧子的被害者。而她作为母亲的这一身份，则使得这种关联更为“私密、个人、难以分割”。如南非作家、反战活动家、女性主义学者奥丽芙·施莱纳（Olive Schreiner, 1855–1920）在《女性与劳动》（*Woman and Labour*）一书中所言：“男性制造了用以互相毁灭的回旋镖、弓、剑或枪支，我们制造的则是这些施行毁灭或被毁灭的男性！”⁷母亲对于孕育生命的特殊体验，让她们以亲身的痛楚认知到生命的可贵，因此也可以看到，在奋力拯救自己骨肉的过程中，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发自本能的、且不遗余力的。当儿子要被鬼子带走时，她

6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4), p.55–56.

7 原文：Our relation to war is far more intimate, personal and indissoluble than this. Men have made boomerangs, bows, swords, or guns with which to destroy one another; we have made the men who destroyed and were destroyed! Olive 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London: Adelphi Terrace, 1911), p.169.

“整个身体爬在儿子的魁梧的身躯上，像一片落叶，浑身抖擞，抖擞着”⁸；试图把儿子从监牢里赎出来时，她“倾家荡产，卖掉了丈夫遗留下的芭跟磨地楼”⁹。一个仅有着“细小发皱的脸孔”、“瘦削的肩膀”的老太，在母亲的身份中与鬼子对抗、周旋。但她仍然是被排除在战争之外，始终无法左右那些“施行毁灭或被毁灭的男性”的：无法阻止鬼子渡边带走儿子，无法扭转儿子的死亡，也无法干涉侄儿阿庆的去留。在母性的双重内涵之中，“女性与生育能力及孩子的潜在关系”¹⁰成为老太奋力保护儿子的动机；“保证女性的生育能力和所有女性都处于男性控制之下的体制”¹¹，则是她寸步难行的成因。在她试图达成某种协议的时候，即便“倾家荡产”、“还把惟一留下来的金耳环卖掉，换来一瓶‘维他命’”想给狱中的儿子治病，也只是正中这种“控制”的下怀，最终只能换回“一具没灵魂的尸体”。

《忌日》中呈现的老太与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所具备的能量是不容小觑的，它并未随着儿子的死亡一并消失，而是找到了转移的对象。在打倒东洋法西斯的第一个元旦，“胜利也给老太带来了喜悦，减轻失掉亲生儿子的痛苦回忆。那种崇高的母爱，现在却寄托在阿庆身上。”¹²奥丽芙将这样专属于女性的情感归因于对于“生育”的体验或想象，当女性目睹在战争中死亡的男性，他不只是“男

8 《忌日》，页228。

9 《忌日》，页229。

10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rton Paperback Edition, 1986), p.13.

11 同上。

12 《忌日》，页231。

性”，更是“母亲的儿子”，“被带来这个世界的身躯”，继而想到“那许多个月因骨骼和肌肉在体内成形而疲惫疼痛，那许多个小时的剧痛和呼吸困难，许多张婴儿的嘴从女性的胸部汲取生命”¹³的过程。因此老太一方面为自己真正生育的儿子“抹着老泪”，一方面也为阿庆，这个非她亲生的年轻伙子牵肠挂肚。而这种对于“儿子”形象的投射并不是单体现在老太身上，《忌日》中仅有的另一位女性角色，二房东太太，也是如此。文本通过她对老太的理解来表达这种共通的感情，在开头处写“二房东太太，在那儿听了一下，仿佛还要讲些什么话，可是末了，摆出一付似乎非常了解别人苦衷的神气，摇了摇一颗圆脑袋，咧着嘴巴，轻轻的嘘出口叹息”¹⁴，直到结尾终于揭开这种“了解”并非“似乎”，而是存在着切实的缘由：“咱们明天再去东陵告发渡边那战争犯害死咱们孩子的罪状吧’……这可怜的胖女人的儿子也是让渡边那鬼害死的。”¹⁵笔者认为，此处的“咱们孩子”已经不单是“老太的儿子”和“二房东太太的儿子”两个个体的合称，而是母亲之间相同意义的悲痛之体现，是女性对于生命的价值和可贵性的深刻理解。“唯有能够想象得到母亲们那静默的痛楚，那数百万的母亲正为曾经是，和不再是她们的儿子秘密哭泣的人，才能领会战

13 原文：So many mothers' sons! So many bodies brought into the world to lie there! So many months of weariness and pain while bones and muscles were shaped within; so many hours of anguish and struggle that breath might be; so many baby mouths drawing life at woman's breasts..... Olive 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London: Adelphi Terrace, 1911), p.170.

14 《忌日》，页225-226。

15 《忌日》，页233。

争的悲惨。”¹⁶如果说开头处的描写仍留有存疑的空间，二房东太太如何了解这丧子的苦衷呢？那么最后写明的她的儿子也让渡边害死了的事实，便是对那声欲言又止的叹息最沉重也最有力的解答。

但必须指出的是，有着“崇高的母爱”的老太，并非全然代表了“安守和平”的“美丽心灵”形象。尽管她“先前一直巴望着东洋鬼子完蛋，希望早日打胜仗来和平”¹⁷，但在丧子之后，相较对于和平的希冀，更为激烈的是她对于复仇的渴望：

不，这是叫渡边那鬼害的。老太，永远记着这血仇，一天不报，她死了眼睛也闭不上。

老太，瞪着血红的眼睛，蹲在那口棺木旁边，她的旁边是那个阿庆，这伙子的脸孔是阴沉的。

愤怒的火花燃烧着心头，盖过了失去儿子的悲哀。

……

在这黑色的新年，儿子的忌辰的日子，这孤独的老女人准备这么坐着，为这悲痛的日子而绝食一天——自从儿子去世的那一个元旦日起，老太是这么下了一个决定的，直到为儿子复仇为止。¹⁸

这种对于母亲愤怒情绪和复仇心态的书写，在战争语境下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关于母亲的讨论都倾向于回避

16 原文：The full tragedy of war can be only grasped by those who can imagine the silent agony of mothers, of the millions of mothers weeping in secret for their sons who were, and are not. Grayzel Susan, *Women's Identities at Wa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p.160.

17 《忌日》，页233。

18 《忌日》，页230。

女性的愤怒与侵略性，因为女性的思维方式也被视作反应女性刻板形象的要素，而男性才应该是具备侵略本能的一方。但事实上，女性的侵略性并不亚于男性。¹⁹在丧子后强烈且持久的愤怒之中，老太并非只是沉默地悲伤，而是燃起了要“渡边死在自家眼前填她儿子的命”的复仇之火，并且在实现之前，誓以“绝食”行为表明这种决心。而在阿庆离去之后，她针对杀子仇人渡边的愤恨更是开始蔓延，领悟到“这世界到处还多着向渡边那样的恶魔”。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远离与历史无关的抽象，不经反思的庆祝，说教和教条化，……让‘男性的’士兵和‘女性的’母亲无处可归”²⁰，《忌日》中对老太（母亲）的愤怒之情、复仇之意、绝食行为一系列的正面描述，便是塑造了一个足以挑战“柔弱被动的和平制造者”²¹定式的母亲形象。

白俄罗斯记者、散文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 1948-）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中曾谈道，“除我之外，没有谁去问过我们的外婆、我们的妈妈。连那些上过前线的女人都都缄默不语，就算偶尔回忆，她们讲述的也不是女人的战争，而总是男人的战争。循规蹈矩，字斟句酌。只有在自己家里，或是在前线闺蜜的小圈子里涕泪横流之后，她们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战争，那些我

19 Linda J. Nicholson, *Feminism 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52-55.

20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4), p.56.

21 Lucinda J. Peach, *An Alternative to Pacifism? Feminism and Just-War Theory, Feminism and Peace* (Spring Vol.9, No.2, 1994.): p.153.

完全陌生的经历。不仅是我，连所有人都是陌生的。”²²苗秀的《忌日》一文，是对战争中母亲所面临之困境和苦痛的记叙，亦是对母亲“自己的战争”之呈现。在“老太”的悲伤、愤怒、仇恨之中，母亲被忽视和遮蔽的战争体验得以显形，并展现出一种有别于既定被动形象的力量，在新华战争文学的女性书写中，是为意义深远的一笔。

22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战争中沒有女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页4。

夏元榕

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现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合著有文集《舞墨文苑七友集》。

文学从来不会寂寞

——一封写给姚紫先生的信

姚紫先生：

您在1982年去世，我在1993年才踏上您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这块土地。您无从知道后生的我，而我却认识在1920年于福建晋江安海出生的您，尽管您比我早45年来到这个世间。认识您是通过您留下的文字，以及其他曾经与您生前有过接触的人所写下的有关您过往点滴的回忆文章。

自新加坡开埠以来，从中国的南来者世代不断。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各人南来的具体原因不同，目的却大致相同，不是避凶趋吉，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他们的到来，为这块土地增添了无数斑斓的色彩。您在虚龄28岁时南来，而我来新加坡时也刚好28周岁。您来自中华民国时代的厦门，而我来自五星红旗飘扬下的上海。

1947年秋天，您因言获罪，因为一篇发表在旧中国地方报刊上的文章，成为被国民党官府通缉捉拿的对象。当时，您受聘在厦门《江声日报》担任副刊主编。您主持的《人间》栏目，经常刊登犀利的文章，旁敲侧击国民党当局，反对衙门里的贪官污吏。当时的中国时局动荡，内战风云中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却愈战愈勇。您的杂文《刑不上士大夫》，讽刺了国民党在上海“打虎”不成，深深地刺痛了当局。

那年12月19日，您离开家乡父老，告别恋人，远走他乡。您是郑家长子，本名郑梦周，是家中八位弟弟的兄长，逃离家乡那年幺弟郑梦彪还未出世。您是先到香港投奔好友，过些时日后，才搭乘客轮万福斯号，抵步时为英属马来亚的新加坡。即使是亡命天涯，漂泊过洋的您随身还是携带着一大卷文稿。

1948年，您开始在道南小学执教。1949年，您转去晋江学校任教。那年3月，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在《南洋商报》上连载刊出，小说末尾标记着：“1945年10月10日脱稿”。同年5月出版单行本，22日首版8000本，30日再版5000本，6月三版3000本，成为空前的畅销书。以此，您确立了自己在新马文坛的地位。

1950年3月7日，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行您在“1944年7月20日，初稿于上茅山中”，“1950年1月25日，修正于新加坡”的中篇小说《乌拉山之夜》。此后，您便一发即不可收：1951年，出版中篇小说《咖啡的诱惑》；195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马场女神》；1953年，出版中篇小说《阎王沟》。

成名之后，您转入《南洋商报》工作，主编该报及《南洋晚报》文艺副刊。其中的文艺副刊《世纪路》，自1953年10月8日至1954年1月16日，共出了65期，成了许多新马作家初涉文坛的园地。

作为一个文人，您有您的坚持与执著，甚至是个人的怪癖。您的幺弟曾形容您“生性耿直刚毅，个性中既粗旷又细腻，既暴躁又柔情，既可爱又可怕……”正是这两极化的性格渐渐令不少人疏远了您。1954年2月，“不合群”的您“不合时宜”地离开了《南洋商报》。

离职后，钟情于文学艺术的您痴心不改，创办“文艺报出版社”，出版《文艺报》月刊。您针砭时弊的笔法不变，对当局和时局的抨击不断。明显的反英国殖民统治、要求民族独立的文艺倾向，让您受到当局的侧目与关注。1954年9月，您被殖民地政府的拘捕，在接受盘问三天四夜后获释。1955年，《文艺报》月刊出版准证被吊销。

您随即转去柔佛宽柔中学重执教鞭，任高中部国文（华文）主任。您同时创办了另一份《社会新闻》周刊，但出刊三期，执照又被吊销。1956年，您创办《大地》旬刊，出版三期即被查封。翌年，您筹划出版文艺丛刊，主编《九月的风》，也仅出版一期。

1958年8月，您应邀出任吉隆坡三日刊《钟声报》总编辑，亲自主编每期一大版的文艺副刊《文艺》。《钟声报》在出版一个月仅10期左右，便被当局勒令停刊。同时，您也被限制不得自由进入马来亚联合邦。为了维持生计，您只好被迫当上船员，来往于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之间。

此间，新加坡也发生了体制性的改变。1959年她从英国人手里取得自治地位，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又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此期间及之前，您出版的文学作品有：1954年中篇小说《风波》，1955年短篇小说集《带火者》，1959年杂文集《黑夜行》，1961年中篇小说《半夜灯前十年事》，1963年散文集《情感的野马》。

1963年，您创办“天马图书公司”，出版一系列华文文学作品，包括您自己的中篇小说《没有季节的秋天》（1963年），历史评论《西楚霸王——项羽》（1964年），短篇小说《萍水记》（1964年），以及于“1953年6月23日夜稿”完成的小说《窝浪拉里》（1965年）。

1965年底，您出版《天马杂志》月刊。短期后，自动停刊。1967年，您出版《华报》周刊。为避免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卷入中国政治，您自动关闭了这份虽然赚钱的周刊。

1969年4月，您再度以报人身份披挂上阵，应聘进入《新明日报》，主编副刊《新风》。您一边办报创刊，一边埋头创作，一边还不忘扶持文学新人。从1969年4月1日直至1977年5月31日，每期半刊，刊登散文和小品文，历时八年有余，培养了一批新加坡本土的年轻作者。

青灯孤影如许年，文字书写陪伴您。您不光创作小说，还写杂文与散文，既写新诗，也创作旧体诗词。这么多年来，您孑然一身，一个人生活，终身未有婚娶。我想，您一定不时会感到孤独。但是人生在世，谁又会没有孤独的时刻？诚如斗酒诗百篇的诗仙李白所吟唱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您的文字，赢得了无数读者的欣赏。您的文学作品，令您的名字为人铭记。

离开《新明日报》后，您基本上已封笔。1981年，您已经身患绝症的您返回家乡探亲。次年2月18日，您病逝于新加坡，得年62岁。临终前两天，您为自己撰写了一对挽联：“五十始知非，原思有所奋发，修积寸功，补偿谬误；风雨偏来恶，无奈落花狂飞，凄凉明月，空照篱蓬。”

在您临终之前，留下遗言，委托遗产信托人，成立文艺基金。信托人不负所托，为您生前的作品重新编排，出版九本集子：小说集四本《新加坡传奇》《木桶鸭》《九月的原野》《潜龙记》，散文集一本《九月的风》，杂文集两本《短长书》《杂文，这支部队》，新诗集一本《夜歌》，和旧诗词集一本《郑梦周诗词集》。

1999年，新加坡文艺协会“新加坡已故作家丛书”出版《姚紫小说选》，书中辑录了您11篇中短篇小说，分别是：《乌拉山之夜》《秀子姑娘》《世纪路》《窝浪拉里》《马场女神》《夜茫茫》《十三年》《毒与那个女人》《被当酱料的男人》《丽丽的秘密》《阎王沟》《半夜灯前十年事》。

而在此之前，即1987年，中国的漓江出版社和鹭江出版社《海外华文文学丛书》都以《咖啡的诱惑》为书名，出版了您的小说集。之所以以《咖啡的诱惑》为小说集的题名，自然是因为它曾经被拍成过电影，在东南亚一带上映而留下了名声。两本小说集除了同名中篇之外，前者还包括《秀子姑娘》《阎王沟》《窝浪拉里》和《新加坡传奇》，后者则以《乌拉山之夜》代替《阎王沟》，其它篇目相同。

不觉之间，您已经离开人世四十余载，如果您还活在人间您已年过百龄。尽管您肉身已死，但是您的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却永留新华文学史册。您是为海内外专家学者一致公认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

在此，谨以一个新华文学后人的名义，向您致以崇高的文艺敬礼！

章良我 顿首

章良我

终身文学爱好者。著有《半百集：家在岛国》《岛国人语》《在岛集》。

重读《在马六甲海峡》： 赵戎与新马华文文学史

导言：先驱者的背影

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赵戎（1920—1987）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先驱作家，他在创作、批评、编辑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值得学者们进行专题性的研究。赵戎的文学作品总体上呈现出写实主义风格，然而并不单薄和贫乏，而是蕴含多方面的思想内容，既有可贵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性，也可与目前流行的理论展开跨文化对话。

赵戎原名赵大成，祖籍广东南海，1920年出生于新加坡的牛车水。少年时代由于家贫而从事过多种行业，同时自学华文，1936年开始文学创作。他曾经长期在中正中学、华文小学担任过教师，1978年退休。1987年因为患上胃癌，不幸去世，得年67岁。赵戎一生出版过15本著作，包括：长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中篇小说《海恋》、六本短篇小说集（《芭洋上》《周末篇》《神媒》《楼上花枝笑独眠》《热带风情画》《我们这一伙》）、五本文学评论集（《赵戎文艺论文集》《赵戎文艺批评集》《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文艺月旦集》《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杂文集《坎坷集》和辞书《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此外，赵戎还是李庭辉主编的八卷本《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编委会委员，他独自编选了这套丛书的第二集（散文一）、第三集（散文二）、第八集（史料），还与

苗秀、钟祺合作编选了第七集（剧本）。他为这四部选集都撰写了精辟的长篇导论，贡献至大，有目共睹。此外，赵戎在战前是文学社团“吼社”的主要发起人，在战后加入了“九一社”，还主编《琼潮报》和《爱华周报》，参加过“新加坡文艺协会”等文化社团的活动。总而言之，赵戎和苗秀一样，是取得了多方面成就的地地道道的“本土作家”。

在赵戎的众多作品中，最能展现其才华的首推长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根据本书后记所述，这篇小说从1955年开始在报纸副刊上连载，一共持续了八个月。后来，编辑觉得篇幅太长，就终止了连载。搁置数年后，赵戎续写了一些章节，对全书做了不少修订，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在1960年1月出版了单行本。本书从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本地华族青年作家“张浪萍”）的视角出发，讲述新马沦陷前后发生在个人生活和公共世界的故事，赞扬华族青年的民族主义热情和对文学艺术的坚持，批判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需要指出，本书的文体有显著的混杂性：有动人的写景抒情，有多种叙述手法的运用，有精彩的细节描写，有激昂慷慨的议论，还有令人难忘的幽默讽刺，这种文体和风格的混杂性让本书焕发出迷人的光彩。下面的章节，从四个方面入手，联系赵戎的其它作品和新马华文作家，介绍本书的贡献和文学史地位，也会点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南洋色彩：华文文学史的潜流与主线

赵戎小说有一个总体性的审美特征和思想意识，那就是描画南洋色彩和张扬本土意识。根据韩素音、方修等学者的权威论述，马华新文学诞生于1920年代早期，其最直

接的灵感源泉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此后，新马华文作家开始使用白话文写作新文学，文学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从那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新马华文文学写作人基本上是中国南来作家，像张金燕这样的土生土长的作家极其罕见。当时的新加坡和马来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南来作家大多怀着侨民心态，发表的作品有不少是中国题材和侨民意识。饶是如此，从1927年开始，一些南来作家开始提倡在地题材，表达本土意识。例如陈炼青、吴仲青、张金燕、曾圣提、许杰、丘士珍等人追逐“南洋色彩”，推重“马来亚地方作家”。从1947年到1948年，新马文坛发生了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得到了大多数作家的热烈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文学本土化的历史进程。甚至在1955、1956年，马华文坛还出现了杜红、穆春迟等人提倡的“爱国主义大众文学”思潮，呼应独立建国的时代精神，这恰好也是赵戎写作《在马六甲海峡》的那个时段。一直到了1981年，在交通部长王鼎昌的推动下，新加坡文坛出现“建国文学”的写作潮。从以上的文学史脉络来看，本土意识乃是一条连绵不断、生生不息的剧情主线，在历史情境中起落不定，呈现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最终获得普遍性的肯定，成为描述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支配性的价值判断。迩来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文化理论的蓬勃，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看重“本土性”的潜力和前景。

赵戎对追求本土性有自觉的意识。在1948年，他写了两篇论文《略论侨民文艺》和《问题的开脱》，辩驳胡愈之、巴人、洪丝丝的侨民文艺论调，坚定支持马来亚认同和本土意识，鼓励马华文艺界独立自主地发展、积极广泛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在文学创作中，

赵戎也是如此，例如他的中篇小说《海恋》和短篇小说集《芭洋上》。《在马六甲海峡》浓墨重彩地描绘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热带气候、自然风光、物产资源、方言土语、多元种族、社会状况、历史沿革等，这都是南洋色彩的典型体现。例如，小说的第一章的题目是“新加坡的风情”，开篇就是对新加坡风雨天气的描绘。在这个环境中，我们的主人公张浪萍，一个失业的小知识分子登场了。他心绪烦闷，形影相吊，告别了妻子“玲”，来到新加坡的红灯码头，乘坐一艘客轮，旅行的目的地就是马来亚的丹戎。第六页追溯了莱佛士开拓殖民地的历史。第七页描绘了新加坡作为自由港在东西方的商贸流通中发挥的作用。第一章的第七节出现张浪萍独自欣赏海景的镜头。这一段海洋描写抓住了热带城市和海洋亚洲的特色，带出了地理景观和多元种族；这一段描写也带出张浪萍对的往事回忆以及他与友人“危”的深厚情谊，写出了海洋文化对主人公的人格成长和自我认同建构所起到的作用，几乎是一种开阔视野、提升道德的作用。第一章的第八节继续写新加坡海景，用文化地理学的术语来说，赵戎写出了主人公的地方感和恋地情结。赵戎对海洋和航船（例如小说中出现的美国大邮轮和英国巡洋舰）的描写表现了海洋的流动性和跨区域性，关于航运的叙述带出了商品和人力的跨国流动、海外华人和海洋移民的沧桑历史，还有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悲情现实。这样一来，海洋、轮船、航行、迁徙，把亚洲以及世界上不同地理空间中的人类汇聚在一起，见证了一副相互交织的文化图像，有种族的张力，有族群的汇集，也有阶级的对抗，还有性别的冲突。海洋与航运具有跨

区域、跨文化的特点，远洋航行和海上移民带来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换，也带出了沧桑沉重的历史记忆。这本小说的第二章使用一节的篇幅介绍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当地气候和水文特征，赵戎浓墨重彩描绘马六甲海峡的浩瀚、优美、庄严、丰富物产，赞扬它吸收了众多的支脉河流。他一口气罗列了24条河流的名字，淋漓尽致地显示出他对南洋的区域认同、情感依恋和归属感，他还动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把马六甲海峡的海景给予拟人化、肉身化、性别化的处理，走笔所及，洋溢着动人的抒情力量。这一段文字采取俯瞰的视角，视野开阔，气魄雄大，除了优美流畅、抒情气息浓郁的文字，还有丰富有趣的地质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尤其是点出了华人先辈的筚路蓝缕开拓南洋、带来了文明教化的种子，交代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功勋，赵戎在这段话中说出了“我们底祖先”、“我们民族传统”这类话语。

不仅如此，南洋色彩还体现在赵戎大量使用方言土语。这种方言群体的语言混杂性是其小说的一大特征，符合离散城市和移民国家的历史事实。正是通过方言土语（闽南语、粤语、马来语、英语等）的杂糅，赵戎塑造了不同阶级的华人群像：建筑工人、失业文人、帮佣、骗子、中学生、过番客、老嫗、江湖郎中、流氓打手等，这是南洋殖民地社会的一副浮世绘。在身体主体的跨域流动中，在海上旅行的移动状态中，透过主人公张浪平的一双暗中观察的眼睛，上述的人物、风景和历史得到了清晰的呈现。由此可见，《在马六甲海峡》的南洋色彩并不局限于浮光掠影地描绘风土人情，而是

突出新、马的历史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纵深，联系海洋亚洲、族群中心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展示了一幅广阔、深邃而又错综复杂的图像。

二、写实主义：阶级政治与战争记忆的交错

写实主义一度是19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潮。中国的“五四”作家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感时忧国精神，也有现代人的国民意识，遵奉现实主义为正宗，挥洒人道主义。受此影响，现实主义曾是马华文学的大宗，方修写作的三卷本《马华新文学史稿》、编纂的10卷本《马华新文学大系》、自撰的《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莫不视写实主义为金科玉律，一度引领文学史书写的大方向，当然，这种撰著模式符合历史事实。战后20年，活跃在新马文坛的作家大多数也是写实主义者，苗秀、赵戎、韦曼被誉为“写实主义三剑客”，良有以也。1945年12月，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不久，赵戎就写出了《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文学论》，反对殖民主义，追求国家独立和民主政治，批评“为艺术而艺术”，坚信写实主义是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的20世纪最正确的创作方法。1959年9月，在马来亚独立和新加坡自治以后，他又写出《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倡导爱国主义、人民时代和写实文艺。赵戎的中篇小说《海恋》和短篇小说集《芭洋上》都是写实主义的典范，在马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在马六甲海峡》有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真实地名大量出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包括新加坡的豆腐街、珍珠巴刹、罗敏申路、丹戎巴葛、大钟楼、红灯码头、莱佛士铜像、安德申铁桥、新加坡河、国泰电影院、南天酒楼、

直落亚逸，马来亚的槟城、丹戎。关于港口城市、气候、物产、人物的装束和职业有真实的描绘。一些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也出现在小说中，包括呢喃、冯蕉衣、郁达夫等，有的章节融入了赵戎的自传，例如主人公张浪萍绰号“老笔”，是一名热情的华族文艺青年，曾经就职于报馆，日夜勤奋工作，业余时间写作马华文学系列论文，包括《论南洋文学运动》《论新启蒙运动》《1918年以来的马华思想界》。

写实主义的特点是关注底层庶民，表达人道主义，满怀社会责任，见证暴力，控诉不义，追求平等政治和人类尊严。赵戎的小说有时代感与现实性，洋溢着社会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关注草根庶民和阶级政治。赵戎聚焦于底层人士的生活状态，描写其颠沛流离、挣扎求存、贫苦无告、走投无路的困境。渔民、流浪汉、私会党、失业者、难民、小偷、流氓、茶花女、土娼、穷番客、建筑工人、华校教员都是他努力表现的对象。他犹如大时代中的一名卓越的画师，对这些草根庶民的神情、谈吐、衣着、生活环境、职业特点和精神面貌都有精细入微的刻画，穷形尽相，令人赞叹。《在马六甲海峡》的第27到28页出现一个油嘴滑舌的好色之徒“黄封侯”，此人自称是新加坡一家洋行的经纪人，他在与过番客搭讪的时候，夸张地描绘了新加坡作为摩登都市的风情、种族与族群汇集的特点。在第32页，张浪萍对新加坡的态度是“恨恨然”，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人情险恶、冷酷、势利的城市，亲戚朋友受到过私会党的敲诈，几乎每个角落都有恶棍、无赖、盗贼。这个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殖民地城市让州府的人摇头不已。第三章第八节的一个情节是“余冰”邀约张浪萍出去散心，

在陋巷里见到一个脑满肠肥的老板挽着一个摩登女郎。他们大发感慨，批评这种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的现实，谈到了鲁迅引用过的爱伦堡的名言“一面是严肃的工作，另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两个人还提到了中国左翼作家叶紫、罗淑的作品。

小说叙述的故事情节紧扣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新马华人的救亡运动、日寇对新加坡的空袭、人民组织的抗日义勇军、沦陷后日寇进行的大肃清行动，这些都有惊心动魄的描绘，占据了大宗的篇幅。众所周知，写实主义文学富于政治意识和社会批评。第四章第四节写道，世界形势大变，中国进入了抗战的第五个年头，欧洲国家遭到了挫败，希特勒进攻苏联并且短暂获胜，日本法西斯更加疯狂地占领了中国的内地和沿海城市，中国人民越加顽强地反抗日本侵略者，香港的形势更加孤立了，文化人或者逃到内地，或者流亡南洋，新加坡到处弥漫着火热的救亡气息。《在马六甲海峡》不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也谴责西方帝国主义的傲慢。在第二章第四节，张浪萍阅读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名著《亚洲腹地旅行记》，对其流露出来的高高在上的帝国主义心态颇为厌恶。需要指出，赵戎这本小说也有对英国殖民当局的含蓄谴责。《在马六甲海峡》的叙事时间从1952年开始，也就是新加坡沦陷（1942年2月15日）的十年纪念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年。英国殖民当局在1948年6月宣布实施紧急法令；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输入，严禁中国大陆的书刊进口到新马。在这本小说的开头，张浪萍与失散十年的旧情人余冰在客轮上意外重逢，二人鸳梦重温。小说的结尾写客轮抵达槟城，余冰遭到海

关警察的扣押，故事情节突然反转，戛然而止。不过，赵戎在这里没有直接使用敏感词汇而是用隐语向读者暗示冰是一名马共嫌疑人。这个结尾含蓄点出了亚洲冷战的紧张形势。

三、跨国性：民族主义者的原乡追逐

在赵戎的作品中，本土性和跨国性并不是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彼此联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作为土生土长的华人，他追求马来亚认同和本土意识；另一方面，作为“离散华人”的后裔，他对中国怀有深沉美好的感情，追逐原乡神话，宣泄民族主义的能量。在短篇小说《芭洋上》中，逃亡马来亚的三位青年（“琳”、“钱”、“潭”）尽管在新加坡出生长大，从未踏过中国的土地，但是他们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愤怒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在中篇小说《海恋》当中，主人公“汉英”的女友“红薇”离开了自己在新加坡的富商家庭，返回遥远陌生的新中国去接受高等教育。

在《在马六甲海峡》当中，赵戎描绘了本土性与跨国性相交织的图像：一方面是殖民地的热带城市、南洋色彩与本土意识，另一方面是血缘神话、原乡追逐与中国想象。小说叙述的历史事件都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兹举例如下。音乐家任光来到南洋宣传抗日救亡，他的合唱团培养了不少当地歌手，“琳”是叶尼的得意门生，热烈参加了他所组织的救亡话剧社，后来，在叶尼回国前，剧社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公演了曹禺的《日出》。陈嘉庚创办了南侨筹赈总会，主办了很多救亡宣传，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

团。“冰”的哥哥“琳”是一位在本地出生长大的青年，他出于远程民族主义，不顾家人阻拦，坚持去当一名南侨机工，又在战后去新疆做事，跑遍了整个中国。这本书的第97至98页还提到，百分之八十的南侨机工都是在本地出生长大的，他们从未踏上过“祖国”的土地，他们在本地已经生活了两三代，已经马来亚化了。他们有的还是混血身份，母亲是娘惹，收入很丰厚，起初在“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他们悲观地认为中国将会灭亡，后来形势的发展让他们改变了看法，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参加神圣的救亡工作，甚至还有一个来自印度的南侨机工。在为琳举办的饯别晚会上，冰即席歌唱了几个曲子，这些歌曲是在中国流行的《我的家松花江上》和《长城谣》，剧社的歌咏指挥老胡也是任光的门生，他唱了歌曲《保卫中华》，亚郭唱了《八百壮士》。这些文艺青年组织了“怒吼剧社”，发起救亡运动，出演救亡戏剧，兼任卖花和纠察的工作，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反响。《马六甲海峡》的第二章第三节写道，“我”尽管从未没有去过中国，但对原乡充满了深沉美好的感情，“我”很想去中国跑跑，可是总没有机会，在战后混乱的时代，加上自己在最近的失业，更不必说了，只好感慨地自嘲说：“看来我也像一株热带的树，生下牢固的根了”（第47页）。“我”和一位上海的水手聊天，此人有十多年的航海经验，他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对抗日战争做出过切实的贡献，他认为上海、九江、香港比南洋城市好多了。这位四海为家的水手的话让“我”不由自主地对中国产生了美好想象。《在马六甲海峡》的跨国性还体现在跨国的知识传输和文学的启蒙教育。在第三章第七节，“冰”来到“我”的住处，两人谈论文艺，提到茅

盾、巴金、老舍、张天翼、东北作家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白郎、穆木天等，提到马列主义理论家张仲实翻译的《经济学讲话》、沈志远的经济学著作翻译、邹韬奋创办的中国著名杂志《读书生活》、创造社作家汪锡鹏的获奖中篇小说《结局》。这种文学启蒙说明了从中国到南洋的跨国知识传输促进了新马华人萌发了远程民族主义，巩固了他们的血缘神话和原乡想象。这也说明了土生土长的赵戎具有可贵的双重视野：一方面是“本土性”，另一方面是“跨国性”，这种思想意识在《在马六甲海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四、长篇小说：文体的实验与结构的叛逆

在新、马独立以前，本地文坛鲜有长篇小说出现，南来作家林参天（1901-1972）的《浓烟》在1936年由上海出版，被公认为第一部马华长篇小说。战后20年的新马华文文学出现了繁荣昌盛局面，文体实验颇有成就，也包括长篇小说的写作在内。苗秀、赵戎、韦晕、姚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七十、八十年代以后，长篇小说不断出现，李过、崇汉、陈美华、流军、田流、丁云等人都是其中的代表，其中尤以英培安的成就最大，影响最广，他突破了写实主义模式，走向现代主义的新方向。所以，从长篇小说的文体发展史来看，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写作长篇小说对作者来说有较大的挑战，因为从人物塑造、背景设计，到结构布局、叙事手法，乃至遣词造句、细节描写，都需要苦心经营，也需要才华和想象力。赵戎的这本小说并不完美。本书的局部、细节、

场景、单个章节写得很用心，有的还可独自成篇，读来确实精彩。全书一共有七章，290页，主干部分是回忆和插叙，多达四章，竟然有200页。第一、二章是故事的开始，第三、四、五、六章是插叙和回忆，第七章衔接上了第二章的结尾。总体看来，本书缺乏匀称均衡、疏密相间的章法，显得有点松散和拉跨，在整体结构上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疵瑕。这个结构类似于同时代作家韩萌的中篇小说《七洲洋上》，两者都是现实主义风格，聚焦于华人社会的命运，均属于旅行书写，以插叙和回忆为主要叙事手法，不过，两者的结构缺陷也有些相似。

张松建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批评理论。

方修与《热带学报》

46

新华文学
第100期

中国大百科全书如此介绍方修（1922–2010）：“新加坡先驱作家、马华文史研究专家，原名吴之光。……20世纪60年代开始整理战前马华文学，编辑了一系列马华文学选集，并出版了一套十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共收集自1919–1941年间马华各文体的文学作品，……这套大系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和参考作用，在东南亚甚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方修的重大贡献以及在新马华文文坛上的重要的地位，他被誉为‘马华文学史的拓荒与奠基者’‘新马文史家第一人’，2008年获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基金会颁发的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

方修先生自50年代末，凭一己之力，从旧报纸、杂志堆中发掘、研究与整理马华新文学史料，编纂完成以上介绍内容里的诸多文史书籍。根据统计，包括自身的散文、文学评论、诗歌等作品集，一生编著出版的书刊有一百多部。

其实，方修先生1978年退休之后，曾主编文学杂志《乡土》双月刊。

研究方修的学者较少提及方修主编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乡土》。一般报纸副刊会受报馆方针和主事人观点的左右。1978年底方修退休，翌年10月开始主编《乡土》，这是一个比较能发挥他的编辑理念的刊物。

70年代后期，现代主义文学开始扩张，写实主义萎缩，《乡土》让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沿续。

《乡土》共出版八期，因财力耗尽而停刊。这本刊物收录一百多位作者的文章，包括香港、印度等地的作者。本地作者有战前即开始写作的老前辈，也有50年代反黄运动出现的文艺健将，还有70年代涌现的新作家，老中青皆有。

《乡土》内容扎实，以文艺评论最出色，也有回忆文坛前辈的文章，以及资料性整理，刊登早期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发表的文章。当然也有文艺创作，如诗歌、散文、小说等。

后人对《乡土》的评价是：内容扎实、爱憎分明、洁身自爱。

“方修编《乡土》文艺杂志，是除了马华文学史研究外的另一贡献。”（摘自《热带学报》第13期，连奇《方修与〈乡土〉杂志》）

2017年9月24日连奇在“方修95诞辰纪念”会上进一步作如下的阐述：

“总之，大约从80年代中期以后，方修根据新的现实情况，提出“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宽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的文艺观点，具体表现为创作题材的多元化，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同时，他也强调创作技巧的提高。我们可以这么说，方修对于现实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立足于新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是立足于历史的发展的。对他来说，现实主义是不断发展的。”

延续以上轨迹，来到1997年，方修先生在他倡议创立的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担任顾问时，作为《热带学报》出版人/主编，结合由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主办的（或联合、协办的）一系列座谈会等文学活动而登载在该刊的作

品，也是方修先生晚年时参与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

读者或可参照以下清单，了解当年热带主办（或协办）的各项文学活动内容，其中一些活动盛况，在热带25周年纪念特刊《长宵有燭火》里有刊登历史场面的照片，可供参照。

1. 1999年11月19日	“跨世纪之际的回顾与展望”文艺座谈会
2. 1999年12月	李天祥、赵友萍教授画展
3. 2000年6月24日	方修《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二集》 首发式
4. 2000年10月7日	王蒙《文学与人生》讲座
5. 2000年12月10日	高行健作品研讨会
6. 2001年11月10-11日	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
7. 2001年12月	陈望衡主讲《儒家伦理与全球危机》
8. 2002年9月29日	流军长篇小说《海螺》座谈会
9. 2002年11月17日	美华长篇小说《狮城记》座谈会
10. 2002年12月15日	与年轻作家对话会
11. 2003年7月13日	“刘思诗歌创作”座谈会
12. 2004年4月25日	林晨剧作座谈会
13. 2004年8月13-14日	“华教与马华文学的发展”研讨会
14. 2004年11月28日	丁云小说集《迷途的黑鲸》座谈会
15. 2005年1月15日	“方修文学生涯60年”庆祝会暨 《方修印象记》首发式、方修文学贡献 座谈会、方修作品展示、热带书画摄影展
16. 2005年8月21日	“林明洲的戏剧道路”研讨会
17. 2005年11月20日	新民、爱同前校长叶帆风与文友座谈会

18. 2006年2月25日	“诗歌短剧喜迎春”演出
19. 2006年6月3日	努山塔拉长篇小说《柏斯布狄岛》欣赏会
20. 2006年7月2日	“华文文学之困境及前景”研讨会
21. 2006年8月19日	“听听诗的声音”交流会，发布《新华九家诗选》暨纪念——已故诗人周天
22. 2006年11月25日	“小说在呼唤你”座谈会（石君《夜正年轻》、李选楼《那一段路程》、长谣《透明的笑》）
23. 2007年1月20日	“展望话剧的未来”讲座
24. 2007年8月18日	丁云长篇小说《赤道惊蛰》导读会
25. 2007年10月20日	“近年来文学创作收获”讲座
26. 2008年1月12日	《新华七人诗选集》导读会
27. 2008年3月8日	“向方修致敬”文学盛会： 1. “认识我国文史家方修”展览 2. “方修与新马华文新文学史”讲座， 由甄供和长河主讲 3. 《分修编著资料辑录》及方修著《新马 华文新文学六十年》新书发布会
28. 2008年5月31日	“走进方然的文学世界”讲座
29. 2008年7月6日	“灾难中凸显人性及其内涵”座谈会
30. 2008年9月23日	《林子微型小说》发布兼导读会
31. 2009年5月17日	石君《生命华光》发布会
32. 2009年6月14日	流军《卢家庄轶事》发布会
33. 2009年11月14日	《方修选集》发布会及专题讲座
34. 2009年11月28日 和12月19日	《认识新加坡华语话剧与其他表演艺术》 两场专题讲座

《热带学报》从1999年1月创刊至2010年12月，总共出版了15期。（2011年，改版为《热带半年刊》至今已出版23期。）

学报“创刊号赘语”这么写道：“本刊取名‘热带’，意在突显地方色彩。热带如今也是人文荟萃之地，文艺的产生，学术的研究，亦颇有可观。同仁等因此希望也能为生养之地略尽绵力。本刊以为，先能立足本地，才能与世界交流。立足本地，不是据守山头，而是走向世界的出发点。”

和《乡土》类似，学报刊载理论性文章所占比重最大。按文章分类统计，《方修专题》57篇；《艺林沧桑录》15篇；《历史回顾及来论》《曲艺春秋民俗文化》各五篇；涵盖从铜锣、康乐到新加坡艺术剧场等个人和民间文化团体的兴衰史；《刘思专题》17篇；《绘画及其他》21篇；《赤道艺文志》78篇；《诗词》13篇；《画家刘抗 诗人杨涌 怀念书慧》合计14篇。《文论集萃》40篇；《热带文学纵横》94篇等，多是会员的作品，文论集萃很多是针对文学艺术创作有感而发的作品；《戏剧专辑》10篇、《话剧与剧本》七篇、《林晨专辑》10篇、《纪念林明洲专辑》10篇等以上四个栏目的作品，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上世纪戏剧团体和剧作者的境况。

下边选学报里部分对应座谈会的目录，目录下的篇章体现了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员有一份热发一分光的精神。15期学报里针对具体作品的其他议论文章，其分量还是沉甸甸的。今天回过头来看，是值得珍惜和保持下来的好风尚，也是方修治学精神遗留下的榜样。

听听诗的声音（《第十二期》）

- 柳舜《诗歌不是语言游戏》
- 冬琴《悠悠情怀铸诗魂——<新华九家诗选>读后》
- 古琴《方块字的骄傲》
- 严思《功夫在诗外》
- 韩弓《关于周天的诗<怀念杨涌>》
- 长谣《好诗到 不睡觉》
- 石君《缪斯的裙裾》
- 郭先楫《读九人诗集》（诗）
- 康静城《对诗——为何依恋不舍》
- 秦林《伤周天》

小说评述（《第十三期》）

- 林子《丁云长篇小说<赤道惊蛰>赏析》
- 冬琴《后殖民时代的悲歌——评丁云的长篇小说<赤道惊蛰>》
- 李选楼《浅论李汝琳的小说特色》
- 陶宗旺《走板的儒商之书怀——读英培安<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有感》
- 林康《从二三事到众声喧哗》

灾难与人性（《第十三期》）

- 林子《“灾难中凸显的人性及其内涵”座谈会纪要》
- 诸家《献上我们的诗篇》
- 韩弓《试谈人性》
- 韩弓《再谈人性》
- 彭杜生《关于人性的讨论》

- 辛华《也说人性问题》
- 方习《有话要说——关于“人性”之我见》

生命华光（《第十四期》）

- 林子《<生命华光>放光芒》
- 陈川波《开场白》
- 长谣《生命华光 显影毫端》
- 长谣《读石君<生命华光>》
- 李选楼《<生命华光>的特色》
- 冬琴《踏花归来马蹄香》——石君《生命华光》
读后感
- 石君《<生命华光>发布会之后》

52

新华文学
第100期

2008年，方修先生在国家图书馆摄制的《谈心论艺说方修》访谈录像里被问及“一个作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时，他是这么回答的：

一个作者最重要的是他的道德、人品，有些人文章好，但人品不好，出卖国家，不久就给人忘记了，好像汪精卫，诗写得好，却去当日本汉奸，现在人家都忘记这个人了。要老实、要注重自己的品格、道德、不要骗人、出卖人，这是一个作者最重要的。道德、品格好、作品差一点不要紧；道德、品格很差，即使文章非常好，也会被抛弃的。

我们也许可从学报某些文章（或作品）里解读和改变对热带同仁坚持现实主义文学论述的刻板印象。诚然，有鉴于方修先生对道德、人品的要求是有感而发，但也符合他一贯主张和希冀树立的文风。也许，重温15期学报文

章，再读读1997年11月25日热带发表一份题为《出版学报及丛书缘起》的通告，与前段所引《创刊号赘语》则足以窥见热带人一路而来的风霜，写好文章不易，办好刊物更难。通告全文如下：

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建设，生活日趋富裕，物质日益丰富，此均属社会硬件组成部份。文学艺术则为社会发展，生活行为之软件，若缺此软件，物质条件再丰厚，生活依旧是贫乏无光者。人性之塑造、道德之建立、礼仪之存焉，有赖文艺之陶冶熏治。故拟缔造崇高的人格，铸造和谐之社会，提升品德的修养，非文艺而莫属。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温饱而后谈发展”。又有：“温饱而后知荣辱”之说。今饱则饱矣！温亦无忧，应为提倡文艺之时，物质与精神建设，乃我社会当今之急务，回顾本地社会，自独立自主以来，人民生活素质飞跃提高，足以和发达国家比美，然而人性之修养，品德之塑造，似乎未能并肩而行，究其因果前后，乃与推崇文学艺术之不力不无关联。我等深感文学艺术之衰退而不安，再感我民族文化艺术之日见式微而伤痛。为此吾辈汇聚同好，而有筹组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之议。累经奔走努力，年初始获批准，实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会以弘扬和促进本地文学艺术为己任；并与世界各国文学艺术团体或个人进行交往，以促进文学艺术领域的切磋、观摩为目标，为达至文艺交流，切磋、观摩、促进之功，出版刊物丛书乃属至佳之途径，故拟出版一份能代表本会并具学术性之学报；系列丛书及会员个人作品单行本等。然敝会成立时日尚浅，经费有限，又者印刷费之不菲，实非我初生之文艺团体所能承担者。我善

长仁翁，对扶持本地文艺、发扬我民族文化，向不落人后，吾等敢请热爱我族文学艺术者解囊相助，为民族文艺添砖加瓦，以成华夏，吾等同人则感激莫名！谨启。

修 暖

本名杜国俊。自由撰稿人。作品曾多次获奖，著有《我的歌献给一切》（与杜中/严思合著诗集）、《无非她与他之黑白讲》（微型小说）、《秤砣集》等。

怀念一代学人李庭辉博士

成

君

我国新华文坛宿将，现任新加坡文艺协会名誉理事李庭辉博士（笔名：曾徒）于2023年3月11日离世，享年93岁。林锦博士向我邀约写一篇关于李庭辉博士的文稿，供《新华文学》第100期刊登，以示怀念。对于李庭辉博士的怀念，谨以此文致敬。

熟悉李庭辉博士是我再次主编《新加坡文艺》的时候，因他经常投稿，有了交往而熟络，大家谈笑甚欢。关于李庭辉博士前半生的事迹，我只是有所听闻，因他官途舛错，而不能顺心；由于不了解详情，故此不便解说。

李庭辉博士是一位仁慈的长辈，气量宽大，不计较小节，为人和蔼可亲，没有架子。他是广东人，当他知道我也是广东人，便常在电话中用广府话调侃我，称呼我：成大哥，使我这位晚辈深感忐忑不安，我也回称他为李大哥。我们常在电话中交谈，可惜他的听力逐年减退，最后几年简直在嘶喊般对话。加以他记忆力也衰退，每天都重复着相同的问题，我只能不厌其烦地耐心回复。有时一天内接他两三回来电，重复询问寄稿的地址。久而久之，这也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环节，也是我对这位在文坛上孜孜不倦的长辈表达尊敬的方式。由于他关心自己所发表的作品，故我常把刊物第一时间送到他家中，以慰藉他一片对文学的深情。况且他住碧山，是距离我家不远，一点也不麻烦。

55

—
2024年
2月号

所知他的经历丰硕，是位中英兼通的双语人才，学识渊博，毕生从事教学、文学创作以及学术研究，历任马来亚大学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南洋大学以及加拿大西安德理奥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教育部副提学司、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研究所副主任、东亚哲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曾任新加坡南洋学会副会长以及学报编辑，创办新社并任第一届主席，亦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和会务顾问、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务顾问、全球汉诗总会秘书长。曾任北京多种诗刊顾问，副主编以及主编。

他擅长古体诗词，由于诗词创作丰富，历年曾获北京多个文学组织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如：“桂冠诗词艺术家”、“中华当代词坛百星”、“华诗星”、“爱国先锋诗人”等等。

李庭辉博士在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旗下为编辑八大分集《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担任总编辑，分别由苗秀选编“理论集”，赵戎选编“散文（1）集”、“散文（2）集”、“剧本集”和“史料集”，孟毅选编“小说（1）集”和“小说（2）集”，周粲选编“诗歌集”。他在大系总序中说明编辑这套书的理由是基于：新、马华文文学有着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它同时也有着—个相当崇高的艺术价值。全书以新马在1945至1965年之间文学作品为文本来编写，工程浩大，为后人留下研究的资料，功不可没。

他在古典诗词方面造艺极至，多以古体诗词投稿予《新加坡文艺》《新加坡诗刊》和《新华年度文选》。他乐于助人，记得2013年为原放古体诗集《原放遗作合集》做审校工作，极力推荐原放古体诗作品，还在发布会

上讲话。这是文友们能见到他在公开场合的现身演讲。但他在2016年出版的古体诗集《卧云轩墨余（上下集）》和2017年出版的古体诗集《梦虹室墨余》的发布会上，都未见他现身讲话，这可是一种遗憾。

他近两年因体弱而不便外出，也甚少来稿，却在今年初接收到他的一批诗稿，可见他还挂念着古体诗的创作。

所知李庭辉博士著作有：诗集《赏雨堂墨余》《枕月齋墨余》《望星楼墨余》《拾枯存残集》《菩提叶》《鸡肋集》《三弃诗集》《一只小鸟的话（选集）》《李庭辉诗选》、文集《余澜水花》、小品文集《觉照心语》、古体诗集《卧云轩墨余（上、下集）》《梦虹室墨余》等。学术著作有：(1)《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Its Techniques of Manpower Mob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1948-66.》(2)《The Open United Front: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Singapore, 1954-66》(3)《Chinese Schools in Pre-war Malaya: Policies and Politics》(4)《Chinese Schoo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5)《罗素粹语》（翻译）。

最后让我们共同品阅选录李庭辉博士遗诗八首，以此怀念：

（一）看

万事看平淡
千般不挂心
如斯渡岁月
神鬼不来侵

3-1-2018

(二) 笔花

朝夕多闲赋小诗
东南西北任由之
赖此笔花娱晚景
无知邻里笑余痴

3-1-2018

(三) 文章赞

文章日月耀天地
万岁千年贯古千
自有屈原至鲁迅
奇花异卉灿人心

2-10-2018

(四) 唱响

唱响诗歌千万首
晨光普照我神州
春回大地冬寒尽
直取神京即买舟

20-10-2018

(五) 欢腾

新春今日着红衣
欢腾葛莉展花枝
七十年华岂已老
开朗心情可逐医

2-2019

(六) 致人

我自朝朝每念卿
相思欲绝不胜情

何时月下重把晤

热泪一腔肺腑倾

24-3-2019

(七) 劝君

岁月催人老

哀叹又如何

劝君多玩耍

朝朝笑呵呵

4-2019

(八) 作神仙

放开怀抱作神仙

西荡东飘游九天

却尘家如撒蔽屣

不由物欲任拘牵

6-2019

59

—
2024年
2月号

李庭辉博士远离了，从此再也不能听到他在电话中宏亮的声音，甚感失落，不时回想，不时叹息。一代学人，为我们留下他珍贵的著作，让人敬仰。

成君

新加坡文艺协会荣誉会长。著有文集《笔缘心韵》、诗集《诗心牵影》《诗叶有梦》《结霜桥的哀歌》等。

写诗一辈子

开个头

我当然不会一开始就知道我这一辈子走的是写诗这条路，也不可能知道这条路到底会走得怎样，反正糊糊涂涂、不知天高地厚地、大喇喇地走将起来；虽没有斩半个什么将，却一关过了又一关，如今是否已过了五关，我也不敢说；总之，也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之一途了。看着我走路的人，拍手称是的也好，嗤之以鼻的也好，都不会阻碍或影响我继续走下去的愿望与决心。说句老话：我已经完全豁出去了！

壹：我这样开始学写诗

现在回想起来，念端蒙小学那段日子，即使到毕了业之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诗。我只知道有一种押了韵的文体叫做童谣，尤其是潮语的童谣，因为我是潮州人。我从小就常听姐姐念潮州童谣，什么“天上一颗星，地下开书斋……”之类。至于唐诗，我一点都没接触过。连入门的李白五绝唐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从未听过。倒是邻家年龄和我相仿的小孩被家里的长辈强迫着背《千字文》时，我听在耳里久了，也能跟着背诵若干句；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等。他们用潮语念，我

也跟着用潮语背诵，像成年后我背诵《心经》一样；尽管背得滚瓜烂熟，却不完全明白里头讲的是什么。

直到升上中学，因为教华文的老师年纪都比较大，而且是从中国到这里来从事教学工作的，一位位满肚子都是诗词歌赋，不知不觉间，他们也把这方面的知识传授给了我。其中一位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教我们华文的王梅窗老师。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何谓古典文学，什么叫新文学，但是王老师本身除了古诗词根基深厚外（她是《梅窗词》一书的作者），也擅长写散文和小说。我相信王老师有意无意间便把自己的一套学问传授给了我们。我们一、二年级的学生在上王老师的作文课时，她的教学法在我看来，是灵活而有创意的。当时我们读了一些中国作家如冰心写的诗，很能接受，有些同学便依样画葫芦在课堂上写起短小的新诗来，以取代一般的作文。我相信我们当时一定很为此感到满足和骄傲。我至今还记得冰心有一首小诗是这样写的：“父亲/出来坐在月光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文字再浅白不过了，可是我当时却深深地被它所吸引。我觉得冰心在诗里所勾勒出来的意境实在太美了：试想象一下：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少的冰心要求年青的爸爸从屋里出来，一起坐在月亮底下，在凉风习习里，讲他最熟悉的、有关海的故事给女儿听。她相信作为一名海员，爸爸记忆中有关海的故事，是既精彩也讲不完的。受到冰心一些诗的启发，当时小小年纪的我，也学着到生活中去寻找诗的题材。我记得当年日军占领新加坡，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朝不保夕的恐惧中，那样的印象，深深地烙印在我幼小而脆弱的心灵里，所以自然而然的，下面这几个句子，后来就由笔尖落到作文簿子上去了：“持枪的鬼子

脚步太沉重，太沉重，惊醒了一个小孩子的梦！”我不知道当时才十多岁的我，为什么也懂得把节奏和押韵也放进句子里去？

经过好一段时间，我的诗歌习作已经累积到一定数量了，王老师便主动帮我跟当时南洋报社的负责人接洽，替我出版了一本诗集，就用“孩子底梦”四个字作为书名。我记得在当时，华文书写的习惯多少受到中国语文书写习惯的影响，助词“的”字和“底”字用法相同，有时也用“底”字来代替“的”字，所以“孩子底梦”也就是“孩子的梦”。

校园在加东好人路的中正中学总校高中部，那时候有数位华文老师，其中的一位是陈振夏老师，也是一位比较上了年纪的老师，但是他谈吐幽默诙谐，常赢得全班同学欢腾的笑声。他也喜欢讲一些学生们意想不到的“狂言”，不知是否想借此激励学生们敢于向远处、大处看，以实现较大的梦想。他当时除了在中正中学授课外，也担任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所以同学们一有写得较成熟的作文，陈老师都会帮他们拿到副刊上去发表。我就经常借助于这个难得的机会，把习作的诗交给陈老师斟酌处理。一般上他都会发表。美中不足的是排版：有些诗见报时，不知是否为了节省版位，常把原本一行的诗分成两行。排版的人也许不知道新诗行数的排列，不仅关系到内容，也和美观有关。今天，这种情形已经很少见了，真是谢天谢地。

式：所谓以多取胜

自从我第一本诗集《孩子底梦》出版后，尽管王梅窗老师谆谆善诱，在一篇她执笔的序文里告诉我在面对荣誉时须心存谦虚，千万不可自高自大，但是年轻气盛的我，

仍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以为诗像其他一些事物一般，也以多为贵。诗写得越多，诗集出版得越多，便意味着在文学的领域里成就越大。结果诗集一本接一本问世了，但是一段时间后，经过自己冷静地、客观地检查，才发觉其中有不少作品其实如同糟粕，是见不得人的、不成熟的少作！这些作品的致命伤在哪里呢？一方面沉思冥想的时间不足便仓促着笔，所以毛病处处可见；另一方面也因错误地以为长一点的诗比短一点的诗好，所以拖拖沓沓的毛病随处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大彻大悟，半开着一双眼睛，忍痛把一些已见于某集子中的诗，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减或浓缩。这个行动，使一部分大难不死的诗，得以苟存到今天。

经此教训，我写作时再也不敢以多沾沾自喜了。后来我继续出版诗集，数十年下来，共出了十多本。出版前，我往往不知自己正进行一次次的冒险行动，等到年岁已高，阅历较深，回头一望，才捏了一把冷汗。我真希望我在进行删改行动时，人们压根儿没注意我，让我逃过了一大一劫难。

叁：关于诗的长短

虽然在底下一些有关写诗的论述中，我也不只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它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所以我准备在这里另辟版位多说几句。

在写较长的诗的那段日子，我偶尔也写一些仅有数行的诗。我记得多年前我和数位诗友受邀到中国安徽省亳州市参加一次诗歌会议，会议结束后和当地多位诗人登上黄山旅游，由于眼前风光壮丽无比，一时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赞美黄山的诗；这些诗，取名为《黄山与我》，共16

首，每首都只有数行，并都押了韵，如其中最前面的两首我这样写：“诗人严阵要我/多跟黄山说话/但我见到黄山时/竟成了哑巴”、“我和黄山见面/不必事先安排/窗一开/黄山就走了进来”。我也写过比这一组诗更短的诗。这组诗，取名为《海天线25咏》，每首都只有两行，其中有一首，还被选入台湾一本诗选集里。

我也说不清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诗就越写越短；不过近十年来，我的诗基本上的确是越写越短了。关于这一点，可以拿我最近几年交给水木出版社出版的三本小诗集《仰望星空的跳蚤》《蒲公英来敲门》和《远方的田野》做证明。这三本诗集，每本都收了300首小诗，加起来，总共就有900首小诗了。再加上出现在“周粲书桌”这个博客里尚未收集成书的小诗，为数当在1000首以上，数目可谓不小。

这一点，是否意味着我从此弃长诗于不顾呢？不是，当然不是。必要的时候，我仍会写一、二十行甚至二、三十行的较长的诗。

肆：诗集的序文和我的诗观

我习惯于在我已出版的诗集里附上一篇自己写的序文，序文里，说来说去，不外是自己这些年来对诗这种文体书写的看法；简言之，也就是我的诗观了。

我的的确确感觉到：出版诗集是一次很大的冒险行为。如果这个说法能够被接受的话，我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冒险了；不同的是：那时我更不懂事，更不知天高地厚，虽在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中来来去去，仍浑然不知。不知者不罪。

说了半天，也许有人还不知道我说的是文字功力的问题。我发现：虽然所有体裁的文学作品都跟文字有关，都对文字有严格的要求，但是诗这种文类，显得特别脆弱；有时脆弱得不堪一击。没错，一首诗写毕，一定要句斟字酌，要推敲，要一改再改，直至无懈可击方罢；问题是：怎样才算无懈可击，怎样的诗才是完美的，诗人自己知道吗？有时诗人说他知道，其实只是他以为知道，平心而论，他是不知道的；或者知道得不彻底。

以我个人写作的经验，我花在修改诗的时间最多。诗，这一次看它，似乎没什么问题，哪知下一次看它，可能糟得一塌糊涂，糟得不堪入目，糟得你恨不得替它挖个洞，把它埋到泥土里去；也就是“杀诗灭口”。它可能一句话用十句说，可能冗词太多，可能立意太平凡，可能用语陈腔滥调，可能意象人云亦云，可能措词俗不可耐，不一而足。总之，以前发表过的诗，很少是经得起一再检查的。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和唯一的办法就是：平心静气而且严格地对待自己的作品。诗是自己的好，绝对是一种非常荒唐可笑的想法。

特别需要表明的是：写诗一辈子，我总算找到属于个人努力的方向。固然篇幅较长的诗，由于某种表达的需要，也可以写，我以前就写过百行左右的朗诵诗和叙事诗，但是目前，我发觉小诗或者小小诗是最适合我写作的诗体。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在很多时候，十行左右的诗句，就能充份表达我要表达的内容了；多写了，反而显得拖沓、臃肿。既然称之为诗，语言的精致与结实，是极重要的。另外一点，即使是三言两语的诗，新诗、自由诗，也不能新得毫无顾忌，自由得毫无法则；节奏还是要顾及

的，平仄还是要注意的，章法在可能的范围内，还是要设法遵守的。有些诗，短是短了一些，但是并不影响它可读可朗诵的基本特色。

根据前两本诗集的做法，我从诗集里找适当的诗的题目，然后配搭起来，使诗集的名称新颖、脱俗，能引起读者的注意。这一次也如法炮制，发现了两个自以为还能用的书名《限量版诗集》和《远方的田野》，于是提出来征求辛羽兄的意见。他认为这两个书名都不错，但是我自己斟酌，一番之后，觉得前行者固然可收“危言耸听”的广告效果，但是也有被讥不够正经、不够严肃之虞，倒不如安份守己，用后者这个平平实实的书名吧。主意已定，该进一步说一说这个书名的来由了。音乐人高晓松先生写过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的歌词，第二句就是“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第二句歌词，象征理想的生活，不过许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这句歌词时，都只用“诗和远方”四个字来概括。我这里为了简洁，取的是后面的五个字“远方的田野”。这几个字本身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能令人“心向往之”。还有一点，书名有画面感，设计封面的人动起笔来，才不必太伤脑筋。

我近年出版的数本诗集，每本动辄收诗数百首，那是因为我这几年来写诗，写的都是每首十行左右的小小诗，所以一般上百多版的篇幅，就能容纳300首诗了。水木作坊出版社帮我出版了两本这样的诗集，即《仰望星空的跳蚤》和《蒲公英来敲门》。这本也是收纳了300首小小诗的诗集，电子稿交给水木作坊出版社之后，出版人辛羽兄当然要知道诗集名称的来由。

再回头谈谈我选择简短的诗作为我创作方向的原因。在我们的生活中，许多情，许多事，许多道理，许多趣



味，写成篇幅长的诗，未必适合；写成小诗，则有“得其所哉”之感。小诗，的确宜于也易于到日常生活中去捕捉，像捕蝶或捕萤那样。加上目前一般人生活紧张，时间有限，读耗时的文学作品，可能被一些读者视为畏途。虽然理论上作家与诗人应站在时代的最前端，最高处，引领读者阅读的方法和习惯，但是在科技洪流的冲激下，作者有时不得不作出若干妥协。所以在诗集《仰望星空的跳蚤》里，多达300首的诗都是十行左右的小诗。有些诗，写时行数加倍，经过一再浓缩、修饰、删减，使得它们最终不是“面目全非”，就是“脱胎换骨”、“判若两诗”。给原诗动手术，对我来说，纯粹出于必要。

不能不指出：即使已成定稿的诗，并不意味着它将来再度发表时，不会再度或三度进行整形。我相信：正如我们常说的，真理愈辩愈明，诗则越改越好，越有继续存在的条件。

算来我的运气还不错，又有机会把最新创作的一批小诗收集在一起，出版另一本首数多达300的诗集。为什么是300？因为集子中的诗，绝大多数每首10行左右，这个

行数的诗，即使多达300首，对诗集来说，篇幅还是恰到好处。阅读和销售都比较方便。

书名取作《蒲公英来敲门》，是沿用上两本诗集的做法，也就是把集子中两首诗的题目合并在一起而成。前两本诗集的一本《阅读蚯蚓的秘密》是由《阅读》《蚯蚓》《秘密》三首诗的题目所合成，另一本《仰望星空的跳蚤》则是由两首诗的题目《仰望星空》和《跳蚤》合成的；最新的这一本里，刚好有《蒲公英》和《敲门》这两首诗，合起来，就成为《蒲公英来敲门》了。这么个合并方式，不免有一点无厘头；但是一来使书名显得比较活泼，二来生动而富迷幻色彩，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这么做，我相信是无伤大雅的；因为书名对一本书来说，只不过是符号；尤其是诗集的书名，本无所谓切与不切，只要作者自己喜欢就行了。

我发觉有些诗人的诗风，虽经过时间的淘洗，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变；也有些诗人写的诗，前期和后期的变化则比较大。诚然，诗风的改变，并不能直接说明诗的好坏；因为读者所关心的，不是变这个单纯的问题，而是改变后作品是否更出色。我个人写的诗，在内容方面，总是希望范围大一些。内容的范围大一些，说明我思考的范围也大一些，这不但符合我诗歌创作的意图，也更便于让我开拓诗的耕地。多数的演员不喜欢局限于扮演同一类角色，担心久了会定型，我想写诗也是这样。同样的题材，除非有不一样的处理方法，不一样的切入点，不一样的构想，要不然，不只读者会看腻，连作者自己也会羞于继续采用吧。匆忙间，我还没好好地把整本诗集看完，只读了自序和欣赏了诗人亲自拍的摄影作品。不过之前，在报刊和面

簿上，我读过不少作者的诗，对他的诗风早有若干认识。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我喜欢以浅白的文字表现诗歌的幽深”，那就是“深入浅出”，这一点，我相信他做到了。

内容和形式息息相关，当内容有变化时，形式自然而然也会跟着改变；而这种改变，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写了这么多年诗，我自己最明显地觉察到的，是诗行的减少和缩短。长话可以短说，冗词可以去掉，一短说，一去掉，诗行自然少了短了。要写诗行既少而诗句又短的诗，下笔时当然要认真推敲和斟酌一番了。做到这一点后，还要反复朗读，看看诗句的节奏感是否的当，用字的平仄是否不拗口。一旦发现有佶屈聱牙的毛病，就得重新来过，绝对勉强不得。

写诗多年，最幸运的一件事是：并没迷失在诗的雾霾中。诗写多了，使我对诗之为物逐渐有所领略和领悟，知道一首长达二、三十行的诗，在许可的范围内，应该设法缩短。一首结实饱满的诗，总比一首松懈拖沓的诗好。

对我来说，写诗是我毕生最想做的事；也可以说：我将会活到老（其实早就老了）写到老。有机会的话，出版诗集到老。别的方面，我毫无建树，写诗“这一块”，总得有一点成绩吧。否则，将来这些作品怎么配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开个玩笑）

结个尾

对我来说，写诗一辈子，无异于一次奇幻的旅行；旅行到了尾声，我的一生也就得划上句号了。多么叫人既深感荣幸又透着淡淡哀愁的经历啊！我偶尔想回过头来干一点别的什么事，却立刻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的。时不我与

呀！再说，即使有时间，我也缺一份该有的能力。那就顺其自然好了；怕的是劳碌一生，最后却交了白卷。

幸亏我没有交白卷，我相信自己并没有交白卷，我不容许交白卷，所以活着的一天，我还会继续写诗，写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自己的诗，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不会食言。

渺渺茫茫忆故人

——记苗芒

“苗芒”是黄老师友吉先生（1935–2022）的笔名，取义“渺茫”，同时也是拙文起名的由来。然而，在我们三十多年的交往过程中，虽然几乎无所不谈，但也几乎从没谈过“苗芒”在渺茫时期所写下的众多散文和诗歌。所以，作为文坛晚辈兼校园同事，我从来都没敢以“苗芒先生”唤他，而是一直都恭恭敬敬地尊称您“黄老师”。印象中，您似乎也没喊我“木子”，而是叫我名字，那就还是用本名发表这几段追思的文字吧。正是由于我对“苗芒”和您的作品都了解得不多，所以只能片面地忆及我和“黄友吉老师”共同经历的一些琐碎往事……

1990年6月，我被教育部派到莱佛士初级学院执教鞭，有幸与黄友吉老师结识。当年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头兵，黄老师却是一位再过五年即可卸甲荣休的沙场老将了。因为我是6月下旬才报的到，所以被分配去接一位年中退休老师的棒，与友吉老师成为一门主修课的亲密搭档——您担任试卷一语文部分的教学，我则负责试卷二文学部分的授课。

因为大三那年刚刚选修了鲁迅小说的课程，对《呐喊》《彷徨》中的25篇小说都还记忆犹新；而我接手高中文学卷的第一讲是《祝福》，所以前两周都是两手空空就进了课堂。没想到，个人的自信和对《祝福》的熟烂，竟

然会被同事“读烂”成狂妄自大和不负责任？风言风语在校园内胡吹乱刮开来以后，我只好接受友吉老师三番两次的善意规劝，迨至第三个周末才从家里搬去一摞参考书，硬是把办公桌上的书架摆得满满的，努力装成记性不好，必须依赖很多资料积极备课才能把课教好。风会因为乱翻了几本书就停下来吗？恐怕是友吉老师想多了……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教师除了上正课，还得负责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在友吉老师的推荐下，我得以在他麾下帮忙开展华文学会的一些项目，比如开设书法班和词曲创作课程，都由我亲自教导。当年各所初院的华文学会，全称大概都是“华文文学戏剧辩论学会”之类，所以在相对静态的“开班授艺”等文化活动之外，貌似都有各自标志性的常年演出。华初有“黄城夜韵”，莱初当然得摇摇“翠谷回响”的旗号。文学和戏剧的立体呈现，我虽有协办《七月流火——诗乐十年演唱会》的一些粗浅经验，但要怎么指导、协调和发动学生的活力和积极性去办好一场校园文娱演出，确实是友吉老师身体力行、手把手教会我的。您一定不知道：15年后我得以在另一所学校担任五个表演艺术团体的艺术总监，并且在三年内两度假新加坡大会堂公演，甚至带领近百人的艺术团队到香港、深圳、广州、桂林等地去交流演出，友吉老师始终是我默默感念的引路人。

八、九十年代那会儿，电视台中文部还残留一个重要的赛事叫“校际辩论会”。因为我念高中时曾是南洋初级学院的辩论员，领队这活儿就轰然落到了我头上。友吉老师曾再三地温馨提醒：筹备辩论会最大的困难是同事们的意见分歧，往年的备赛会议，开了十几个小时也不能统一战略方向。也许是年少气盛吧？又也许是因为黄老师的提示？我在

接到辩题后的第一次会议，一个人一支笔一张口就把四个辩论员的各自论点内容和整体的架构全都写满了会议室的四块白板，两个小时后又把辩论员和帮忙资料收集的十几位同学都分派到报馆和图书馆等地各自干活儿去了。至于同事们各方的意见，大概都还没来得及分歧，会就已经散了！有趣的是：之前十年的“众志成城”，莱初仿佛连半决赛的门都还没望着就开始了连连兴叹，那年我们不但得了亚军，还囊括了从初赛到总决赛每一场的最佳辩手奖项！

1991年，因为友吉老师将在隔年调任课程发展署，遂力邀我同往。在您的斡旋和引领下，我面见了署里的主任和几位长官，但没想到最后一轮面试时，副署长ABC女士竟然指着我的申请表格说：调任总部最少得有三年的教学经验，你才教了一年半，等你资历够了再来吧！可要命的是：同事们都已经知道我即将“高升”了，我只好急急忙忙改道去申请转到教育部高才组。友吉老师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尤其后来我在高才组闹得不是很愉快，您更觉于我有愧。黄老师不但把这份“歉疚”钩在心上，还常常挂在嘴边。幸好1991那年，我一口气出版了三本书：杂文集《我有话要说》、小说集《木子小说》和诗集《中国泥人》，我们闲聊时每常说文解诗谈小说，算是勉强冲淡了一小部分的“尴尬”吧？

这三本小书出版之前，我就很想敬邀于我亦师亦友的友吉老师帮忙写序，但因为三书的出版都是由文坛前辈或大学里的老师拉的线，千丝万缕的牵牵扯扯，实在不是一个未臻而立之年的毛头小子所能游刃的错综杂耍。友吉老师虽是我那段时期最最亲近的长辈、老师、文友兼同事，似乎也不太好“插队”吧。

1992年初，尽管我们都在部里，但友吉老师隶属课程发展署，我则被高才组遣到莱中实验讲授新编的加工教材。是年，我又出版了两本杂文集：《我还有话要说》和《有病呻吟集》。都第五本书了，我才终于等到这位忘年之交的一篇珍贵序文。可惜的是：友吉老师在《有病呻吟集》序文中希望我能“戒骄戒躁”的忠告，我却迟至18年后才慢慢学会……

1993至1996的四年间，友吉老师同我的交集，大多在他住家楼下的咖啡店——因为妻的牙医是友吉老师介绍的老街坊，她每回就诊，我乃约上友吉老师喝茶聊天。此外，小女欣芷和犬子函颖的满月和周岁，友吉老师也都欣然赴约了。还记得他曾过誉地夸赞两个小屁孩儿“粉雕玉琢”？谁曾想啊15年后，小儿皓恺跟着我在珠海生活和治疗期间，曾自制生日贺卡送他姐姐，上款竟然是“给我最亲爱的化妆女王”！遥想起友吉老师“粉雕”的“预言”，不禁一阵莞尔、一阵唏嘘……

1999年，南安会馆拟议给乡亲子弟开办福建方言课程，我第一个就想到的正是这位南安乡贤——友吉老师。为期三天的体验营结束后，就是十周的课程了。真好，友吉老师和我又有了一段亲密合作的共事关系。

2004年我辗转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博后，友吉老师和我的联系就渐渐地减少了，尤其是博士毕业后我到海外大学就职，来回奔波于港、中、新三地，寒暑两假回家的时间都相对短暂，好多的人和事都顾不太上了。但妻和友吉老师倒是一年要见上好几面——因为退休后，友吉老师还一直帮助考评局担当评卷主任的职务，妻给“O”水准考试改卷，友吉老师就成为妻的主管了哈。接下来的十

年，有关友吉老师的消息，大多来自妻一年二度的评卷活动结束后……

2016年拙作《诗有别趣》出版后的翌年，想起我所涉及的几个文类中，友吉老师貌似比较欣赏拙诗，于是斗胆和恁重新联系并上门拜访，记得当时还带了在台湾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清虞山诗派诗论初探》。从此之后，新书出版就成了我约见友吉老师最好的“借口”——2018年底的《起承转合》和2019年杪的《诗书礼乐》这两本文化随笔集，我都亲自登门一一奉上。因为冠病疫情的关系，2021的诗集《诗以言字》和2022的文化随笔集《吃喝玩乐》，我都还没机会交到友吉老师手里。

2022的农历新年前，我联系上黄师母，想着上门去给两位老人家拜拜年，并顺便把这两本小书也送过去。但从师母口中获悉友吉老师的一些近况后，我不得不犹豫了。可没想到这小小的一次举棋不定，竟然把三十多年来苦苦经营的一局手谈，走成了一步永远没有返回的诀别！噩耗传来，我只能以友吉老师还算瞧得上的拙诗，聊表区区在下对一位文坛前辈的无尽思念：

风声轻轻
在晚春暮色
踽踽独行

暮色缓缓
在黄昏落日
依依徘徊

落日沉沉
在平静沙滩
茕茕跌步

晚风兀地催问沙滩：
黄昏最大的悲哀
是落日吗？

沙滩无语
沉默，或许是一种回答
或许回忆也是——

每一枚爱过的贝壳
都为往事噙着
一颗美丽的泪珠

——《风经过的寂寞——送别苗芒》

李莘民

新加坡著名诗人兼词曲创作者。中国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博士。著有诗集《中国泥人》和《诗有别趣》、文集《起承转合》《诗书礼乐》、散文集《真心恋歌》、歌词评论集《组句成词》等。

时代的记录

—— 读《杜红诗选》

杜红（1936-）早在50年代就开始写诗，当时还处于英殖民时代。他是个满腔热血的文艺青年，写过一些很有时代色彩的诗。他不是个创作欲强烈的诗人，写诗几十年，产量并不多；他不惯于风花雪月，可以这么说，他的诗总是因应时代的感召或受环境影响而写，很少触及个人情怀。他的诗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诗歌内容的凝聚力胜过情感的挥发，诗歌是他对那个社会的不公而产生的一种情绪的抵御或说抗议，引领读者去认识世界的不均衡、世途坎坷。他的诗并不是战斗的枪声，却有某种枪响的声韵，从而形成一种内在的思维能量体悟。因此，读者能够从中读到的，是一种诗化的思绪。

诗人不是那种天马行空式的浪漫歌者，从作品的结构来看，他是个很扎实的诗人。不能说他的眼光很独到，但他善于从周边的局势变化捕捉到写诗的灵感。也就是说，时代的变动促使他发而为诗，尽管不是投枪或匕首，作为时代风云的记录，他的诗倒提供一个横切面，虽然有时只是点到为止，但我们还是能从中嗅到一丝时代的“硝烟”味。

他的诗不是熊熊燃烧的火炬，也不是神秘的语言符号。在急遽变动的政治斗争中，杜红毫不掩饰他的思想和情感倾向。我们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到他对高高在上的统

治阶层的讽刺和抨击，对低下层人民的同情，这些也是当时诗人的共同意识。

在《誓言》里，诗人写道：

如果作为一个诗人
就要忍受这么多的苦痛
我情愿把桂冠丢弃

……

我愿意站在祖国的面前宣誓

这是1958年写的诗，诗人笔下的“祖国”指的是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在不同的诗篇，他都提到“祖国”、“玛丽亚”这些名词。这是诗人的情操之所在。爱国情操贯穿了他这个时期的创作，诗人不是为诗而诗，而是把满腔热情灌注在诗歌里，思维是很明晰的。强烈而带点个性化的语言抒发和灵魂抒发。我能从诗歌作品里捉摸诗人对时代的感受，诗人也有愤怒感，但不是那种高声疾呼的形象，而是把他的感受化为笔锋上的火花，不过表达得很有“分寸”。

我不愿做一个诗人——

我曾经用美丽的诗句去歌颂感情
虽然我确信我不是一个骗子
而实实在在我是在骗人

……

在我的祖国

人们没有感情

在我的祖国

只配有骗子，她没有诗人！

为什么诗人不想做诗人，这不是很矛盾吗？实际上，他不愿当一名有名无实，粉饰太平的所谓诗人。他这首诗

是别有所指，矛头指向那些虚有其表的诗人。而且在英国人统治底下，这样的诗人充塞其间。

正像很多诗人那样，杜红也写了一些表达感情的诗，但不宥困于狭隘的男女私情，而是放大到对“祖国”的爱。在《给失恋者》中，他写道：“我们的祖国/还没有到颁发黄金的勋章的时候/她给我们的最高荣誉/就是痛苦和工作”。换言之，在殖民地时代，人间没有真正的爱情，那是以为“祖国”正在受难。离开了“祖国”的爱，人间不会有真情。

诗人写诗的态度是积极热诚的，他说：“对于敌人/我的笔是一把剑”（《我的笔》），“没有枪我们也可以战斗”（《没有枪》），因为700万人跟他站在一起（当时的马来亚人口）。诗人关注底层人民的疾苦，关心学运、工运等。这些都集中在《六月的晚上》这首诗。这是一首叙事诗，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对话。九节36行，每节四行，相当工整。六月的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呢？“我正在楼上（山岗）看着你（你在操场）/你却看着山岗的那边”，那边有什么吸引“你我”的眼光？“原来是个纠察员……/拿着根木棍在守望”。这样的开头式很有戏剧张力。读者会浮想联翩，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人们集合在山岗，而又有穿白衣白裤拿着木棍的纠察员在“守望”（巡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诗里的“你”是伫立在操场的铜像，他望着纠察员，诗人望着铜像，构成一个美丽巍峨的三角形。也许有些读者会好奇的问：山岗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出现拿着棍子的纠察员？诗人并没有很清楚的描述事件的始末，而是把那一晚（中学生大集中）的心情起伏写下来，这是另辟途径的写法。这么写的好处是避开敏感性的话题（在当时是

属于敏感性的题材），而是让读者通过现场氛围的营造去捉摸历史的一刻！全诗一气呵成，不拖泥带水，有如一场微电影。同时，诗人也通过诗句表明他的心迹：“我想着我是保护着你和许多我爱的人/为了他们我的木棍可以战敌人的枪/为了你/我一根木棍可以挡他十根枪”。

面对大时代风云，诗人并不是振臂高呼，而是通过一些微小的人物，我和看不见的纠察员的互动，一些很特殊又很正常的生活细节来表现，语言朴实、真诚，把大时代的一角剖露在我们面前。

《郑双好》也是一首长诗，跟《六月的晚上》一样，采用“信天游”的形式来表现。60节120行。这是诗人根据杂志的一篇报道而萌起写诗的念头。诗人说这不是一篇传记，而是一首创作。确实，我们应当把它当成一首诗来读。

郑双好是何许人也？

根据诗中所述，她是“马来亚的好女儿”，也许你会有这个想法：她是个政治人物。诗人把她比喻为“金马仑”，那是因为她“爱祖国比谁都深沉”可见她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当“日本鬼子踏上卢沟桥/郑双好等赆沿街来奔跑”，这是她对北方的“祖国”的支持。“日本鬼子踏上马来亚/郑双好拿起枪杆保国家”，不管是哪一个祖国，在她心里都是同等分量。“郑双好参加了义勇军”，和鬼子进行殊死战斗，与丈夫在撤退中离散。郑双好到处躲避鬼子的追捕，丈夫被别人出卖落入鬼子手上。郑双好得知消息，从马来半岛跑回星洲，想营救丈夫，但他最终光荣牺牲。失去丈夫的郑双好更加坚强……鬼子终于投降，三年八个月的恶梦终止了。郑双好以为日子会好过，谁知好日子并没有到来，生活也一样苦。

当年抗日不惜性命
今朝落得孤苦伶仃

这是什么社会什么人情
怎不叫人愤愤不平

可以说，诗人写这首长诗是有“野心”的，日本鬼子侵略马来亚本身便是一个很强烈鲜明的题材，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郑双好就是其中之一，像她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形象是很普遍的，要写得突出并不容易。这个故事能让我们了解郑双好的一生，但整个写来比较松散，语言也趋于散文化、口语化。人物形象不够集中，尤其是郑双好参加义勇军后，她的就从主角降为不起眼的角色，成为众义勇军的影子，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郑双好与鬼子搏斗（斗智斗勇）的场景，这是颇为可惜的。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杜红的诗歌包括诗风、语言处理方面也有了若干转变。他不再写“祖国”之类的诗，那是属于历史的。不过，追求社会平等，为贫苦人发声依然没变。

经过半个世纪多的创作，实际上，90年代后，杜红基本上没什么创作。诗人如果有责任的话，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除了把诗歌当成一种时代的记忆，通过心灵的触觉模拟时代和历史（包括个人的情感）风云，留下一个值得回旋的空间。

怀 鹰

本名李承璋。曾担任新加坡电视台华语戏剧编剧，也曾任《联合早报》担任电子版编辑。出版30本著作，第10届新华文学奖得主。

文学农夫

—— 黄孟文博士

认识黄孟文博士（1937-）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

一个他正当壮年，而我却刚刚初出茅庐的年头。

教育部把我安排到一间中学担任行政人员，我先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华文老师——陈华淑。她是黄孟文博士的夫人。

因为是华校生，自然与华文部的老师走得近。我是在与大家熟络后才知道眼前人是位作家。像是种缘分的拉扯，她很快便委于我重任，要我担任文学稿件传递员。因为常常都会有人来学校送稿件给她，如果她在上课就会不方便接收。我在办公室工作，什么时候来都能找到我，是他们最好的桥梁。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那么多的文学稿件，每篇都是耳熟能详的作者写的，重甸甸的很有份量。每回我都忍不住要翻阅，看看作家们又有什么新作，而我是他们的第一个读者。当时这些稿件都是要投到《文学》半年刊上面去的。那是一本由“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创办的期刊，非常有代表性。

当传递员是个机遇，让我有机会在1983年的下半年被引进协会担任执行秘书一职，之后还成了秘书，参与了协会的活动，见证了协会所经历的困难和艰辛。

加入协会前，我做了功课，知道协会是在1970年8月

由14位作家创立的。开始的好几年面对了许多棘手的问题，直到黄孟文博士1975年学成回归，重启江湖，更改了协会的名字，定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1987年才改为“新加坡作家协会”）。

黄孟文博士的名字在这段“历史”中重复出现。

我对他的认识首先是因为他的太座，再来就是有机会到他们家里去蹭过几次饭。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板一眼，就像他书桌上的东西摆着自有他的规矩，谁都不能乱动。

所以在接受执行秘书一职的时候，我是有所犹豫的。能和这样的人相处吗？心里总是战战兢兢。就算后来成为了正式秘书，我也不敢掉以轻心。

但事实没那么恐怖，是自己太杞人忧天。会长最多接触的人就是秘书，相处多了，严肃背面其实也有和颜悦色的一面，并非“生人勿近”。只是他的要求很高，还是个完美主义者，每样事情都要办得周详仔细，不容任何差错，让我常常感到“很负担”。但协会的会务就因为他的要求渐渐走向正轨，并看到成绩。他的魄力领导和高规格是成功的因素。

带领一个团队不容易，每一个方案的提出都会有反对的声音，很多冷箭无情地乱射，像要致人于死地。漂亮的成绩单会被说成只是偶然的幸运，稍微出了错就罪大恶极，似乎应该被放在裁判桌上接受批判。

不够坚强的人肯定早卷席离去，但他没有，毅然担起重担面对重重困难，看清自己要求的目标，怀着无比的热忱和勇气、决心与毅力向前进，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使命感让他无惧一切，包括不友善的目光。我在他身

侧，看得很真切，看得很实在。协会的成长有目共睹，他是拓荒者，也是奠基者，协会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舞台上发光发热是项不可磨灭的成就。

八、九十年代，微型小说的创作风气席卷文坛，引起众多文人对此创作体裁跃跃欲试。同样对微型小说创作无限热爱的他把握良机，开始推动微型小说的发展。

1993年5月至1994年4月间，他首先率领协会与中国微型小说学会，联合泰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华文团体，发起了“春兰杯”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奖赛。这是一项创举，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也推高了“新加坡作家协会”的国际地位。

但这是不够的，1994年年尾间，他又继续统领协会承办了在本地举行的“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有超过百位的作家参与，盛况空前。为了更好地发展微型小说这种体裁，“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在2001年1月在新加坡正式注册成立，成为一个合法的文学团体。成立仪式后来在马尼拉举行，黄博士是创会会长。

研究会每两年都会在不同的国家举行会议，新加坡的几位代表也紧紧地跟随着他的脚步，而另一位紧随者，自然是他的太座。

推动协会的发展，不能没有“黄太太”，认识他们夫妇的人都必然赞成这种说法。在协会最艰难的时期，陈华淑身体力行支持着黄博士，她以自身开朗活泼的性格团结着每一位会员，使大家在协会里都有宾至如归的熟络感；她努力持家，让黄博士可以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放心处理协会的大小事务，解决难题。

一个人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他的创作与对文学的贡献获得了大大小小的无数奖项，尤其是在2011至2013年间更是先后获得多项新加坡和国际奖项，荣获郑州“第四届小小小说节创作终身成就奖”的评语是：“他在中国大陆上享有广泛的文学影响，为世界华文小小小说做出的重要贡献已载入世界华文文学史。”

光环满满，很是耀眼。

2012年5月，我们受邀出席由荷兰举办的“荷兰中西文化文学国际交流研讨会”，会后还去参观了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公园——荷兰库肯霍夫公园，拍了许多很漂亮的照片。

谁会想到回来后他们即刻跌入深坑，女儿吟薇得了胃癌，化疗后情况不理想，再加重药化疗竟陷入昏迷状态，短短数月，一个人就在尘世间消失，走得太突然了。

吟薇可是黄博士最最疼惜的女儿啊！

离别的伤痛或许只有当事人懂。外表看来，他依旧穿着烫的笔直的衬衫西裤；他依旧出席所有的文学活动，包括那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九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是想借这些活动来掩饰心中的悲苦吗？强大的人都有这个缺点，把悲伤往心的最深处藏。

接下来的健忘到底是不是伪装的？我不知道。但他确实表现失态，上台后竟出现空白一片，说不上话来情况。这对于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是如何沉重的一个打击。默默在台下当个聆听者的滋味肯定不好，以至于他后来都尽量当缺席者了。

情况当然不是很糟糕。他每年都叨念着要回马来亚的

文冬一趟，去见他思思念念的妹妹和一群亲戚。家乡存有太多美好的记忆。我们总是浩浩荡荡上路，戴着满满的欢乐。他在“回家”的路上是“特别清醒”，尤其是在家人的面前，突然变得很多话，从前往事，一下子都涌了上来，让人怀疑他根本之前扮失忆，骗我们吧了！

然后，前列腺癌悄悄找上门，幸好发现得早，在很短的时间就康复。

2020年年尾，他身体又出毛病了，在医院里住了近三个月，太座超紧张，每日十几小时陪伴，就怕老伴寂寞。

第二年的年头终于可以回家了。那时接近新年，本来以为泡汤的年夜饭马上开席，大家都很雀跃，没有奢华的菜肴，却有满桌的温馨。

事情总是多磨。

这回轮到陈华淑了，耳朵不舒服的毛病已经折腾了一段日子，但不感觉有大碍始终拖着，谁又会想到竟可以拖出一个耳癌来。

大家对耳癌的认识很少，根本不懂。手术在6月间进行，电疗却在11月。每一个人都抱着侥幸的心理，相信那不是个什么严重的癌症，化疗过后便会康复过来。当时医生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谁会想到电疗的后遗症是如此惊人，铺天盖地袭来，连最坚强的生命都抵御不住，再住院已经是昏迷状态，我们再也听不到她开朗的笑声，她也没有再睁开眼睛瞧瞧我们。

位置对换了，这回换黄博士天天去探望老婆，他总是看着昏迷的太太呼唤着她的名字，摸着她的手叫她醒来说话。可这回老婆无视于他的寂寞，继续沉睡下去。

灵堂上的照片，他反复说着自己的太太很漂亮。确实也是，照片里的人穿着她最喜欢的大红衣服，笑得很灿烂，一如她的性格，天塌下来也会哈哈笑。

没有了太太唠叨的家突然变得很安静，我们开始担心，他能撑得过去吗？

他的作息起了变化，总爱半夜醒来，到处找老婆，每晚反复如此。但有时他又会完全忘了枕边人，好像早已在记忆中抹去般。

记得又忘记，忘记又记得。

忘记是好的，起码不会永远悲伤。我们这样说。

一位推动新华文学发展的农夫，一个在微型小说上贡献了自己毕生力量的领导者，在迟暮之后回归到和一般老人一样，都是这样吗？

他又在画纸上画画了，这是他在老人中心的功课。风缓缓从窗外吹了进来，没有打扰他。这回他画树，应该是他自己种下的新华文学大树吧。

树很高，还硕果累累。

艾 易

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交流会中文秘书。驻校作家，自由撰稿人。最新作品为青少年小说《那间小小的 小小的甜点店》。

附录1:

黄孟文博士得奖荣誉榜

序号	年份	奖项/荣誉名称	组别/名次 (若适用)	主办/颁奖机构
1	1951	小说奖	题目: 《往事》	新加坡《华中月报》 杂志
2	1958	小说奖	题目: 《柳暗花明》	新加坡南大中文学会
3	1978	小说翻译奖	题目: “Glimpses of the Past”	新加坡全国书籍 理事会
4	1981	文化奖(文学)		新加坡文化部
5	1981	东南亚文学奖		泰国皇室
6	1994	“海峡情”散文奖	题目: 《她微笑了》	北京中央广播电台
7	1996	(国家级杂志) 特别荣誉奖		北京《中华英才》 杂志
8	2008	世华微型小说 “终身成就奖”		世华微型小说研 究会、中国微型小 说学会、上海文艺 出版社联合颁发
9	2009	“特别承认奖”		新加坡国家艺术 理事会
10	2011	“第四届小小 创作终身成就奖”		中国郑州·第四届 小小小说节
11	2011	第二届南洋 华文文学奖		南洋理工大学 孔子学院
12	2013	南洋大学卓越 校友奖		南洋理工大学
13	2018	世界华文微型 小说40年 (1978-2018) 贡献奖		世界微型小说 研究会

附录2:

黄孟文博士著作年表

- (1) 《再见惠兰的时候》(短篇小说集)(1969)
- (2) 《我要活下去》(短篇小说集)(1970)
- (3) 《宋代白话小说研究》(学术论著)(1970)
- (4) 《新马文艺论丛》(评论)(1980)
- (5) 《昨日的闪现》(短篇小说集)(英文版)(1981)
- (6) 《昨日的闪现》(短篇小说集)(菲律宾文版)(1989)
- (7) 《安乐窝》(短篇/微型小说集)(1991)
- (8) 《朝阳从我身边掠过》(杂感、小品文集)(1993)
- (9) 《学府夏冬》(短篇/微型小说集)
(北京:中国文联)(1994)
- (10) 《黄孟文文集》(综合)(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
- (11) 《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微型小说集兼学人评语)(1996)
- (12) 《新华文学评论集》(评论)(1996)
- (13) 《啊!东方城市》(小说、散文集)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14) 《黄孟文微型小说》(微型小说集)(2004)
- (15) 《微型小说微型论》(微型小说评论集)(2007)
- (16) 《黄孟文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小说集)(2007)
- (17) 《新华文学·世华文学——评论与史料选辑》(2008)
- (18) 《黄孟文微型小说自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 (19) 《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 (20) 《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
(山东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

编选 / 主编

- (1) 《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综合)(编选)(1970)
- (2)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1)(编选)(1974)
- (3) 《新华文学作品选》(综合)(合编:王润华)
(中英文版)(1983)
- (4) 《赤道边缘的珍珠》(微型小说集)(编选)(1990)
- (5) 《新加坡小说精选》(主编)(1995)
- (6) 《新加坡散文精选》(主编)(1995)
- (7)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卷)》10种(主编)(1995)
- (8) 《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主编)(1995)
- (9) 《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论文集》
(合编:王润华)(1996)
- (10)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新马泰卷)》
(合编:孟沙、司马攻)(1996)
- (11) 《新加坡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合编:古远清)
见《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年增刊》
- (12) 《新加坡诗歌精选》(主编)(1998)
- (13) 《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文学史)
(联合主编:徐乃翔)(2002)
- (14) 《从选集看历史—新马新诗选析》(选析)
(联合编辑)(2003)
- (15) 《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2》(主编)(2003)
- (16)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丛书系列》10种
(主编)(2004)

王润华： 南洋本土语境的经典范例

——以《橡胶树·南洋乡土诗集》为中心

诗人宿命：南洋本土语境生成的深沉缘情

王润华（1941-），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著名诗人、散文家、理论家、文学活动家。其卓越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及文学活动等诸方面成就，使他收获了诸多荣耀：东南亚文学奖、新加坡最高荣誉之文化奖、台湾中国语文学会颁发的中国语文奖章、台湾文艺协会的中兴文艺奖（诗）、中国文艺协会奖章、亚细安文学奖、国科会及教育部奖等等。而在他诸多文学成就中，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他所创建的南洋本土语境。

人们总是在熟悉的语境阅读后，更想穿越时空去阅读尚不熟悉的世界，领略生命认知窗外种种异质的存在，以丰厚自己生命瞭望的行程。而王润华正是书写出了这样一种能够满足人们阅读异质文本的南洋本土语境建立者。他的诗、散文和学术理论，成为一部文学的导航，带领南洋以外的人们在文字里进入南洋：在他的诗歌里感味南洋族群的诗情，在他的散文里领略南洋本土发生的故事，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挖掘南洋本土文化的历史成因。最终，人们通过他独特的南洋本土视角，认知南洋蕉风椰雨濡染中的风土人情，认知南洋兵荒马乱中的殖民历史，认识南洋沧海桑田中的过往云烟。而其

《橡胶树·南洋乡土诗集》¹正是王润华建立南洋本土语境最具代表性的诗集。这本诗集是研究王润华南洋本土语境建立不能越过的存在。

穿过这本诗集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晰地看到，王润华南洋本土语境书写带着浓郁的宿命色彩，浸透着他与之俱来的、浓得化不开的本土缘情：他把南洋最具典型意义的意象——大片大片橡胶树——做为他南洋语境书写最具视觉冲击力、辨识度最高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南洋，这个种族混杂的族群，这股多元的生命力一点点流向世界，从历史流向现代——而年幼时的王润华就站在南洋和世界、历史和现代这两种时空的交叉点上，他眼看过父辈的汗水，他品咂过母亲的眼泪，他目睹过殖民族群在刺刀下弯过的脊梁，他体验过即便走出去也得走回来的深沉的情感牵挂。于是，表述南洋成了他的宿命——他生命的根还有笔力的根，都接受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的风雨宿命的洗礼，所以他生命的脚步不管走出多远，最终都将走回；他书写的笔触不管伸出多少视角，最终都会把记录本土做为最动情的篇章。这是他做为南洋诗人、南洋人的宿命，而正是这种宿命的担承，让他以文学构建了南洋本土话语，以南洋连接了世界，以南洋贯通了历史与现代，终至生成为南洋本土话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范例。

以下以《橡胶树·南洋乡土诗集》为中心，探寻一下这位著名南洋诗者的南洋缘情。

1 王润华（新加坡：泛亚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80）。

童年记忆：“苦苦哀求带它回家”的本土符号

王润华在马来西亚度过童年，童年记忆成为一种“情结”，是他寻奔南洋本土“话语”的最初机缘，是牵动他永远走不脱南洋的一条无形的线。没有马来西亚的童年记忆，就没有王润华的南洋本土文学书写和南洋诗学建立。

我寂寞童年生活中的好朋友，都是一些热带植物，如猪笼草、山芋、过沟菜、椰树、雨树、橡实。猪笼草生长在英国殖民资本家开矿后贫瘠的沙石土地上，我的家也建在这样的沙地上。橡实是我儿童至青少年时期的玩伴，午睡时它敲打我锌板屋顶，把我叫醒，放学时它苦苦哀求带它回家。

水稻田中的打架鱼，它把唾沫吐成白云，当作伞，遮住酷热的太阳，更是我儿时密友。没有它，我的智慧便无从发展，没有马来甘榜的生活，我便不知道，印度工人采叶子的脚印，烙在椰树的树干上，椰花酒是在树梢酿成的美酒……²

可以想见，诗人刚一伏案，他童年生活中的好朋友——猪笼草、山芋、过沟菜、椰树、雨树、橡实、猪笼草等等等等便蜂拥着纷至沓来，涌向笔端。这些植物凝结成一个个本土的象征符号，系结着诗人的种种记忆。而一句“苦苦哀求带它回家”更成为颇具象征意味的意象式书写了：南洋本土物象以及所蕴含的本土话语对这位南洋之子苦苦地期待着，期待着诗人笔下流淌出故乡苦苦的盼和甜甜的歌。

2 王润华《热带雨林与殖民地》自序《我的后殖民记忆》（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页10。

由此，抹不掉的童年记忆成为王润华认知“故乡”声音的最初前提。

首先，童年记忆文本成为王润华南洋诗歌创作、南洋诗学建立的情感基础。有了这份情感的无限牵缠，才牵动着诗人的诗心向之、诗步往之。王润华羁旅天涯，四方行走，而“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由是，不管王润华走到哪里，又将奔向何方，而故乡的橡胶树、相思树、合欢树；猪笼草、含羞草、黏人草；榴梿、山竹、红毛丹；裕廊西、圣淘沙、乌节路、牛车水……等等成堆成堆的故乡记忆符号总是簇拥着，在诗人的情思中涌动不已，就像诗人家乡的“黏人草”一样，一路风情万种地黏住他，跟随他，依依难舍。等到思乡的情绪越积越浓，家乡的物物事事也便伴随着诗人对故乡眷恋不已的情与意，从他的笔端点点滴滴流出来，形成一种乡情难断的纠葛：

每一首诗，就像一株黏人草或一棵雨树，在热带的阳光与风雨中萌芽，茁壮，而且深深地植根于南洋的泥土中。³

其次，童年记忆文本成为王润华攫取诗歌表述话语的素材库，成为其建立南洋话语体系的载体之一。

童年记忆文本让王润华对故乡刚一回眸，故乡的一切便云集而来：

3 王润华《橡胶树·南洋乡土诗集·自序》（新加坡：泛亚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80），页1。

《橡胶树·南洋乡土诗集》诗歌题目排列				
南洋野草记	南洋水果记	南洋树木记	南洋风物记	南洋鸟雀记
黏人草	榴 槿	相思树	喷筒记	山 雀
茅 草	山 竹	雨 树	网鱼记	兀 鹰
地颤草	红毛丹	合欢树	锡矿记	猫头鹰
猪笼草	菠萝蜜	木麻黄	皮影戏	鸵 鸟
含羞草	凤 梨	常绿树	圣淘沙战堡	火 鸟
	尖美娜	橡胶树	贵宾园	大鸟笼
	人心果		乌节路	
	木 瓜		入云塔	
	西 瓜			
	杨 桃			

以上列表中的每一种野草，每一种水果，每一种树木，每一种风物，每一种鸟雀，都是诗人这部诗集中诗歌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一页页诗歌的页首，从而使一些南洋人原本司空见惯的、零零散散的物物事事聚合成一种再亲昵不过的本土话语，就像亲昵不已的呢喃乡音：

时常在路旁等待
如果有人走过
就用细小的手掌
紧紧扣住他们的衣服和鞋子
这样他们便会把我们
带到遥远的地方⁴

4 王润华《橡胶树·南洋乡土诗集》（新加坡：泛亚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80），页3《黏人草》。

这是黏人草。

我们每天醉醺醺的
左手攀住小小的灌木
右手举起酒杯
……

在风中颤抖
一杯又一杯的
寂寞地对饮⁵

这是猪笼草。

小时候，她住在深闺之中
门扉绿得厚，绿得黑
早晨看不见太阳
晚上没欣赏过月亮
……

热情的榴梿皇帝
一看见她冰洁如雪的肉体
便马上立地为后
从此她戴着沉重的冠冕
庄严地坐在梅花坐上
以明章的妇道，来感化天下⁶

这是山竹。

淡紫色外袍，包住如雪的果肉，果味甜中微酸，口感软美绵香。而书写山竹一定要先说榴梿——榴梿“因浑身披上坚硬多刺的铠甲”，具有“武者的风度”“尖锐的志气”成为南洋“世袭的贵族”，被南洋人封为水果之王，而山竹则以她紫

5 同注4，页9-10《猪笼草》。

6 同注4，页28《山竹》。

贵的袍、淡绿的冠、纤巧俊美的气质、优雅典丽的姿仪被封为后。诗人童年常常在放学途中摘下一两枚这母仪天下的“万果”之后，小心翼翼地捧着，来到一座小茅屋前，看看左右没人，悄悄地把它从窗口送进去——窗里面，坐着的，是一个脸儿胖嘟嘟的小姑娘，她每天都会在落日的余晖里等着，等着这一两粒甜蜜的山竹……那是诗人羞答答的初恋吧！

可是长大，她成了别人的新娘。

诗人童年的记忆就如那落日余晖般的美丽，带着一抹淡淡的忧愁。

正是这些斜阳般甜美的童年记忆，为诗人那些宝重的南洋诗作、为他的南洋话语书写提供了丰沛的资源，就如祖辈们赖以为生、日日生长着的南洋的橡胶林。

再次，童年记忆文本为诗人对南洋历史的考辩、对诗歌意蕴的升华奠下了基础。

王润华之所以能成为南洋本土话语书写的经典性作家，除了创作出以南洋本土物事为题材、为主题的诗歌外，还在于他对南洋物事融入了哲理性思考的成份，对南洋历史进行着考辩性的思量，这为他诗歌中的诗意描述蕴藏了一道理性的声音，使他的诗歌有了哲理性的升华同时也晕染出丰厚的意蕴。他笔下的本土掌故、南洋物事、新马历史等，都因深重的族群苦难和对苦难的思辨为诗歌坠上一份厚重的历史深度：

沙屎坝上

高大纯朴的亚答屋

听到英军逼迁的命令

又嗅到枪弹味

便晕倒泥地上

强行拉上大卡车
载进集中营
我的故居
已吓得
只剩下半车的柱子与木板

——《新村印象》

军车、集中营、铁蒺藜、新村和沙屎坝、亚答屋、猫狗、红毛丹、禁区等两组对逆的写实又象征的意象构成了南洋遭受战乱的苦难的历史：前者的日军侵略者、殖民者的象征，后者是南洋族群、被殖民者的象征，在殖民者的强权下，被殖民者就如同被惊吓的毛狗、被车轮碾过的红毛丹，一地哀殇。真切地反映了南洋族群在殖民者的铁蒺藜圈囚下沦去家园、情同猫狗的屈辱历史。

台湾学者洪淑苓在《生命的纪念底片——王润华〈热带雨林与殖民地〉评介》一文中曾指出这种后现代、后殖民视角的升华：

可说是以个人的成长记忆，记录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后若干年的马来西亚历史。这个角度，和后现代的历史观、殖民经验，是颇为吻合的。⁷

诗人的笔就沿着这样一条历史的甬道回溯着南洋族群的族殇：当人们住进“新村”即集中营后，诗人的童年生活马上被密集的枪炮声和无边的恐惧感包围了：放学途中，看到的不再是黏人草细瘦的小手，不再是猪笼草可爱的小酒杯，而是“英军击毙的、停放在警察局的尸体”，是“飞机轰

7 《文讯》（台北）总第170期，1999年12月，页21。

炸金山及附近的山林”，诗人创作了一系列后殖民记忆诗作，为南洋苦难的历史留下一些宝贵的记忆底片：

清晨五点
军警细心翻动脚踏车上
胶桶里的工具
用手电筒的灯光
比照还在梦中的与身份证上的面孔
最后仍然怀疑
女工乳房的丰满
怀孕妇女肚子的膨胀
等女警用手摸索
证明胸罩与裤子下面
没有隐藏的粮食与药品
才让她们
消失在黑夜的胶林里

——《集中营的检查站》

诗里是浓浓的现实主义写实意味，同时又借用了波德莱尔《恶之花》式的现代主义手法，里面出现了孕妇膨胀的肚子、胸罩下面的乳房、裤子底下的隐私等等，诗人笔下这些女性化的生理意象并没有灌入美感，只是女性生理器官的直写，甚至带有“审丑”的意味在里面，用这些意象把人动物化了，令人直若目睹一场在殖民者粗暴的魔爪下，被撕裂的人的尊严。这是战争中的女性，这是被殖民后的南洋族群，这些女性成为整个族群的象征——人类的尊严完全被宰割在“黑夜的胶林”中。

诗人童年挥之不去的记忆翻腾着，绞痛着诗人作为诗

人的良知与使命感，令诗人一次次拿起笔，为南洋的历史留下了一座座有字的纪念碑：

每首诗都是一个坟墓，石碑上刻着死去的一个事件或一个朋友。⁸

距离外的辨认：表达本土的热诚与执著

1962年，21岁的王润华走出马来西亚，到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问学。自此，王润华从南洋出发，开始了行走世界的脚步。异质性的比照让他有了辨认本土话语的机会，也让他有了踩踏出一条南洋与世界媾和甬道的时空。把南洋本土话语说给世界成了王润华的宿命——他是南洋的儿子——这种宿命赋予了他对本土话语的敏感与执著，注定了他的艺术脚步走了，又回。同时他又是曾经走出去过的南洋之子，往往，人们对故土故国的情感上的偎依，心灵里的归属、话语上的认同是在离开故土故国之后，是距离外的辨认。山外的风景召唤着人成为旅人，而旅人的脚步迈动着的往往却是“月是故乡明”的千古喟叹。

王润华如是。

纵观其创作和创作所反现出的艺术思想及其诗学审美走向，却出现一个有趣的悖论，他走了，其实他从未离开。

这个悖论是离开后的“相逢”。煌煌历史，悠悠人生，变化中不变的过往常常在记忆中相逢。王润华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的“相逢”，或者说“重逢”的时刻：1966年他在台湾写下诗集《患病的太阳》，写下他青春的“窄门”中流淌出的燃烧的爱情、情欲的勃动、年轻的感伤、孤越的

8 同注7。

情怀，字里行间跳跃着现代主义的惆怅意味；1970他到美国写下第二本诗集《高潮》，写着他到美国后，搭上美国高度“现代化”的列车，从一个“彻彻底底”的现代都市中发出焦灼的呻吟：“生在快速悲剧的时代，我们都是速度急流中的难民”，那焦灼还是属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可是，写着写着，他的属于西方式的现代意识的诗歌便写不下去了，无论有病的或无病的呻吟都无法让他的这类诗歌有一个更为阔大的境界、更为高远的情怀。而这种情形早被他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导师周策纵所言中，周老先生在给他的诗集《高潮》作序时，颇含诗人气质地用的是一首诗，有意或者无意地暗喻了他那一种书写青春情绪的诗的命运：

为自然而然而悲哀
为失望的满足，或欲望
而拼命冲突，惜悔
在山水 血肉 雷雨
红云 白羽 清音之间
总无可奈何
永远挣扎于撤退时
演出最诗的诗
本来是历史
终于走上了一首绝路

101

2024年
2月号

他的老师甚至比他自己还早地预见了他的距离外的诗歌尝试的终结。年轻的悲哀写过了，填补失望或欲望的诗情挥霍过了，无奈和挣扎的怅楚涂抹过了，“最诗的诗”随着横亘在面前的“绝路”而“撤退”了。

那么，从哪里重新出发？老师倒没有说。

这时，“童年情结”“故乡情结”在诗人审美取向中默默地发挥了它潜在的心理效应：故乡的记忆烤醒了他诗情的灵魂。他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距离外的对故乡南洋的再认。

王润华的笔便开始往回走了——他开始寻找属于自己诗歌话语的历史，于是他和故土相聚——回到了南洋，带着他的第三本、第四本诗集：《内外集》和《橡胶树·南洋乡土诗集》。前一本集子里有几首是写南洋的，应该只是本土话语书写的最初的尝试，诗集名字除了影释了此刻诗人及其诗歌文本那种一半南洋“里”一半南洋“外”的话语表述状况。这种若即若离的本土书写状态可见诗人对南洋距离外的再认经历了一个里里外外的蜕变过程。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本《内外集》却证明了他回归本土的诗情脚步离他南洋话语的书写越来越近了：

我常年在域外奔走，心里的乡土几乎都遗落了，现在在我正在天天把这土地扩大，让更多属于这土地的生长起来。请耐心的等一下吧，一旦我填土的工程完成将会有更多南洋的景物生长起来。⁹

于是，《橡胶树·南洋乡土诗集》携带着胶风椰雨鲜亮地出现了。

这本诗集鲜明地标志着一种完成——诗人开始有意识的投笔南洋，构建纯粹的南洋“话语”了。这从诗集的名字一眼就看得出——这本诗集应看作是诗人个人创作史乃至世界华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在诗歌领域大声宣布“南洋”话语的正式建立，它以地域昭彰的“南洋”命名，它以南洋本土的题材贯穿文本，它以真正的南洋

9 同注3，页4。

情境做为话语背景，它发出了纯粹的热带声音。

我的《橡胶树·南洋乡土集》便是拥抱热带丛林的努力结晶。赤道上的野花野草给我提供一个新的想象的空间，给我带来一种本土化的语言与叙事，我在皮影戏、雨树、榴梿、红毛丹的意象上找到新马本土的个性与声音。¹⁰

转型带来超越：本土书写形成“自我”声音

《橡胶树·南洋乡土诗集》代表着王润华诗歌话语的一次超越性的转型——从个人情绪的抒发转型到家国情怀的关注，从个人情感书写转型为南洋本土话语叙事——这种转型，使他从芸芸骚客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具有经典价值的南洋后现代、后殖民书写的代表性诗人，成为那种贯穿起一个族群历史链条中某一环节的经典性诗人。

这是王润华的福气——他找到了做为诗人能留住历史的出发点。

这其实更是南洋的福气。因为异质多元的南洋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非易事，多元的声音屏障需要勇者做艰苦的突围，而在这种突围中它遇到了王润华，一个诗界的勇者。

余秋雨说：

在一种近似先天的定位中，往往也能追寻到前人徘徊的身影。¹¹

王润华在诗路的徘徊中找到了南洋，在徘徊中做了“前人”。他从距离外一点点辨认着，剥离着，突围着，一地艰难。首先是中原文化积成的至深影响，然后又经历了西方外来文化不依不饶的纠缠，要想再认自己的本土

10 王润华《地球村神话》序（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页5。

11 余秋雨《文化苦旅·自序》（中国：知识出版社，1992），页4。

话语，需要一个艰苦的剥离厚厚的声音蔽障的过程，就如蚕要靠柔软的肉身钻脱厚厚的丝茧一样。王润华在自己的学术研究著作中论述了这种再认的艰窘：

一直以来，西方自我中心主义与中国的中原心态（Sino-Centric attitude），使一元中心主义（mono-centrism）主导着东亚本土的文化思想意识，在东亚本土上横行霸道，一直到今天。另外语言本身是权力媒体，语言就是文化意识。当年西方或中国移民作家把自己的语言文字带到环境与生活经验都很异域的南洋，这种进口的英文或中文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霸权话语征服、统治着充满异域情调的、季节错误、又受异族统治的热带南洋。¹²

王润华以对故土执著的使命感与挥之不去的故土情结把自己变成了一只顽忍的蚕，他一边研究了解着中国汉文化圈的主流话语，一边剥离着这种话语对南洋异质话语的围压；一边研究了解着西方文化话语，一边消解着这种话语对南洋话语的纠葛。然后在围压和纠葛中突围：

当我用微软XP的汉语拼音输入法（Microsoft Pinyin IME），每次打nanyang二字，首先出现的一定是南阳二字，不是南洋，开始我百思不解。我在南洋出生长大，又研究南洋文学文化，而又在此生活工作到老，我想今天南洋地名，应该比诸葛亮住过的在今河南省的南阳来得常用。那是我南洋人的想法，我的空间诗学。后来发现，这套系统是由微软与哈尔滨科技学院合作的产品。中国北方人对南洋陌生又遥远，他的幻想对nanyang二音产生的心

12 王润华《边缘思考与边缘文学：重构东南亚本土幻想/语言/史地/文化的策略》，《中国文学与东亚文化》（汉城：中国语文研究会，2002），页187-196。

智地理，肯定是以中国历史文化的地名为先。¹³

在各民族间的对视中，南洋的瞳孔时时被“老大帝国”的中国那道强大的帝国目光所覆盖，而西方则是用想象的眼神打量着南洋，如此状况下的南洋，从比较文学形像学研究的角度看，只能是做为“他者”形象被理解、被描述、被阐释，本土的声音实在是处于“声多响易沉”的尴尬境地。而做为南洋之子的王润华硬是于这厚厚的话语壁障中做着坚勇的剥离与消解，挥别“他者”，回归故里，发出清切的本土声音，兀自形成一道“自我”的声响。

《橡胶树·南洋乡土诗集》——王润华让全世界看到了南洋的胶风椰雨下纯真的面颜，橡胶树——南洋族群特有的文化具征物，让他醒目地种在了诗集的封面上，也种在了诗坛永在的沃土中：

封面上那两张翠绿的橡胶叶子，那三颗花文斑斑，结实的橡籽，悠然自得的躺在晨光中的泥土上。它们潇洒的存在……化成永恒。¹⁴

105

2024年
2月号

13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429-430。

14 同注3，页3。

赵秀敏

文学博士，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大学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新加坡文学。曾参编《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词典》《外国爱情诗鉴赏词典》《比较文学300篇》；专著《人类童年的心谷回音——古希腊神话探幽》《张爱玲电影剧作文本解读：边缘的现代性》《张爱玲电影剧本研究》《新加坡文学经典：最高荣誉之文化奖（华文文学）得主访评》；与王润华、张森林合编《新加坡文化奖华文作家选集》等。

林方和林方后期的作品 初探

林方（1942–2021）和他的诗会成为新华文学的一种积淀，且继续发挥作用，林方的贡献大致有几个方面：

一、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抓住时代给予的契机，坚定地现代主义站台，理论和创作并行，为新华诗歌开创新视野，引进新技巧，亦改变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方向。

二、亲身实践并拿出精彩的作品守护他的主张，他的诗作是研究和学习的主要资源。1959年林方参加“中华文艺函授学校”主办的远程课程，拜师学艺，犹属罕见。他的导师，著名诗人覃子豪，对林方之才华倍加赞赏。

三、曾任五月诗社社长，1991年起担任《五月诗刊》督印，不辞辛劳；任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主任期间，主编一套丛书共38本，不分籍贯，体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伍木在追念林方的文章中强调，林方在出版社文学书籍和现代诗创作与理论建构方面做出显著的贡献。¹

四、怎么提高现代诗的创作水准，怎么发掘接棒人是林方所关心的。1985年他和一班文友在新加坡晋江会馆举办“诗歌讲习班”并为学员赏析佳作，隔年出版《诗的新苗——诗歌讲习班学员作品选集》。

1 伍木《林方的意义》，《联合早报·文艺城》，2021年12月3日。

林方仍具启发意义

路却是坎坷的，林方面临写实主义的打压。60年代初诗坛兴起笔战，林方和钟琪有过交锋，战情剧烈。林方甚至自诩为“第一株毒草”；虽屡遭抨击，仍信心满满，不为所动。林方勤于学习，对于克罗齐、瑞恰慈、蓝波、马拉美等名家的美学理论都有涉猎。这些都已是老话，不必追述。不过，有的论点至今还是值得一提。

一、林方重视诗的力度。《再致钟琪先生》一文中他说：“一首诗假如徒有艺术价值，而缺乏思想的背景，将影响其存在的价值。……但哲学却是诗的营养，可以适当流露，不必明显告示。”诗的力度发自诗人的思想，哲学是思想的光，此光不能是白光灯，一照便都原形毕露。证之于林方自青年到晚年的诗作，他用心经营象征意象、语言技巧、音乐结构、戏剧场景、通感与暗示等等手法来展示他的“思想”，用艾略特的话就是：把思想还原为知觉。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张松建说：“林方的现代诗写作，有意把思维概念植入诗的感性结构中，从而激发出诗的内在活力，向未来敞开了一种可能性。”²

二、关于现代诗难懂的问题，林方亦提出看法。在《关于现代诗》一文中他说：“一是内容难懂：因诗人所要表达的内容富有哲理，若读者学养不够，便难以理解。二是技巧难懂：现代诗的文字省略，以求精简，需要技巧，若诗人尚未掌握得当，就会出现晦涩难懂。”³林方

2 张松建《现代主义的先驱：论新加坡诗人林方》，福建师大现当代文学《学术新刊》，2022年第34期。原载《华文文学》，2011年第4期。

3 刘碧娟《新华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页77-78。

从读者和作者两个方面看“难懂”的问题，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反躬自问往往可以免去无谓的争执。再说，容许读者和作者有一个学习过程也是必需的。

学者的阐释、评价与回瞻

张松建说：“如果要为林方定位，‘新华现代诗的先驱’会是个合适的称号”。⁴张松建撰有长论文⁵着重评析林方第一本诗集《水穷处看云》。他从语言的悖论，纯诗的语言本质；通感、象征、隐喻等修辞技巧以及意象营造等方面阐释林方诗的前锋性。又说，林方有比较强的主体自觉意识，他的抒情形式对自我、对文明、对人性都有清晰的反省和批判。张松建略举《寻梦人》《流浪者》《游子》《踱步者》《迷路者》《探索者》等诗作，对“自我光谱”作了鲜明的阐述，其内心是对峙与不安。林方勇于创新，佳作纷呈。他倡议的现代主义路线赢得同辈的服膺与尊敬。

时过境迁。重读林方当年的创作也许会有别的心得。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主要国家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先后进入垄断资本的工业社会，人性遭物化，加之，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机感、幻灭感，使得社会人心普遍产生悲观厌世的情绪，而文学创作的聚焦也转移：向内看，重主观，因而开展出迥异的写作视野和技巧。⁶纵观林方诗作所描绘的“自我”亦展示彷徨、迷惘、困惑、孤独……之心理背景，此亦贴合现代主义写作的

4 陈宇昕《一旋身，我就成为一朵云》，《联合早报·文艺城》，2021年10月13日。

5 同注2。

6 刘象愚、杨恒达、曾艳兵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页25-112。

轨迹。然而，林方诗所展示的心理性质和现代主义所显示的，不应相提并论。新加坡在60至70年代仍主要靠劳动力密集的手工业，80年代进入精密工程工业，经济开始起飞。二者的社会背景和写作心理很不相同。不过，现代主义的引入是必要的。引进现代主义理论就产生新的视角，写作者敢于尝试新的技法来处理所面对的题材，毕竟“彷徨、迷惘、困惑、孤独……”在各时代、各人生阶段都是写作者必须正视的“自我与现实的交织”。至今，写作者和阅读者仍受益于当年拓展的土地所培育出来的种子。

把心情藏匿于诗

林方却是寂寞的。收拾心情，深居于勿洛组屋14楼，倚窗看月。1993年新加坡作家协z假贵都酒店主办的“匡国泰诗歌讲座”，林方受邀演讲。此后只偶有诗作发表于报刊，难得见他的踪影。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志锐不禁兴叹：“是怎样的失望或失落让林方竟然可以在文坛失踪30年，又是怎样的热爱与企盼让他可以在抽屉中维持诗踪30年？”⁷

林方痴心写作。80年代以后，他的诗开始呈现不同的样貌。《水穷处看云》迟至1982年9月才出版。此诗集的第三辑名为“探索”，作于1970–1982年之间。张松建说：“此时的诗人已经结束铅华入中年，他走出了现代主义的偏执和枯窘，运用从容澹定、回旋自如的笔触，抒写人情物理，语言硬朗有力，时有精细敏锐的观察，富于深度的抒情和圆融的哲理。”⁸

7 陈志锐《诗意收藏家——从林方第一首结集诗作谈起》，《林方诗全集》（新加坡：高艺出版社，2022），页17–21。

8 同注2。

笔者在《林方诗全集》序言中说：对于林方来说，写诗根本就是渴了必须饮水，饿了必须进食。若从创作旨意去看看到：游子、寻梦、吐哺；从日常去看看到：自言自语、条件转移、心旷神怡。诗之于林方到了晚年，仿佛自己培植起来一座森林让自己每天去坐在水穷处看云起时。又说，林方虽足不出户，世界大事、社区新闻他都知道，常有所感，世道之诡谲、矛盾，滑稽，经他挥洒成诗，转化为睿智，变得蕴蓄而抖擞。所以，若从创作旨意去看还看到：揭槩、批判、荒诞、讽喻；从日常去看还看到：诗艺、生活美学。诗之于林方更为贴切地说是，东篱下有一个枯寂的身影，雄发指危冠，云飘过，鸟归巢。⁹

不再主义不主义了

笔者曾问林方，现在写诗脑子里有没有“主义”对垒的界限？他笑了，主义是时代催生的思潮，大家成了网中人。现在写诗，不同题材，不同情境有不同的形式要求，杂烩热炒都可以，也写实的。¹⁰

其实，早在1989年林方就曾有过这样一个妙喻。他说：

我把强调“现实”意义的诗戏喻为“蚕吐丝”，它的更大要求毋宁在制造一件合身的衣服，而把醉心“现代”意味的诗戏谑称为“蜘蛛丝”，虽被斥为出自“旁门”，却能轻易捕获斑斕的蝴蝶。

9 林高《日常到诗里，诗里到日常》，《林方诗全集》（新加坡，高艺出版社，2022），页11-16。

10 林高《白头释出几许芬芳，彩蝶飞来》，《联合早报·文艺城》，2021年5月5日。

当“正统”与“异端”为确立各别的逻辑蕴涵而展开激烈论争之际，许多衣服上都出现了美丽的蝴蝶图案，那无疑是以蚕丝为经，蛛丝为纬，纵横交错用功编织出来的。¹¹

确也是，而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糅合并用，界限模糊，“许多衣服上都出现了美丽的蝴蝶图案”。倘若我们仔细观察“作品与本土性”以及“作者与文化身份”的情感关系，会发现有趣的思考点，就是作者/作品与所在地的情感关系是从生活中产生的——心安处是吾家；对于林方来说，他期盼“吾家吾国”能够传承本土各族群的文化传统。然而，到了现实生活里，“心安”变成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必须做艰难的选择。究问下去，时代意识和本土现实是建构属于自己的精神面貌的关键因素。林方是这样说的：“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发展，乡土气息已日益单薄，年轻一代面对的，是完全城市化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有所改变，取代的国际思潮与异国情调，使我们丧失了原有的面貌。但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多元文化结构的一部分，新华现代诗必须更鲜明地自我塑造，不仅摆脱那种“断脐”而不“断奶”的依赖关系，同时大胆尝试改用班兰叶包扎粽子，配合崭新的局面建设属于自己的特色与风格。”¹²

林方不是主张“去传统”，而是强调，用一种疏离、质疑，甚至敢于颠覆的态度去看传统。

再者，林方生于印尼，九岁就由父母从峇淡岛南部一个小岛送到新加坡生活，却迟至1994年才成为新加坡公

11 南子主编《五月现代诗选》，（新加坡：五月诗社，1989），页86。

12 林方《班兰叶包扎的粽子——序〈五月现代诗选〉》，南子主编《五月新诗选》，（新加坡，五月诗社，1989），页14。

民。按林方长子林煜的说法，林方个性疏放，没有积极申请成为公民。可是，他笔下的社会现实，日常感悟，投射出来的情感都表达一种对所在地的关切。请看写于1982年的《石榴》。

石榴，在阳光强调之下
挺着怀孕的不安，憋住
即将爆裂的欢愉？
太阳的雕刀，塑造
我高举的手，手上握拳
拳上的劲，饱满
在白日的另一边，在
黑黝黝的夜空中，突然
爆开满天的晶晶
我年轻的祖国，握拳
在马来半岛的南端，在
阳光底下，啊！石榴

石榴是独创的意象。“挺着怀孕的不安，憋住”，鲜明的画面富有象征意义。“太阳的雕刀”和“黑黝黝的夜空”是对峙的形势；跨行句式更加强了“剧烈形势”的连环性。“憋住/即将爆裂的欢愉？”这一句用矛盾语加上问号传达的意思是多方面的：无畏面对，审时度势，经历之艰苦，期盼的欢快。雕刀和握拳是“我”的意志和力量。“爆开满天的晶晶”是乐观的、积极的情绪。林方用现代诗的技法，对“我年轻的祖国”加以赞颂，“阳光底下”石榴的形象很有视觉斑斓的效果——并且热烈地流露对脚下土地的情感。

现代抒情的特质

林方不但未舍弃文化传统。相反的，情感上、技法上、语言上，都凸显他兼收并蓄，既热忱地呈现现代，又择善固执，坚持传承。一方面突显本土性，带出南洋班兰的香气，一方面借助于现代技巧以释放传统的人文情怀。可以这么说，他的后期诗作兼具传承与创新，悄悄塑造一种现代抒情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是，时代意识、现代技法、本土的、传统的交会相融的一种声音。

要怎么更好地把握一个写作者的情感立场，更全面地了解本土、传统、现代、身份、时代形势、政治现实，甚至困守于日常里扑面而来的小窘迫，这些方方面面的相互渗透对林方诗的影响？时间点的作用在哪里？诗之于林方是生活的，是一往情深的心灵归宿，是信念；诗，不是意识形态的旗帜。

晚年随手拈来，日常琐碎、国际纷争、社会时事，抽屉里的壁虎，树上的八哥，拾荒的老妇，刹那间的领悟……他都拿来写诗。语言多变化，变白了，却又不避生僻的字，夹带英语、马来语和口语；句子变短，诗型短小；用心于语调的经营，不刻意追求音节与韵律；而意象的赫然出现往往正是当下心情的写照——呈现一种无技巧的技巧。简单的说，早年写诗的冲劲和亢奋是一种很勃发的青春。晚年多半是吟诵心里的话，写诗是对诗歌的倾诉。以下试举几首来谈。

《面子问题》一组八首，嬉笑戏谑，不时流露反讽的趣味，勾勒出来的滑稽形貌包括了别人和自己——作品发出的光芒来自写作者深刻的反思与自省。譬如第六首《整容》：总以为/好脸的镜子/定会吓一跳//只听淡然

说/门没关/谁都可以进来。“镜子”不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又不正是我们“真实的本性”？这个“镜子”可厉害了，让你得以施展身手，偏又“照”出你原来的模样。

莲花在华语语汇里是一个文化意符，在《睡莲》一诗中却承载着作者的忧虑，其含义颇值得玩味。“我印象中的睡莲/已经渐渐进入梦乡”，而莫内“早将睡莲的印象/移植在人们印象中”。林方忧虑的，关于美学教育上存在的偏差是客观事实，这个偏差反过来将影响我们对本土性的理解、型塑和呈现。

《山水》的语言带出滑稽感和坚定的执念。“只见凸和凹”是我们熟悉的社会哲学，“移凸填凹”是我们熟悉的果敢行动。“平原上一人/游目四顾/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则是坚定的信念和自我满足。难处是，怎么让“凹凸”二字贯串情感脉络，完成心有灵犀的一种“意会”？艾·阿·瑞恰慈说：一个句子通常能在“意思”“情感”“语调”“用意”四个方面表现出它的意义。语言作为一种沟通的工具，通常以“意思”为主，但是，在诗的结构中，四者的关系发生奇妙的变化，“情感”“语调”“用意”都可能起着引导的作用。在林方笔下，“凹凸”这样生硬的词汇竟也变得生动有劲，“语调”便起作关键性的作用。《红楼梦》第76回史湘云林黛玉联诗出现过凹凸二字：山之高处叫凸碧，山之低洼近水处叫凹晶。她们俩来到凹晶馆，史湘云觉得山上赏月虽好，总不及近水赏月更妙。如果读者拿来参照，当会有更丰富的联想。

《石头点头》是林方很重视的作品。“石头”是视角、情感、意志的转化，“点头”不妨看作是林方思维的过程，一组共28首，朱文白文交替使力，展示铿锵一个寂寞老人

的心志。第一首夫子自道：“刻刀给力/石头开口了/二话不说/倾吐衷肠”。石头显然是林方选定的一个载体。请看第二首：

金石之交
相濡以赤
我等耽于
将自尊镂刻在
傲骨之上
不断印证
鸟兽蹄迹之迹的
图腾崇拜

“我等”将自尊镂刻在“金石”上，其蕴蓄的力量更进而传达一种傲骨、无畏与抗争。“图腾”承继着原始的力量和信仰，本是部族的象征。图腾却不该是静止的存在，“我等”要不断去印证它真实的过程。

第四首：“寿山也好/青田也好/珍惜完美的/必有坚持/是以汉字深刻//朱文亦佳/白文亦佳/凡具情结者/难免执着故而丹砂鲜红”。“珍惜完美的”“凡具情结者”是两个关键句子，既指向石头，也指向创作者。“石头”和“创作者”在这里是重叠的。第14首的“石头”转而凝视“权威”：天子、朋党、权贵，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们南面而坐，他们败北落荒。第20首：“为你治一印/聊表我寸心//盼你小心钤盖/但愿心心相印”，看似单纯，其实有他的信息——林方仍选择“钤盖”这个古老形式来表达心意，同时不忘拳拳提醒友朋要珍惜“钤盖”的意义。第28首做了一个完整的

收场：“一步一脚印/我钤下个人私章/铺砌此生方向//名不虚传/脚踏实地/路总会在前头/让路”。林方相信只要踏踏实实地走下去，路永远是敞开的。

本文引林方后期的诗作略谈一些看法，期盼抛砖引玉。最后用简单一句话作结：林方是充实的。林方是寂寞的。

林 高

2015年新加坡文化奖得主。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退休后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兼任高级讲师。著有《被追逐的滋味》《林高散文集》《笼子里的心》《林高文集》《林高微型小说》等。

淡莹早、中、晚期作品的主题思想

配合回顾“过去”新华先驱作家的创作，此篇文章摘取自本科毕业论文《淡莹初、中、晚期的诗歌主题思想》部分内容，浅谈本地诗人淡莹（1943-）历年创作作品的主题。从淡莹1959年发表的第一首诗算起，她的创作道路至今逾60年，其中可分为中学、留台留美以及回归本土三个阶段。综合她所创作的主题，当时的研究范围包含了岁月之体悟、社会人道关地志书写和环保意识。淡莹每一本诗集内的序与内容显示各时期诗风的特征与转变，如高中时期的自我摸索；留学时期的少女情怀以及后来对现实生活的体悟。本文将重点筛选部分有关作品，从中阐明诗人早期至晚期创作主题思想。

淡莹原名刘宝珍，194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江沙。淡莹中学时期就读江沙崇华中学，中学三年级创作第一首诗后发表在檳城《光华日报》副刊，而后作品刊登在《海天诗页》（淡莹，2012：5）。早期的淡莹在留台留美期间过着半工读的艰辛日子，由于早年长期置身台湾及美国，当地的大自然景象便是作为她抒发思念之情的意象。然而，许多有关诗的回忆是回到新加坡后才继续创作的。获得台大东亚系硕士学位后的淡莹到美国加州圣塔巴巴拉（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教授中国古典文学，陌地生的湖畔、下雪的景象、加州海和崖的情

景是淡莹未曾体验的场景。（孙一凤，2014：115）正因有了在美国的经历和体验才让淡莹写出留美追忆的诗歌。

除了纵向的时间轨迹了解诗人的创作思想以外，诗社也标示个人的创作风格和信念。淡莹所参与的第一个诗社是“海天诗社”，她与志同道合的北马文人如慧适、陈慧桦、忧草、梁园、冰谷等人筹备出版《海天月刊》。大三时期的淡莹与王润华、张错、林绿和陈慧桦等人成立台湾“星座诗社”，从此开启她的诗路。中年时期的淡莹，日常生活是她创作诗歌的灵感，作品通常围绕着日常语言和质朴生活展开心灵的描述，而步入晚年的淡莹感受世事的态度更敏感且强烈。从少女时期内心的自我探索过度逐渐成熟的思维模式，诗人超越半个世纪的历练形成了她诗歌主题的多元性。其思想倾向和技巧都明显与前期迥然不同，讲究诗歌的语言形式，细腻营造诗歌的言外之意。

步入中年的淡莹在对于岁月的流逝渐渐得到领悟，很多时候都经观察自身微妙的变化，或者身体以外与自己对应的变化，从中感悟时间流失之伤。诗人对岁月的体悟有两种不同的境界，一是刚进入中年时期的经验世界；二则是递进至晚年对世界的看法，趋向更淡然的境界。学者孙一凤认为，淡莹对时间的书写同时也是对身体的书写，身体意象的自我解构，暗示了主体重组的过程。身体的知觉感官和空间感的创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淡莹诗作有着与身体意象和自然景物或者物象互相依存的关系。（孙一凤，2014：82-91）在美国加州生活时期居住地靠太平洋，而海紧邻着悬崖，所以“崖”意象总会在她的诗出现。她在散文《把森林还给众鸟》具体描绘了自己混沌恍惚的睡梦时刻听见北风吹入松树的声音。诗人在半梦半醒间听着窗外的风声入梦见自己

化身为一座冷冷、孤傲的悬崖，直到自己清醒，诗人是为梦见自己一座临海的危崖而感到喟叹。

洛夫在《发上岁月》代序中赞美淡莹晚近的诗，认为读淡莹晚近的诗使他联想起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三个境界。其境界可以诠释为诗人探索生命奥义和追求完美诗意的过程拥有广阔的胸襟和独特的想象。在褪尽铅华至于还可以达到还我本真，不假外求的生命原点。故此，完美的境界也是从真实平凡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淡莹，1993：2）

淡莹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创作新诗，不断创造新颖的内容与表现手法。诗人注重心灵的描述，内容都是诗人内心深刻的描绘。自从进入中年时期，岁月一直是贯穿淡莹诗歌的主要题材，尤其体现在《太极诗谱》里。淡莹的作品常以或柔或刚的自然意象如花草树木、水、风、蝉、飞鸿、崖等作为抒发内心的感慨。她自身的感触贴近现实，而且在思路上贴近古诗词时间的感受。（朱立立，1996：59）诗人以新诗新颖的手法描写，内涵则离不开唐宋诗词意象的运用。例如，收录在《太极诗谱》的《飞鸿》化用了苏轼《和子由绳池怀旧》飞鸿爪雪的人生感慨来比喻鱼尾纹人，转为岁月的痕迹，皱纹留在脸上已成为不变的事实。“你如何诠释/雪地上的飞鸿/倏然跃到我眼尾/使劲一抓，留下/千古惆怅/这个事实”。（淡莹，1979：91-92）诗人欣然接受岁月的洗礼，接着揭示死亡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人的生命一旦走到尽头将成为“一坛坛排列整齐/无法辨认的冷灰”、“喑哑如断弦”、最后进入诗人对生命悠悠的感叹，“每一个生命/开始时都石破天惊/结束时只是悠悠的/一声梵唱”。（淡莹，1979：91-92）

随着时间的流逝，诗人开始从外表如头发、皱纹和心情上的转变察觉岁月对身体和心灵上的改变。《手提袋里的秘密》描述诗人对童年、少年至中年岁月的一个回顾和审视。诗人在童年时期对于时间的不在乎，让它“慢慢飘走，飘到/遥远不知名的地方/并不在乎，路上/它浮沉了多少次”（淡莹，1993：63）可谓毫无意识时间的流逝；少年时期处在放荡无忌的年龄，诗人将岁月当成招牌四处招摇；进入中年的诗人将岁月小心翼翼地收入手提袋不敢随意示人。中年时期的诗人对于外观的改变是极度敏感的，她想把捉摸不到的岁月严密地收藏在手提袋里，并不敢随意浪费。

淡莹晚年的诗歌趋向散文化，有一种娓娓道来的闲情和享受生活的乐趣，与中年时期还是一位职业女性的诗人有明显对比。淡莹自《发上岁月》后曾尝试较为写实的作品，而且从人生百态或者游记体的方式切入。写于中年的《家务诗五题》和晚年的《家居琐事》都是根据人们平常不过的家务事如洗衣、晒衣、烫衣、擦窗、吸尘、扫地和折衣的活动而写出对生活的感受。家屋对一般人来是一个庇护所，淡莹从家务事由外至内的发展内心的抒发，很多时候审视自己作为世俗女子的不足之处。不同的是，前者是淡莹当时作为职业女性繁忙的写照，诗人并没有加入任何社会的因素，只因为忽然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想证明任何题材都可以入诗。后者则是反映晚年平淡缓慢的生活步调。淡莹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借由做家务的动作联想至对人生的哲理、岁月的感悟和写诗的感受。

诗人对中年心情的转变体现在《惑》，“心情，大起大落/愚騃如我，必须/经历多少波澜/始洞烛个中道理？”

(淡莹, 1993: 58) 人到中年必定开始思考以往所做的事情、考虑人情事故、观察所有人世间的问题。“身处红尘俗世/人间烟火, 不能不食/爱嗔贪欲, 牵牵绊绊/又岂可一挥而断?” 诗人的反问说明还未看淡世俗“乍喜乍恹, 刹晴刹雨/小小方寸, 如何承受/来自中年以后的折腾?”

(淡莹, 1993: 59) 反观淡莹2017年出版《诗路》里的《释怀》, 比起中年在意自己容貌的情况比起来, 诗人更淡然的面对岁月的洗礼, “历经无数潮升潮退/我终于释怀, 让/如水的年华, 自然流淌/且不介意她的流向”(淡莹, 2017: 74) 无论流向大海还是小溪, 诗人广阔的胸怀已不介意它的流向。“日子清淡平和/心情无起无落/我是水墨画上的一片留白/不与桃李争春”(淡莹, 2017: 74) 就好比水墨画留白的部分, 衬托有颜色的部位, 留白的心情就像心如止水, 简单与世无争。淡莹晚期的作品非常淡然, 创作内容并没有像早期复杂冗长或者紧密的意象。又如《暮年》第二节直接了当描写年少时期的激情早已化开, 但失眠的夜晚却挑起诗人五味杂成的思绪。

爱情则是淡莹前阶段经常使用的题材, 每论及她早期的诗必定说明“少女情怀总是诗”。罗门在《单人道》的序中说明“爱”已成为她进入生命, 进入一切以及进入她目前诗境的推动力。(淡莹, 1968: 9) 诗中呈现缠绵悱恻的爱恋, 贯穿于淡莹的全部作品之中, 《发上岁月》也许多以王润华为暗示对象的情诗。1966年出版的《千万遍阳关》充满少女的语言, 诗人寄爱情于诗歌, “思念”、“梦”、“相思”、“红豆”、“裙”等意象是一位天真烂漫少女与爱情的对话。这时期的诗歌描写个人缠绵的情思与细腻的感觉。(王爱金, 2016: 19) 爱情也成为了淡莹与夫婿王

润华面对艰辛生活的精神支撑与凭借，尤其体现在《太极诗谱》那些美国生活的篇什中。（朱崇科，2014：69）虽说淡莹没有明显在题目中提出她对爱情的思念，如《走在昔日的路上》《伞内·伞外》《过客》都是表现了对夫婿的爱恋。

《千万遍阳关》与《单人道》的序语言精美，诗人用诗性的语言诉说一个年轻女子大学毕业后的心情，字里行间充满隐喻和象征。《千》的语言较为正面；《单》则承载负面色彩。《单人道》涵悲剧、死亡、黑暗色彩。诗集里包含了“死亡”、“绝路”、“绝望”、“哀哭”、“空虚的驱壳”等意象。淡莹关注爱情主题同时也表达愤怒、焦虑和绝望的意绪，语言相对晦涩也与现实显得疏离。（朱崇科，2014：74）当年，马来西亚政府并不接受台湾大学的证书，淡莹回马后曾经历就业低潮时期，所以诗中布满焦虑的愁绪。淡莹19首诗充斥着对现实的不满与失望，阅读淡莹的诗，意象虽丰富，但诗中言外之意往往比表面意象来得更深一层。

在新华文学中，提倡环保的文学大多数是来自散文。淡莹自70年代跟随丈夫定居新加坡，从高楼公寓搬到平地房屋，淡莹慢慢适应不同的生活模式，开始建构对新加坡本土的关心和认同。淡莹早期透过散文的形式，真实的抒发内心的忧虑。写于1979年的《把森林还给众鸟》是淡莹将自己仔细观察窗外大片松林，借梦境和现实交融强调对翠绿蓊郁的眷恋。无论是清晨或傍晚，林中各种鸟类的清脆和吵杂的啼叫声让淡莹又爱又恨。直到有一天锯木工人将所有松木锯倒，鸟儿不再出现，换来的是诗人惆怅的心情和轰冬的打地椿声。

淡莹早期散文的书写，与同期一些描写自然景物的诗作可以稍作对应。淡莹晚年在《诗路》夜深沉篇里的作品同样地也显示她的对城市发展的忧心和对环境的关怀。新加坡有花园都市的称号，尽管政府积极推出爱护和保护城市的活动，国家仍必须面对不断现代化和发展的趋势。马华文坛上，环保文学这种新的题材崛起于1980年代初期，并在1990年代于达到创作高峰，成为其中一项马华文学受重视的题材。伍木引用田思在《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的考察进一步说明新华环保文学中的诉求并没有马华文学那么多，也许是因为新加坡幅员不大，并没有像马来西亚一样大幅度的热带森林被砍伐，导致原住民文化存亡等问题。新加坡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空气和河流污染与人民对环保问题的诉求。他认为新华环保本土意识主要是反映在建国后城市化与工业化对土地和传统文化的冲击上。（伍木，2012）

淡莹看着屋前的松树被砍和迭起的高楼大厦，便发起对岛国的忧心。回忆一直是淡莹诗歌重要的元素，诗人惯用回忆作为景象与景象之间的连接点，架构一个跳脱于物理时空之外的心灵时空。（孙一凤，2014：3）诗人也惯用与大自然景象对话的方式进行创作，就如《夜深沉》“窗外的猫头鹰/将黑夜啼成一则回忆：茂密的丛林里/树叶张开脉络/回应雨露的滋润/月光的触摸”，（淡莹，2017：90）诗人从猫头鹰的啼声转化为共同的回忆，回想树林还未被砍伐之前树叶的动态，显而易见的月亮，营造人与外界沟通的画面。接着，诗人透过“翱翔期间”、“生机蓬勃”、“是禽鸟的独立王国”，说明这片土地是猫头鹰以及众鸟的生存之地。淡莹在下一节制造一种对比，讽刺房屋发展家为了发展

项目不惜砍伐树木，将“林木变成钢筋水泥/沼泽化成游泳池”，借由钞票比喻叶子，当叶子纷纷落下之际也是房屋发展商获得盈利的日子，“钞票花花绿绿/如挣脱枝干的叶子/纷纷从天而降”。（淡莹，2017：90）笔锋一转，从猫头鹰的悲鸣转换至屋内的情景，“我在窗内/守着一盏孤灯/下笔千钧重”，（淡莹，2017：91）写诗是淡莹的生命，生活不可缺一的部分。此时的她与室内的灯在深夜一同作战，以沉重和悲愤的心情批判，文字时作家最尖利的武器，但这时她却无法在字面上阻止城市的开发。“字字句句/沾着血，却无法/铿锵有力，摧毁/挖土机、起重机、打桩机”。（淡莹，2017：91）当公寓建好后，猫头鹰的栖息之地便被摧毁了，任由猫头鹰的头如何旋转，怎么寻找也回不去砍伐树林之前的地方，“水之湄公寓落成日/猫头鹰的颈项旋转/再旋转，二百七十度/没有一度能准确辨认/回忆的源头在何方”。（淡莹，2017：91）诗人在最后一节利用猫头鹰的啼声再度对应前文，同样是失去了家园的猫头鹰经过诗人细心的安排不同情境的修饰，所带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其不同的是，诗人是从第一节猫头鹰的啼声回忆从前，在最后一节的猫头鹰的提升中进入睡眠。

另一首关于自然环境关怀的是《无言》，但诗人到底是对何事何物有这种无言的心情，读者无从可知。然而读者可以在这首诗里的第一节得知诗人所扮演的是一位聆听者和观察者的角色。诗人在短短18行诗的开头和结尾使用了两次“执着”，也像《夜深沉》的前呼后应。诗人是聆听者与观察者，在第一节反问自己“我为何如此执着/一定要聆听/风与树的对话/一定要眺望/鸟与白云周旋”（淡莹，2017：96），为何执着于关心身边大自然的事物，而

诗末诗人并没有给予答案，只是坚持她的无言，继续执着到底。第二节和第三节是风与鸟的回应：

风说/树林被钢筋水泥取代/翩然而至，只能/打密集
的楼宇间/匆匆呼啸闪过/鸟说/蔚蓝的天空/被高耸的现代
怪物/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不许它/随意展开双翼

——摘自《诗路》淡莹，2017：96

从诗人执着的聆听和观察它们的话是有原因的，这里的无言所指的可以是诗人作为人类在“聆听”后没有办法直接回应两者的怨言，亦可以解读为诗人对外界强烈的失望。风和树叶，鸟和白云在诗中是对应物，无时无刻都存在的。诗人用了“现代怪物”婉转地比喻吊机，阻止了鸟儿原本自由飞翔的本性。这种以对话的虚实交融表达方式指出了人类必须眼睁睁地看着大自然被破坏，但是却无法给予帮助的结果。诗末“我听/后/无言”完美地结束整首诗，道出人类每天能够做的只是继续倾听风吹树叶所发出的声音以及眺望天空时鸟与白云的互动。淡莹简单的18句诗虽然没有密集的意象，语言更是平实而质朴，但是诗内的言外之意却是足以让人回味无穷。

无论是面对岁月还是社会问题，诗歌创作是诗人内心的小抵抗，她一方面称自己为俗女子，一方面却又看淡世俗。看着现今资讯发达的都市和频频开发森林、岁月不断推移，诗人无力改变现状，往往不得不屈服于现实。诗人超然的思想，为晚期诗歌带来很高的境界。诗人善于将日常事物拟人化，从物象的表面无尽的延伸，势必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淡莹在创作写实类型的社会人道关

怀所营造的意境充满张力，她所表现“求感”来自于深情流露。淡莹大部分的创作灵感是从日常生活的体悟和观察而来。她在形式上自觉地追求语言上的美感，内容上不自觉地流露对周遭的感悟和体会，其诗歌内涵往往牵引读者超越字面的表层意义。步入中年的淡莹亦开始对身体的变化有了自觉性的抗衡，每每创作与岁月有关的题材总是不自觉地揭露忧心和不甘；反而步入晚年的诗人对岁月视乎有了释怀和阔达的思想，并无时刻透露其焦虑之意。诗人在诗歌的语言上依然细腻地雕琢，目的是为了达到古人所说的言外之意。淡莹中、晚期的诗歌也彰显成熟、淡然而饱满的描写，值得后人为她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诗歌内在深层的含义。

参考文献

1. 淡莹《千万遍阳关》（台北：星座诗社，1966）
2. 淡莹《单人道》（台北：星座诗社，1968）
3. 淡莹《太极诗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
4. 淡莹《发上岁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3）
5. 淡莹《诗路》（柔佛：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2017）
6. 王爱金《论淡莹的诗歌创作》（台中：贝壳屋出版社，2016）
7. 孙一凤《新马诗人淡莹诗中文学地景之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2014）
8. 朱崇科《论淡莹作品中的“新”华性》，《华文文学》，2017年第四期，页67-79。

9. 朱立立《爱·诗性·时间之伤——新加坡女诗人淡莹诗歌论》，《华侨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页58-63。
10. 伍木《发展环保文学以强化环保意识》，2012，2017年11月8日阅自http://sgcls.hi2net.com/blog_read.asp?id=67&blogid=13098

吴怡蓓

1996年生于怡保，金宝优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爱好语言、文学及自由。目前为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硕士生，移居新加坡前曾担任该校行政人员。



新华文学100

现在 散文

文学的神圣园地

——《新华文学》颂

梦中的诗与远方

若世间真有诗和远方，我愿将追寻的目光投向她——《新华文学》。

我曾无数次从芜杂的工作事务抽身，在喧嚣的闹市里躲进小楼成一统，翻开《新华文学》，阅读其中一篇篇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看到熟悉的作者名字，会心一笑，仿佛跟老朋友一起促膝长谈；读到精彩绝伦的句子会忍不住出声朗诵，仿佛遇见了人生知己，酣畅淋漓。这时的我，全身心沉浸在柔和若月光一般延绵不尽的红氍毹上，漫步文学原野、感受、吟诵、吟唱、感慨不已……

只有怀揣着真正的爱的人，才能领略生命沿途的风光；只有确实懂得文学之艰难的人，才能在耕耘的崎岖道路上跋涉不停。《新华文学》就是如此，每一期沉甸甸的《新华文学》的出版，都承载着创作者和编辑们的汗水和辛劳。

我怎不记得这样的情景？在牛车水史密斯街13B座二楼那古旧的椭圆形桌旁，一群理事们正利用周末时间碰头开会，探讨着一期又一期《新华文学》的选题、征稿的方式、稿件的来源、出版的日期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流程和步骤。

每遇此情此景，我感到一分一秒的时间都在流光溢

彩，一步一步的印痕都在脚踏实地。我们在从事着喜爱的事业，被我们称作神圣的“事业”。也许在世人眼中是一种异行，它带不来名利，甚至吃力不讨好，甚至偶被嘲讽被暗箭刺伤，但我们捂着伤口，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会心之处就在身旁

我曾经被委任负责编辑过一期《新华文学》，即以“青春文学”为主题的第91期。在总编辑刘瑞金副会长的带领下，亲身体验了编辑出版一期《新华文学》的全部过程。从征稿开始时的忐忑不安，担心征不到稿件烹饪不出无米之炊，到稿件如雪片般飞来带来甜蜜的“选择的痛苦”，还有选稿、修稿、分类栏目等工作，已经耗费好多精力。好不容易选好稿件让版面设计师排版后，高强度的校对工作开始后，发现其中仍需解决好多小问题，如某个段落、某个词汇好似有疑惑，又担心作者有意为之，只好打电话写电邮给作者澄清某一句话某一个词的用法，一次次推敲，一遍遍推倒重来……

忙碌完两三个月后，当散发着新鲜油墨香的《新华文学》捧在手心里时，于作者来说是新作新鲜发表的欣喜，于读者来说是看到文学杂志连绵不断出版的眼前一亮。作为编者，却体验着不同的滋味——仿佛战战兢兢怀抱着怀胎十月好不容易诞生的新生命，好似手捧几十个皓月当空熬夜校对的心血结晶，如此厚重，如此欣慰，既有工作完成的如释重负，又有接受市场和读者考验的壮烈。其中滋味，非笔墨所能喻。

如今我们处在电子时代，已经省却了过去的征集手写投稿、敲打一个个笔画或字幕键盘输入等等的烦恼，可

以想象得到，创刊期至如今一期期走过的艰辛和坎坷，幸运的我们站在前辈一字一字筑起的高台上继续攀登，何其荣耀。

而之后的《新华文学》能否继续书写辉煌，延续新加坡旗舰文学杂志的蓬勃生命，掌握在下一代文学青年抑或文学少年手中。还期待崭新的文学新一代薪火相传，引导新华文学的新风尚。

高山流水觅知音

讨论主题、完成编辑工作这些琐屑又烧脑的工作，编辑们都需要在正职之外完成，而面对读者人数缩减、电子刊物后来居上，纸质印刷出版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谁都有倦怠灰心的时候，仿佛行走在孤傲空旷的野外，找不到有缘之人，寻不到有源之水。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

我误以为只读英文书籍的中学生，忽然在路上遇到我时，打招呼的第一句话是：“老师，我在《新华文学》上看到你的文章”。

我在岛国大小不一，建筑年代相距甚远，建筑风格相差甚异的图书馆，在密如森林般的书架中来回穿梭，总能在摆放中文杂志的书架上看到《新华文学》那熟悉亲切的身影，她和一般意义上的杂志面目不同，既像杂志，又像书籍，是一枝独秀的存在。她静静地躺在书架一隅，散发着新鲜的独特的魅力，微微上卷的封面显示着她刚刚被某个知音翻阅过、摩挲过。知音不需多，就是你和我。千帆竞发，人海沉浮，岁月流转，跫音如云朵般飘过历史的天空，如车轮一样辗过历史的长河。若有你——亲爱的读者

的一路相携陪伴，在这一湾静流栖息过一瞬间，在这绝美的春景中驻足过一刹那，那就足够了。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如转入此中来”，在这个热浪翻涌的热带岛国，文学的春天在哪里？无疑，她就在曲径通幽之处、禅房花木的深处，就掩映在《新华文学》一页又一页之间，就飘香在其中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

正值《新华文学》第100期出版之际，我祝愿《新华文学》日月同辉，松鹤长春，其文学生命若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东流到海，其生命之泉汨汨涌出，畅流不息，慰藉一双双几近干枯布满青丝的慧眼，润泽一颗颗孤独的寻觅文学圣地心灵，栽培一颗颗破土而出的文学新苗。

133

2024年
2月号

穆军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在本地中学任教。2006年获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硕士。新加坡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派驻校作家，著有小说、诗集、散文集等文学作品多本。

三十年的时光

家里珍藏了一本新加坡作家协会于1993年6月出版的第31期《文学》半年刊，封面画的是意境幽静的青山绿水。

翻开刊物阅读，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都是写作上的资深前辈。《新华文学》现在已出版第100期了，三十年的时光，这些作家们还是努力不懈地在文字上耕耘，收成累累，非常敬佩他们在新华文学上的贡献和对写作的坚持。

从这本第31期的《文学》半年刊的内容，试着窥视当时的写作环境。新加坡作家协会办的文学活动还真不少，如特邀中国作家参与的“新中文学的异同”座谈会；举行“匡国泰诗歌欣赏会”赏析组诗《一天》；组团到沙巴与当地文化界人士进行交流；作协还与春雷文艺研究会合办微型小说讲习班等。刊物中还有两则蛮有意思的讯息，一则是“新加坡国大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积极收集新华作家手稿”，另一则是“作协乒乓队招收新队员”。让人感觉写作环境繁花似锦。

学生时代也常投稿，谢克先生主编的《学府春秋》让我初尝写作的乐趣，持续写了几年后，因为生活忙碌就草率停笔了，而且一停就是30年。当年对写作没有多大的眷念，现在回想却是蛮后悔的，30年人生所承载的生活故事是多么的丰富，可惜都没写下来只能空追忆了。

还好！30年后的一天我又开始写了，就是老大应召入伍的那天，我从德光岛回到家时就拿出稿纸写了《阿兵妈的心事》来解心愁，文章被采用后才知自己还能写，于是努力多写希望能把失去的30年写作时间补点回来。

我爱写旅游文章，出游前的资料收集不但能长见闻增知识，还像预先游了目的地般满足。旅游回国后把文章写出来时，又像是重游旧地，一个地方游三次，印象深刻值回旅费。旅行因为写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写闪小说也很有意思，当喜怒哀乐都成了故事时，写起来就容易多了。

写作是属于自己的安静时间，寄情于文字，烦恼放一旁，写着写着心就会安静下来，是化解忧愁的良方。写作不需要完美的视力和健康，就算体弱出不了家门，还是可以写，长长久久地写。文字里有无限乐趣，我愿写作伴我余生，在文字里终老。

135

2024年
2月号

小 黛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大学主修教育学科，目前从事特殊幼教工作。
作品散见于报章与文学刊物。

现在

你问我现在还好吗，我该怎么完美无缺地回答你？你说“现在”的时候，那个“现在”已悄悄流逝，你的“现在”成了我的“过去”。当我说着我的“现在”，你收到以后何尝不也成为“昨日黄花”？

且让我们把“现在”拉得更长更有张力，不再把它切割成一段一段。让我们学他们说的“活在当下”，不只感叹时间的易逝，不只纠结于明天是否会更好。我就好好说予你，我的现在是什么颜色什么味道吧。

我走在繁华匆忙的街道，每天都是，总是一心多用。看着人来人往，听着每天必听的萧邦，想着昨天读的新闻，前天遇见的故人，上个星期的小小说，还有远方的你。在交通灯前停下才抬头看看天空，不管飘过的云是什么样子，都似曾相似也勾起点点回忆。

然后绿灯闪动，又提醒自己要迈开脚步，像回到“现在”。现在就是要不断前行，不断把昨天收入背包，梳理纷乱的思绪，不管迎面而来的是一阵热浪还是一阵冷风，不管遇见的人和事是否是自己的期盼。

是啊，萧邦的曲子还是我的最爱，就像我爱读的诗一样，每天听也不会厌倦，就像空气和水的必须，就像你和阳光，我用以抗衡时光。在纷乱的人世间美好还会因此涌现，甜美还会时刻尝到。

你听见远方的纷乱吗？那些无处不在的战火和离散，我们安逸的现在正好撞见他们苦难的现在。你嗅见烧焦的气味吗？有人的现在正被燃烧弹追逐，有人的现在正被工厂的废气包围，有人的现在正见证林火毁灭了山林，有人被一颗子弹结束了他们的现在。我们因此躲在自己的天地里，我们小小的天地是否真能隔开远方的声音和气味，还是那只是自欺欺人，其实远方并不那么遥远？

现在我还喜欢读一些所谓的世界名著，比如手上正捧着《安娜·卡列尼娜》读写实大师如何刻划他那个时代的众生相，那个时候的“现在”离我们如此遥远，但人性的思维方式大同小异，还能感受他们喜怒哀乐。

你问我有“玩”ChatGPT吗？谁还在读上上个世纪的古典呢？有的，我与人工智能对话，一面嘲笑它的愚蠢一面又惊叹它的聪明。心想某一天人工智慧取代我们，在我们的“现在”结束以后，世界会是什么光景？也许到时只有萧邦柴可夫斯基和那一首首乐曲，只有李白辛波斯卡和那一首首诗，只有曹雪芹托尔斯泰和那一部部小说可以和它抗衡吧？

这就是我的现在，走过繁华的街道，心情起伏后归于平静，日子和生命亦会如此。如此平凡，却因为是我们自己的，也就变得不平凡，这就是你我的现在。

语凡

本名曾国评，会计师。2022年以《我们不知道的归类》获新加坡文学奖（诗歌）。另著有诗集《厚重》《查无此人》《逝去的羽光》《草地里的男生》和散文诗集《语凡散文诗选》。

相伴相随一世情

宁静温煦的炎炎午后，清新醇厚书香味绵柔飘荡在书房内。我望着书架上排列整齐的纷繁文学书籍，以及从故居带回来的儿童故事书，思绪如纯白棉花柔絮飘飞，时光秋千悠然在赤道经纬度来回摆荡，荡过40年的诗情岁月。繁丽文学透过阅读与写作、书香与笔墨，静静地陪伴我走过人生旅程中的每个心灵驿站。

对阅读的眷恋始于馥郁书香味，纯真的童蒙时期，小镇上有一家售卖课外读物的书局，每回甫一踏入书局，纸质书本散发的一股浓郁书香味立即扑鼻而来。书香味自此深深驻扎于我的嗅觉感官内，让我迷恋不已。升上小学，放学后的静谧时光一寸寸消融在惬意的阅读世界里。从书房的窗口往外望，柔白淡紫交织的兰花盛放柔美笑靥，窗内的我坐在木椅上，捧着我喜爱的儿童故事书，如《儒林外史》《今古奇观》《指鹿为马》《孝子闵损》，一页页地翻阅，仿佛我拥有了整个宇宙，单纯的心房填满暖暖的幸福感觉。我的嗅觉感官不仅迷恋书香味，也迷恋方格稿纸的单薄纸张味道。午后金灿灿阳光洋洋洒洒进书房时，我也挪出一些时间，摊开稿纸，一笔一划地把作文书写在稿纸上，然后投稿予报刊的儿童园地。文学花籽随婉约和风情悄悄地撒落在年幼心田。

迈入少年时期，青春绽放绚丽色彩的岁月里，窗外的

兰花容颜依旧娇艳灿烂，而窗内的我则终日埋首于追逐成绩分数的竞争游戏，我与阅读和写作亲近的时间大幅度减少。六年的中学生涯，有一份文学杂志《学海》一直陪伴着我。即使课业再繁重，我依然会抽出一些时间阅读《学海》，只因我眷恋柔软纸张散发的清香味道。高中时期，曾经有那么一回，报章上刊登的一则征文比赛启事“挑逗”我的写作欲望，我拿起笔杆，写了一篇作品，意外地获得佳作奖。阅读和写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回忆是一抹淡淡的兰花香昧。

高中毕业后，少不更事的我自诩翅膀长硬了，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于是，我整装行囊，离开故乡的温柔怀抱，开始了一段漂泊生涯。岂知，这一决定竟让我在异乡漂泊了23年。漫长的漂泊岁月里，兰花盛开又凋谢了多少季节，我从一名20岁的青年，步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人生阶段，许多我未曾想过的事，我一一经历。我的人生初次陷入低潮时期是在大学毕业后，我失业长达九个月。疲乏心灵仿佛是一座孤独的围城，彷徨、迷茫与焦虑填满围城各缝隙。那段时期，我经常流连公立图书馆，它俨然是一座坚固可靠的避难所，为我遮挡失意生活中的凄风苦雨。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本由马来西亚或台湾出版社出版的年度散文选和年度小说选，全神贯注地阅读。文学书籍柔婉散发温暖皓光，驱散那一抹侵袭心灵的冰凉冷冽感觉。当我的眼目游走于文学意象和华丽文字交汇的畛域时，我便能暂时忘却缠绕心房的愁苦。我从文学书籍中汲取菲薄力量，让我得以面对未可知的明日。笔墨亦是最忠诚的陪伴者，浓稠墨色晕染一帘寥廓帷幔，岑寂长夜撩拨惆怅思绪，我握住笔杆，在纸张上书写文章，内心翻涌的

情感透过笔尖汨汨流泻。完成一篇文章后，积累胸臆，如纤细蚕丝般交错的郁闷心结缓缓舒解。

几经波折，辗转九个月后，我总算觅得一份工作，薪资虽微薄，但也只能接受。文学书籍和笔墨陪伴我的那段日子，留下触动心扉的感受，致使我培养阅读与写作的习惯，每晚腾出一些时间阅读书籍并执笔写作。我持续维持阅读与写作的习惯，直到我的人生面临第二波的汹涌暗潮侵袭。

三十而立应是充满干劲与魄力的人生阶段，遗憾的是，当我踏入三十而立时，我的生命出现一道缺口，那是死亡的阴影。幸福、快乐和喜悦悄然无声地从缺口流逝，取而代之的是惊悚和忧悒。30岁至35岁期间，我数次因失血过多而进出急症室。殷红血块急速奔流，导致血压和心跳频率往下降，意识逐渐变模糊。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怵感受，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我惧怕死亡，那是一道深邃不见底的幽暗深渊，阻隔我和家人及爱人相见聚首。也许苍天动了怜悯之心，我的荏弱生命得以延续。那几年，我经常思考生与死的课题，并且透过书写一篇篇散文来抒发缱绻心绪的千丝万缕感受，我对生命的执意留恋，对家人和爱人的依依不舍。方块文字是死亡丛林间微渺映现莹光的萤火虫，写作让点点莹光洒进我的生命缺口，我仰仗微薄的莹光力量，亦步亦趋地面对死亡的阴影。

四十而不惑之年，我承受失去至亲的悲怆伤痛，挚爱母亲罹患癌症，不敌死神召唤，含泪撒手人寰。母亲的生命烛火黯然熄灭的那一刻，我的世界顿时山崩地裂，我的灵魂枯竭麻木一半，这份伤痛远比我失去我的生命来得

更痛。母亲的离世留下一个殷殷思念和万般悔恨的世界给我，我思念母亲的音容笑貌，思念宛如碧蓝秋水涓涓潺湲，涓流不息，亦剪不断。我不断追悔过去，自觉对母亲亏欠太多，痛恨自己为何没有好好珍惜往日的纯朴岁月，尽心尽力奉养母亲，悔恨如野藤蔓匍匐纠缠我的心田。文字散发一股温柔的刚毅力量，我执笔创作几首诗，把思念之情融入诗中。我也透过书写散文来梳理思绪，把反思而领悟的感受载入文字扁舟中。文字轻柔抚慰我的心灵，让枯萎的灵魂获得绿意滋润，让我慢慢地走出伤痛的困境。

母亲溘逝后，在两年的时间内，我数度返回故居，清理散布故居各角落的物件。母亲生前把儿女们的所属物品完好地保存。在收拾故居书架上的书本时，我意外地发现原来书架上还存放着童年时期阅读的儿童故事书。岁月年轮经年累月结满粗厚茧皮，儿童故事书的纸张早已泛黄，然而童年时期所烙印的美好阅读回忆却未曾褪色，多年后依旧鲜明地存留在回忆匣子里。母亲是如此心思缜密，为我保留了一段粲然隽永的回忆，温热的泪水湿润了脸颊，也湿润了柔肠肺腑。我用纸巾轻轻擦拭眼泪，继而注视着这些儿童故事书，我仿佛在刹那间领悟一件事，书香和笔墨是从童年就注定的不渝深情。在成年后的烟雨岁月里，这份情缘衍生一种刚柔并重的力量，让我渡过生命中的湍急暗流时刻。

窗外的兰花已不是童年记忆中的那株柔白淡紫兰花，母亲离世后，庭院中的花卉在和风细雨的照料下，依旧绽放妍丽容颜，白中带粉红色的兰花亦如是。我把书架上的儿童故事书放进行李箱，带回岛国。今生或许短暂，日子也许过得平淡无璀璨光芒，我不奢求什么，只愿书香和笔

墨恒常陪伴我过日子，让我的荏弱生命能散发芳菲君子兰
香馨味。

142

新华文学
第100期

黄龄懿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2002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双主修中文与经济。曾获第四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散文组佳作、2007年新加坡金笔奖华文诗歌组季军。著有诗文集《人间烟雨情》、散文集《动容情思》和《相遇在岛国》。

出发了， 就会抵达心灵的某个终点

—— 2022年底沙巴州亚庇游

在亚庇的七天里，我数度问自己：旅行，对于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旅行之初：

沙巴州，对我而言是熟悉又陌生的。熟悉的是名字，陌生的是那里的人、事、物，甚至是一切的一切。

踏上飞机，二小时的飞行后即将面对什么，我全无概念。

我们住在亚庇一家家庭式公寓里，附近就是一个码头。抵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沿着小路找到一间餐馆，坐了下来。码头上有一整排售卖食物的摊位，漆黑的海水在昏黄灯光的照耀下，闪闪波动。海上有随着波浪摇晃的小船，混合着周围不远不近的人声，我提醒自己，这里不是新加坡，这里是沙巴的首府亚庇。

旅行的第一天，通常是茫然的。

我的心情还带着新加坡的节奏，可是我的身体行走在陌生的亚庇街头，心情和身体在初到亚庇的那个晚上是分离的。

旅行中：

我们去了马里马里文化村，那是仿造亚庇原住民的习

俗，在丛林里修建的村落。本以为就是为了给游客看的，可我后来才发现，和我们一起行走在一栋栋茅（竹）屋之间的，并不都是游客。

亚庇的原住民据说有32个不同的族群，人口最多的是杜顺族。

我们走马观花的依次顺序为杜顺族、巴瑶族和猎头族。

从房子的功用上来看，三个族群大同小异。祖父母有自己的一间，父母和新生儿有自己的一间，大厅里通常是男孩居住的，可是大厅的角落里有个需要梯子方能爬上去的阁楼，是女孩的。

房子并不大，在开始淅淅沥沥的热带午后的小雨里，散发着古老和潮湿的味道。随行的小朋友带着好奇和挑剔的神情看着丛林里的小屋，走上走下逼仄的梯阶，交头接耳的是“我不喜欢这里”。

也许旅行的意义在他们，是突然发现既有生活的美好（当然也可能是更美好）。对比，是他们在旅行过程里常做的一件事，在这件事里，塑造着他们的人生。

我喜欢巴瑶族的一个传说，我也喜欢猎头族的“动感”。

据说巴瑶族分为海上巴瑶族和陆上巴瑶族，陆上巴瑶族且不说，海上巴瑶族人有一种奇特的能力：他们可以在水下闭气半个小时。这让我觉得神奇不已，带队的导游是杜顺族的后裔，他极其肯定地说：“现在的巴瑶族，还是有这样的能力。”在滴答的雨声里，我神往着海上巴瑶族的神奇能力，恍惚穿越回了史前的婆罗洲。

猎头族的屋子中央，有一个凹陷下去的蹦床。据说男人狩猎回家，大家都会围站在蹦床上，弹跳得高高的，

高到可以够到高悬在屋顶的猎物。所有在场的男士，不分年龄种族，搭肩吆喝，试跳了一回，我在旁边看着十分羡慕。人群散去，我偷偷踏上去跳了跳，不是城市里那种弹性极好的蹦床，确实需要众人的重量和跳跃频率，让其中一个人可以跳起来。

可这充满“动感”欢快的娱乐方式，让我记住了猎头族。

我走过不少文化村，很多是后来兴建的，里面的工作人员穿戴着民族服装，多少带着商业气息地每天迎来送往着五湖四海的游客。不过马里马里村有些不一样，因为这里的人不太说英文，我也不会他们的语言，语言的隔阂加上亚庇午后的大雨，夹带着热带丛林里潮湿的气息，我们尝试了最原始的生火方式，咀嚼着当地的食物，远离现代的喧嚣，让我看见了旅行的其中一个意义：遇见了打开想象大门的一柄钥匙。

旅行中：

神山，是我们其中的一站。

朋友特别订了神山的民宿，让我们住上一晚感受一下。

车子在山里转来转去，山坳里散落着很多户人家，很多似乎都有民宿的功能。尽管带着浪漫的念头，我们去的那家民宿还是多多少少吓到了我。

“有十几只蜘蛛，床头也有。”儿子非常怕蜘蛛，几乎带着哭腔对我们喊。

民宿在山坡上，散发着阴冷的气息。接待处有个当地人，围着灰黑色的薄毯，一脸茫然地瞧着我们。语言自

然是不通的，我们只能指望导游从中翻译。屋子里潮湿，略带寒气，被褥确实是陈旧和不那么干净的，阳台可以远眺，不过需要透过树枝。

我们后来只能放弃了这一家，因为孩子强烈反对。

他多少有些哮喘，我也怕他发病。

后来，透过导游辗转找到另外一家。这家的画风完全不同，院子里种满了鲜花，小径旁，楼梯上，到处都是叫得出名字的绣球花，叫不出名字的各种颜色的鲜花，加上黄色的小房子，让灰暗的天空一下子亮了。民宿的主人是位华人老先生，很健谈，我们当即订下了房子。

事实证明，我们误打误撞碰到了很有故事的民宿。

民宿离神山登山入口大约四公里，在民宿大门外即可看见神山全貌。这位老先生是建筑设计师，整个民宿是他的作品，建成了十年。他约我们早上6点起身，他带我们到处走走，不过只有我一个人起来了。我打开门的时候，老先生正在院子里溜达，看见我很高兴。走出民宿大门，已经有几个人在那里了。

前一天坐车上山的一路上，我都在拍山，总是不确定哪一座才是神山。可是那个清晨6点32分抬头的那一瞬间，有个声音告诉我：就是它了。

云雾在山头回旋往复，神山忽而清晰，忽而朦胧。耳旁传来老先生介绍神山的声音：清晨7点开始爬山，12点左右到达中间的补给站，需得停下。待到凌晨2点左右开始登顶，大约5点多会到达山顶，7点多必须下山。当雾散去时，有人问：是不是因为山顶的形状很像一个“山”字，所以叫神山啊？大家嘻嘻哈哈的，并不答话，可是手里的相机不停地拍着。

我没有爬山的体力，我只能在拍照和老先生的介绍里幻想着爬山的情形。

拍照的人里，除了我从新加坡来，都是亚庇人，都爬过神山。

“亚庇人爬神山，就是传统，我们少年时，穿着校鞋就上山了，哪有现在这么麻烦？”说话的女士并不老，在她看来，爬山不过是一件亚庇人都会做的小事而已。

我们民宿的主人，那位华人老先生也已经七十多岁，依然健步如飞，身体极好，他登顶过11次。

旅行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大概就是异乡人听当地人说故事的时候。那种感觉似乎透过一个小窗口，一瞥我们无法达到的某种状态和情绪，却又能感受到一丝丝一缕缕的拨动心灵琴弦的旋律。

有人问：下次还来神山吗？

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看三毛的书，里面有一段话。原话记不清，大意是：飞机在一个艳阳天里升空，我听见有个声音问我，还会再来吗？我回答，我已经来过，再来不来还重要吗？

我对那人笑笑，没有回答。

旅行，不是藕断丝连的“再来与不来”，对我而言，可能更像是一场短暂的遇见：遇见他处，遇见另一个自己。当然，它也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告别他处，告别某个从前的自己。

旅行结束时：

在亚庇旅行，我的镜头记录过路边卖报的老人、网红打卡的茶室、海边奔放的孩童、一半是海水一半是丛林

的城市、云雾缭绕的神山、雨后的瀑布、我喜欢的小屋子、清晨的阳光、浮梦岛的海水、丛林中的吊桥、水上清真寺……

可是，镜头无法记录的是旅行途中杂乱的思绪。

疫情三年后，旅行对我意味着什么？它和从前有什么不同？

是再度看见陌生人走在同一片天空下产生的喜悦和不安？

是寻找？寻找朋友介绍的食物、风景，以及在这种寻找中产生的丝丝缕缕的情绪？

是遇见？那种偶然的不经意的遇见带来的偶然的不经意的心情？随风一吹立刻就散了？

是容忍？容忍不同的文化，不同食物，不喜欢的天气，还有同行的人的不一样的习惯？

是不确定和不安？对于身体的不确定，对于未来的不安？

在亚庇的最后一天，我们乘车从神山盘旋而下。散落在山谷里的房子在黄昏的雨里，有一种烟青色的美。雾气在山谷里升起，宛如一条雾河横亘在山谷间，像一种遥远的告别。

车上的人东倒西歪地睡着，在颠簸的路上。我在突然转弯间醒来，又在下一个转弯间睡去，迷迷糊糊间，以为已经离开神山，却在醒来时被告知我们还在下山。那是一段很漫长的车程，似乎没有尽头，从天亮走到天黑，我们还在下山的路上。仿佛神山，不那么容易离开。

那一瞬间，我突然想：或许旅行就是一场对话，是从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的一场对话。旅行结束，短暂的对话飘散了，我能带走什么，又遗忘了什么，在未来的某个瞬间总是会有答案的。

出发了，就会抵达某个未知的终点，心灵上的。



神山民宿的清晨



神山山谷里的房子



偶见神山



神山黄昏的山谷



沙巴水上清真寺

151

2024年
2月 号

陈 帅

全职作家，多以创作青少年儿童小说为主。曾获“金笔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和“周庄杯短篇儿童小说奖”等国内外儿童文学奖项，在中国和香港总计出版小说和绘本十余本。

为爱车留下印迹

152

新华文学
第100期

1988年是龙年，围绕身边的同事同学，已婚的忙着养儿育女，未婚的忙着事业冲刺。另一半求知欲强，晚上还去上课，独自下班回家面对四面墙壁，生活乏味毫无意义，再三思索决定重拾放弃多年的考取驾驶执照心愿。那时期，如果一年里考车不及格，就要重考初级和高级驾驶理论，在坚持不懈之下学开车，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在第三次考车才及格。拿到驾驶执照后，计算一下，花了约千元的学费呢！

不久之后，老伴的亲友想换辆新车，他那辆1000cc的旧车想要出售，据内行人说1万6千元的价钱非常公道，车辆也保养得很好，于是狠狠下手买了下来！在市区工作的老伴，进市区需要先买张票贴在车前镜，十分不方便；还要花费几百元的停车费，更不划算。我乐得驾车上工，不但节省时间，竟意外获得公司车资津贴呢！把车停在工作场所是免费的，可是停在组屋楼下停车场则每月需付60元。周末时汽车多数老伴驾驶，他常被人当笑柄说：“这样高大的男人，驾驶一辆小汽车，非常不登对！”对我这个新手而言，停车时常常左顾右盼，害怕刮到他人的汽车，选择小车才是上策。

后来有位亲友竟然看上我改换成绿色的轿车，虽然驾驶了一两年，还是照原价卖掉。那时孩子也出世了，由亲

友帮忙照顾；早晚接送孩子回家，车子放下婴儿椅后，座位十分狭窄，一不小心就撞到头，非常苦恼毫无对策！有一天翻开报纸，刚好看到马国出产新款的1300cc汽车，车价钱大概要4万元，款式也相当讨喜，就向公司贷款，买了下来。可是围绕身边的人，对这辆车贬多余褒，有者甚至说：“马国人才买二十几千马币，并不值得买！”但他们可别忘了，新加坡为了控制汽车数量，采取国外汽车进口抵岸价，政府征收高达150%的税呢！

当时买车不必缴付政府的拥车证，价钱还算大众化，一辆车驾驶数年后就换车是平常的事，所以很多人老爱问：“为何不去换辆日本车？”日本车价钱和马国的差距一两万元，在我来说，何必花不必要的钱？但是遇到一位汽车中介，她迷上那美丽的车牌号码，在她那三寸不烂之舌夹攻下，心甘情愿照原价卖掉马国车，改换了一辆1600cc的日本汽车，这辆车包含拥车证（1990年实行拥车证）超过十万元。也不知晓为何有一次被人撞了车尾，内心总有个疙瘩，行驶在马路上忐忑不安，想想还是换辆车吧！

自从公司卖给一家上市公司后，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不但车资津贴取消了，薪水也向下调整了。此时孩子刚升上小六，左思右想还是以兼顾孩子学业为重，提前六个月向上司上了辞职信，改换跑道当起私人补习教师！孩子上课时由老伴负责载送，我则负责下课时间接孩子回家；而上学生家补习必须依赖车子，更非拥车不可了！因为遇过被人撞车尾恐惧了一段时间，为了保障驾驶的安全，买了辆据说外壳很坚硬的欧洲车。那时狠起心硬着头皮，足足花了十三万多元，辛辛苦苦分期付款七年才缴清贷款。选

购1800cc七座位的轿车，也方便出门时接送亲友，此后出门就不用再挤沙丁鱼了！

在外跑动的时间多了，有时撕停车固本的时间预算不准，又或学生家长问长问短不放人，总是提心吊胆赶到停车场，远远瞄一眼，车上扫水器没有塞张罚单，才松了一口气。有一次回家途中被警察拦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警察理直气壮地说我闯红灯，叫我给他抄下驾驶执照。我据理力争说跟随前面的巴士一起过交通灯，还是洗脱不了清白，罚款两百元还被扣了六分。从今以后，步步为营，如果一年里再“中”一宗，就要吊销执照不能驾车一年，那就呜呼哀哉了！

原本打算延续这辆开了近十年的车，那时候拥车证是七万元上下；好多人却不认同我的看法，还说花大笔钱修理旧车并不划算，趁还有能力换辆新车，就不好再迟疑了！考量多次后，确定买辆1400cc的欧洲新车代替，再驾它另一个十年吧！那次大出血，花费近十四万元买下的汽车，一眨眼，又临近十年了！这次老伴退休了，我也因疫情改在家里教补习，或者改用网上教学，汽车确实再无“用武之地”。出门办事，反而觉得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更为便利快捷，再不用为了找停车位而伤脑筋！

拥有一辆汽车并不简单，除了付汽车的买价，还要付停车费、汽车保险、交付路税，还要添汽油，交通繁忙时段还要付公路电子收费，以及汽车维修费，有时还莫名其妙从信箱里收到交通罚单等，零零碎碎每月近千元吧？不过拥车的乐趣无穷，当年载送孩子上学，不必起早抹黑赶车，在车上和孩子有说有笑，了解学习情况，母子关系更为密切。有时顺路送亲友同事回家，途中谈天说地闲聊拉

近彼此感情。碰到邻居深夜突感不适，庆幸有辆车解救燃眉之急。不过现在有Grab德士召唤上门，再无需苦恼交通上的种种问题。

政府从1990年推行拥车证是要在有限的土地，严控车辆增长，现在一纸拥车证已经超过了10万元，拥有一辆汽车加重家庭负担，尤其是退休人士，倒不如把这笔钱用在游山玩水，享受美味佳肴，过另一种舒适悠闲的生活方式：乘地铁搭巴士沿途风光无限好！

读“劳力士”广告有感

英皇钟表珠宝集团在5月和6月一连几周，每周一连两天为其旗下产品劳力士腕表在《联合早报》刊登整版广告，其文本摘录如下：

标题：劳力士是如何炼成？

正文：无论是让齿轮巧妙配合，或精心提炼锻造的精钢与金，或自主设计、独立进行塑型和抛光每一个零件，我们都全情投入。我们持之以恒，经过无数日日夜夜的努力，最终方能在表盘上印上“Superlative”（超卓）。这是我们独立自主、富有责任感与诚信的印章。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由始至终独力完成所有流程。有一天，我们可以将它交付于您。#Perpetual

且不说标题本身就是一个表达错误的句式，句末少了一个“的”字，正文首句关联词搭配不当，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无论是……，还是……，亦或是……，都……。”还有语序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表意不明、结构混乱和不合逻辑等，常见的病句类型都出现其中。另外，既然“Superlative”后加括号标注其华文意思，“Perpetual”也应标注其华文“恒动”之意。

不过，表述如此神奇的一段文字，我还真读懂了，内容无非是强调劳力士产品工艺精湛、品质卓越。但作为一个读者，总觉得这样的文字表述并未给劳力士增光添彩，

反而让我对劳力士产生了怀疑：打造产品如此精雕细琢，如此精益求精，并如此愿意花大钱打广告，却不愿花小钱请专业人士将华文翻译内容修饰一番？也许英皇钟表珠宝集团的工作人员有英文原版的广告语，华文翻译只想忠实于英文原稿，但这样直接的英华字词对应翻译，不仅完全背离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而且尽显翻译者的华文底气不足，错误百出的翻译内容更是贻笑大方。同样的内容，是不是可以不必囿于英文表述，直接用华文来表达呢？不求遣词造句如何辞丰意雄，但至少应确保华文版广告语没有语病，文从句顺。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如此翻译只为博人眼球，哗众取宠，达到另类的广告效果。但我总觉得这种“另类”应该避免，毕竟，这对企业文化和对产品信誉是一种伤害。

《联合早报》5月9日社论《为华语文创造更多能见领域》提及“母语的生命力在于社会能见度，阅读节和书展这类活动规模扩大才能增加能见度”，我觉得广告也是增加华文华语能见度的一种方法。厂家商家既能广而告之推介其产品或服务，又为整个社会营造了良好的双语环境。从这一角度来讲，英皇钟表珠宝集团响应政府号召，实践国家双语政策，使用华文为其产品打广告，用意非常的好，只是还不够用心。这种宁信谷歌翻译也不愿花些许时间向专业人士求证一下华文翻译是否合理的做法，实则反映了广告或海报设计者及主办机构对待华文看似重视实则敷衍的态度。

当然，作为华文媒体，在积极推广华文的同时，也应用心审核版面内容，类似的劳力士腕表广告语，报刊编辑们在刊登之前就应发现其语文表达的不妥之处，善

意提醒商家修改后再刊登也不迟，不能因为商家付费了就改不得。

我们在致力于创建一个优雅社会的同时，我们的语文环境也必须是优雅的。希望以后这样的“劳力士广告”们能少一些，更少一些。

袁立红

教育工作者，文学爱好者。

两个苹果

刘

娟

那年我10岁，妹妹六岁。深秋的一个周末，正午时分，父亲端着一个盛满饺子的铝制饭盒，交代我俩趁热把第一锅饺子给住在不远处的秦叔家的奶奶送去。

从爸妈的聊天中我得知，秦叔家的奶奶得了癌症，日子不多了。奶奶住在深泽县农村，当时的村里缺医少药，考虑到军工厂职工医院的医疗条件还不错，秦叔就把母亲接来照顾了。秋收农活多，秦叔的妻子在老家忙里忙外，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需要照看，不能一起来，不到六岁的儿子就陪同奶奶来了。

给人送东西的事我和妹妹可爱干了。前两天门前葡萄架的玫瑰葡萄红了，爸爸踩着梯子把葡萄剪下来，给楼上楼下的七位邻居分了分，遣我俩给邻居们一一送去尝尝鲜。我俩跑上跑下，满头大汗，不消一刻钟就光荣地完成了送葡萄任务。

我和妹妹蹦蹦跳跳地把满满一饭盒饺子送到了秦叔家。秦叔应声打开家门，接过饺子，要我们进屋坐坐，我们没进。临来爸爸有交代，奶奶身体不好，需要安静，你俩把饺子交给秦叔就马上回来。秦叔家的门打开时，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怯生生地探出头来张望。秦叔介绍说，这是小生，昨天刚和奶奶从老家过来。

我俩拿着秦叔洗干净的空饭盒，兴高采烈地往家赶，

159

2024年
2月号

赶着回家吃饺子。走出大概20米远，就听身后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姐姐等一下，等等我。”回头望去，那个叫小生的男孩手里拿着两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气喘吁吁地向我们跑来。“给！”他追上我俩，把两个苹果分别塞进我们的上衣兜里，红着脸跑开了。

我俩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把苹果藏起来。爸妈不让我们要别人的东西，秦叔家的奶奶生病了，应该更需要苹果补充营养，所以更不该要。我俩把家里侦查了一番，最后由我拍板决定，把两个苹果藏在里屋的立柜抽屉里。

“回来了？还挺快。去，洗洗手吃饺子吧！”爸爸和蔼地说。突然好像又想起了什么，问到：“没进秦叔家吧？没要人家的东西吧？”

“没有，没有。”我俩异口同声地回答。

两天过去了，可能是做贼心虚，我俩谁也不敢进里屋，也差不多忘记了藏苹果这件事。苹果熟透后散发出的香气终究还是把我们给出卖了。爸爸闻香发现了苹果，把我们唤过来说了一顿，让我俩快把苹果洗干净吃了。也好也好，这下可以光明正大地吃苹果了。苹果的果肉是黄白色的，又脆又甜，芳香浓郁，以后就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苹果。

凑巧的是，长大后的小生和妹妹读的是同一间大学，做了妹妹的师弟。据他回忆，苹果是从村里的果园摘下带来的，是以红元帅为父本，国光为母本杂交培育出来的红富士，兼具这两个品种的优点，香甜脆还多汁。那天他看到两个陌生的小姐姐来给病重的奶奶送还冒着热气的饺子，心想，这两个小姐姐真好！我也要让他们尝尝我带来

的苹果。看到我们把饺子递给他爸爸后扭头就走，赶紧抓起两个苹果追了出来。

161

2024年
2月号

刘娟

曾任大学讲师、中学教师，在《联合早报》及中国书刊发表散文、小说等题材作品数十篇。

歌台新气象

你看歌台秀吗？

在经过近三年的萧条后，今年，歌台艺人迎来久违了的春天。这个新年，实体歌台秀每天都有好十几场，歌台艺人赶场赶得笑逐颜开。

不常看歌台，也许是因为歌台老大王雷的负面形象，但出席过的几次，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许是社区或联络所举办的活动，表演的歌台艺人也不敢越雷池吧！

2007年由陈子谦执导的电影《881》，让原本只活跃于七月的街头表演形式来个大翻身。电影还曾入围台湾金马奖与美国奥斯卡奖，昔日只在农历七月在街头出现的七月歌台，摇身一变成了上得了厅堂的表演，还有机会进驻剧院，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歌台文化能不能大放异彩还需看艺人们的努力。难道一定要开黄腔粗俗下流吗？难道不能正正经经唱歌表演吗？

就像今天的这个表演，张雄的歌声雄浑有力，陈建彬虽说不久前曾染疫以致失声，但还好已经康复了。许琼芳高龄七十三仍如年轻人般有活力，只是陈明佩话太多了，滔滔不绝地为自己宣传，令人有点反感。皓皓胖了许多，他的歌声不错，亲和力又够，难怪会受欢迎。大家正正经经唱歌讲笑话，没有人开黄腔也没有人乱吃豆腐，乐龄们都看得很开心。

歌台文化，终于要迎来新气象了吗？

歌台被列入文物局第二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的首十个候选名单，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不过有人认为歌台与艺人水平参差不齐，是否适合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新加坡？

因为某些艺人的个人风格，以及内容方面没有很好的把关，有些人觉得歌台太过低俗，在申遗过程会面对更大挑战，比较起其它入围项目，会面对较大劣势，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要申遗成功，当务之急，就是调整内容，留下精髓，以做到雅俗共赏的地步。如果再踏上科技列车，引进LED屏幕，网络直播，让更多年轻人和外国网友也能接触到歌台，那么，歌台申遗成功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期待我国的歌台文化能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163

2024年
2月号

灵犀

退休中学教师。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著有《花雨中的梦》《青春别走》《总有一条路》和《冬恋》。

怀念祖母

祖母是于1907年出生的。婚后，她随祖父从中国福建省安溪县福林村南来新加坡落户。我对祖父母的印象，是从我们居住在杨厝港路七条石的罗弄柏拉达（Lorong Beradab）开始的。

早年，祖父母以务农为生。简陋的木板亚答屋前面有个池塘，用来养殖淡水鱼。屋子右边有一排猪舍和两间寮棚，用来养猪和养鸡鸭。左边有一条延伸在斜坡上的小路，供我们一家人出入。屋后有一块地，用来种植水果和蔬菜。这块地隔着一片草地和一条黄泥路，是我上小学的公立励华学校。

我于1958年入学。从小我就比较瘦弱，印象深刻的，是我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祖母到芭地耕作，总会带上一瓶用红字炼奶冲泡的饮料，在学校下课休息时交给我喝。因此，我经常被同学们取笑。依稀记得我埋怨过祖母，但她并不生气。回想起来，是我不懂得体会祖母的苦心和珍惜她的疼爱。

祖母身材瘦小，她没受过教育，是个传统的农家妇女。她与祖父一共生了四男三女，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祖母颇为重男轻女。头两胎是女孩，排行第二的女儿，即是我的二姑妈，很小就给别人当童养媳。我的三姑，听说她在十多岁时被生锈的铁钉刺穿脚板，感染破伤

风，由于没即时求医而离开了人间。

不过祖母也有同情心，她收养了一个患上严重皮肤病而被父母遗弃的女婴，长大后成了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是长男，自然比较得宠。只是爸爸在年少时，因为家里穷，加上日军入侵，他没读过几年书，也没有一技之长。因此，他只好留在家里殖鱼、养猪和养鸡鸭，也去芭地耕作。

50年代初期，祖父在距离住家大约二公里的惹兰缶窑村顶下一排木板沙厘店铺，共有三间店面。祖父的杂货店在中间，主要是售卖喂养猪和鸡鸭的饲料、各种日常生活食品和用品、各式各样的瓶装汽水和零食。杂货店的左边是理发店，右边是咖啡店。祖父独自看店，也在店里睡觉。每个星期六傍晚，祖父才骑着脚踏车回来和我们团聚，星期天傍晚又回到店里。

经营杂货店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祖母指望二叔和三叔能够学有所成，可以出人头地，特地安排他们早上在公立励华学校念华文；下午到罗弄柏拉达路口的杨厝港小学念英文。后来两人都进入英校念中学，但是没毕业。四叔不喜欢上课，只读了几年书就辍学了。

60年代初期，我读五年级的时候，祖父染病不治，与世长辞。他在世经营杂货店时，经常让村民赊账。根据他在几本簿子留下的记录，有十多个家庭向他赊账。账款从数十元到最多五百余元，总数竟达三千多。在五、六十年代，这可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祖父过世后，爸爸接管杂货店。第一年除夕的前几天，他把十多个家庭所赊欠的总数分别写在一张白纸上，让祖母带着我，依照门牌号码挨家逐户去收账。有几家人

相当明理友善，直接把欠款还清了，有的只还了十块、二十块钱。其他的家庭则以“手头紧，没办法还钱”回应，让我们空走一趟。

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和祖母来到那家赊欠五百余元的经历。抵达时，几条恶犬在铁门内对着我们狂吠。好一会儿，才有一位中年男子慢条斯理地前来应门。他接过纸张看了一下，然后推说他的爸爸已经死了，货不是他拿的，钱不是他欠的，别再来打扰他了。

第二年的除夕，祖母照旧带着我去分纸张收欠款，但是收不到多少钱。她大概明白，祖父过世的日子一久，追讨欠款的希望就会越渺茫。在回家的路上，她用福建话对我说：“我们宁可给人吃，千万不能吃别人（的钱）”。之后，她就放弃追讨欠款了。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是我们的一家之主。家里的钱财和大小事，都由她掌管。祖母总是闲不下来。有时是早上，有时是傍晚，她都会去芭地里种菜、施肥、除野草、捉害虫。她栽种了不少的蔬菜和水果，包括木薯、番薯、羊角豆、茄子、长豆、蕹菜、苋菜、辣椒、酸柑、香蕉和木瓜。

到了收成的日子，祖母就会利用一条扁担挑起两只簸箕，里头装满各种蔬菜、香蕉和木瓜，去附近的马来甘榜，以福建话掺杂马来话沿户叫卖。几角一块的交易，她一趟也能卖十几二十块钱。

70年代初，我完成两年半的国民服役后进入南洋大学念书。由于路途遥远，我只好寄宿在校园里。每个周末回家，祖母都会对我嘘寒问暖，也不忘给我一些零用钱。

还记得我大一考试的成绩不错，祖母知道了喜形于色，关心地问我，毕业后想做什么工？我当时热爱写作，

就顺口回答要当记者。她微笑着说：记者有记（工作）就有吃（薪水），正正当当，很好啊！

有了欠款收不回的经验，爸爸不再让顾客赊账。加上他不太会做买卖，杂货店的生意每况愈下，苦撑了十年左右，爸爸终于放弃了。

祖母却放不下祖父的心血，她自己去看管杂货店。每天早上，她都走大约两公里的路去开店，傍晚再走回家。虽然没有什么生意，祖母就是不肯放弃。

当时的店门，是由一片片相当沉重的木板拼合起来的。开门时必须一片一片地把木板搬到一个角落去，关门时再一片一片地拼合回来，之后才能上锁。整个过程对瘦小的祖母来说可不简单，但是她都亲力亲为，毫无怨言。

80年代初期，有发展商收购了杂货店及其周边的地段，祖母只好结束店里的生意。不久后，政府也征用了住家一带的土地，村民们都陆陆续续地搬走了。祖母也跟随父母亲、未婚的五弟、六弟和七弟，一起搬进后港八巷的组屋。由于年事已高，祖母终于放手，把持家理财的责任交给妈妈。

向来忙碌惯了的祖母，似乎不习惯刻板单调的组屋生活。在1989年，祖母终于仙逝了。祖母虽然一生平平凡凡，但她刻苦耐劳、坚韧不拔、永不言弃的精神，给了我许多的人生启示。

吴振钦

退休人士。喜爱写作，也以吴亮为笔名发表习作。

贪吃与美食

168

新华文学
第10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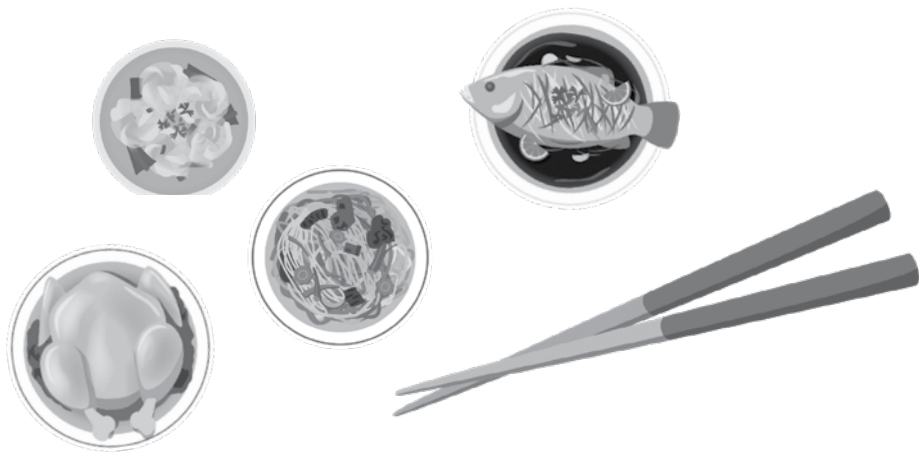
随着疫后社会活动全面开放，不自觉地舒了一口气。虽然开放与否本人的日常轨迹变化不大，心境却云泥有别。仿佛囚徒希冀自由，有时无所谓，弄丢了才知晓其美。吾家小儿哲人一般说道，“也没有什么不同，还不是一日三餐，到点就寝。自由没那么重要，吃饱睡好就行了。”我笑了，“那可不是，虽然都是不出门，我不想出门和被迫不能出门感觉能一样吗！”此话一出突然意识到，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你是快乐还是不爽。

树上春树说：“世界像一锅稀粥，黏糊糊地没有骨骼，无从把握。”细思量这个世界确实就如一锅烹煮之物，置身其中你翻滚来，我煎熬。若有所思也罢，欢欣鼓舞若何，终是被裹挟着无能为力地翻滚。人生的智慧是什么，千般道理万般思绪唯一亘古不变的还得是一切的前提皆为口腹，人生在世谁能不吃饭。



谈到吃饭，虽然吾家小儿不嫌弃我的厨艺，但我心知肚明自己并不高明，吃门道、吃文化更是只能靠出门找专业。一旦学校假期，首先想到的便是带着儿子出去胡吃海塞，家常便饭吃喝有度养出来的肠胃经不起糟践，放纵的代价就是上吐下泻。即便如此依然趋之若鹜，可见人性之贪婪，对于所馋所想毫无节制。满足感是人生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人性就是贪得无厌。正所谓吃了上顿想下顿，再盛大的饕餮盛宴下肚，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字“饿”。

一个吃货所培养出的孩子也不遑多让，既然生养他，就希望他作为人体验到吃的美好。带着儿子一次次尝试，一次次讨论，一次次肯定，对吃的欲望越来越变本加厉。拉起欲望任性的大旗壮胆，贪吃一时爽，不留意挺起了将军肚，没有满腹锦绣，却是一肚子糟粕。控制不住的体重，扛不起折腾的身体，谁又能不焦虑。情伤、坎坷带给人的痛楚其实都没有持久性，好了疮疤忘了痛，或早或晚都是笑谈。唯贪吃之人不能提节食，那煎熬才是一辈子，能打败自己的都是真英雄。



贪吃既是刻在基因里的天使也是恶魔，使我们快乐，更让我们痛苦。古今中外不乏死在吃上的名家名士，瑞典有吃死的国王阿道夫，一次吃下龙虾、鱼子酱、酸菜、烟熏鲑鱼、香槟和一大堆甜品后猝死。我们的诗圣杜甫也不幸死在吃上，消化系统顶不住突然的暴饮暴食崩溃而亡。而赫赫有名的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则是因吃了不熟的肉得旋毛虫病英年早逝。民国文人苏曼殊，更是贪吃到情愿送上性命。在他患上脑病、肠病、肝病时还是不肯亏待嘴巴。医生严禁他贪食，他却偷跑上街大吃特吃，肠胃病加剧而死，是标准“为食亡”的典范。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人性中对吃的贪婪是多么难以克制，即便是高人一筹的名人志士也无以免俗。一边是锦玉满口，一边却毫无自制地放纵，人性之至也。放纵当下和克制欲望往两个极端撕裂着人性，如何做到二者有效平衡才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人生中充满着类似的矛盾和冲突，无时无刻不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一世为人其实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也。人性之最大恶，便是知之，却行之所怠。

吾本胸无大志，此生不舍俗不舍家更不能舍食。美食的诱惑之于我，更包含了外乡客的思乡情。线上线下，时不时清空个购物车。美食、乡味一到手，兴奋到手在抖。只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却让人更加纠结，同一样东西，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似乎都有理有据。吃了若干年的食物竟然无所适从了，但凡如此只能从心而发，喜欢的便是好的，吃就好，莫贪多。吃了不好，总比饿死要好。学会辩证地看问题，事物都是双刃剑不能忽略它的两面性，食物也一样，均衡和节制便好。

美食当然和地域密不能分，一城一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是地道北方人，祖籍山东，食量大，口味重，总觉得浓油赤酱才美味。山东可说是华北中原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而我家乡淄博更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文化之都，是一个有山有水的组群式城市。一说到家乡美食，饺子、煎饼、烧饼、酥锅、黏煮、大肉包，一脑袋的家常菜，再来还有菜馆里大转桌上的九转大肠、砸鱼汤、博山豆腐箱等等。过去的淄博即便有齐长城遗址（比秦长城早三百多年）、东周殉马坑（比兵马俑早二百八十多年）、蹴鞠（2400年前足球起源地）、陶瓷（是世界上最早烧瓷的地方），三千年历史古城又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凡此种种本该是震古烁今，却鲜为人知。而现如今突然因为一道美食“淄博烧烤”名噪全国，引天下食客络绎不绝远道而来了，以一种谁都意想不到的方式火出了圈，可见地域美食之魔力。

说起家乡美食总感叹往事如昨，想当年我是坚决支持父亲的业余爱好，打野兔、钓鱼，都是我家饭桌上的福利，我父亲拿手的兔肉丸子汤那是一绝。到了80年代中国开始禁枪，父亲的枪不得不上交了，我家餐桌上也就少了一样美味。彼时我十来岁正长身体贪吃的时候，母亲曾说我“狗窝里搁不住油饼”，不吃光是决不罢休。父亲则说我，“橡皮肚子，不喜欢的宁可饿瘪，喜欢的绝对撑爆”。都说“半大小子吃垮老子”，姑娘也不遑多让。每当母亲蒸好包子、馒头，未等上菜我已是下肚了七八个，母亲担心地说，“别吃太多，小心撑坏肠胃。”今天类似这些话我对自己的胖儿子也是经常说。

及至长大成人，父亲在我的婚宴上致辞，一个如此沉稳、严肃、内敛的山东汉子竟然潸然泪下。那是我唯

——一次见过父亲流泪，那一时刻美食和亲友一起见证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如果爱需要依托，最典型的便是美食。爱总在父亲为我偷偷藏起的美味里，在母亲的家常便饭里，也藏在小弟不远万里递到我手上的国梁烤鸡里。美食融情，带着情感寄托的美食才如此让人怀念和感动。我们感受到的爱和传达爱的方式，将被我们承袭传播下去。以美食为媒介传播爱，传递幸福，便是这世上最美好的味道。

一个地方幸福度高不高是一个综合指标，但可以肯定最重要还得是吃，若能吃得满足，那便是幸福之地的基础。以此为标准显然作为新加坡人应该是相当幸福，到处都有美食，也到处的美食都有。我家附近邻里商场疫前也曾开了一家山东大包铺，一开始排长队颇为生意兴隆，谁知不多久便偃旗息鼓撤柜了。可以想象南人对北方食物也只尝个新鲜，一旦试过了怎么都不是习惯口味。就比如叻沙、马来面我也喜欢，只是要我天天吃便难受了，心里对大馒头的渴望便如熊熊烈火，甚至是小时候最讨厌的杂粮煎饼在脑海里都成了思而不得的糖蜜。过去祖母常在院中支起大鏊摊煎饼，想煎饼对我来说并非馋美味，实际上就是吃情怀，从小并不爱这一味，咬不动咽不下。如今祖母已经是百多岁老人瑞了，再也未见她摊煎饼。我对这一味的所思所想确实是将人性里的贱表现的淋漓尽致了，常常吃时满心抱怨，如今尝不到了倒成了香饽饽。

都说贪吃之人厨艺好，欲望会变成一种内驱力，精炼厨艺，甚至激发创新。馋念某样美味了，连线妈妈煲个视频粥，在她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做起来，当初怎么也想不到我也能做一个火头军。地方美食被一代一代手把手传承下

去，世上菜品千千万，常吃的也就那几样，这便成了饮食习惯。

一簞食，一瓢饮，既是俗不可耐又是美诗华章。才高八斗贤士圣人，吃上也更加风流。当初孟浩然拂袖怒道，“业已饮，遑恤他。”正吃喝得高兴，其他事靠边。无独有偶，乾隆时期吃货袁牧，以诗成名，他也有同样见地，“在吃喝面前，诗和远方得靠边站。”古人一语道出万民所念，可见这万般人都是一种心思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最是人道悖不得。

美食之重要无需多言，然而如今盛世食客很难想象古人缺衣少食的苦难。古代粮荒的原因不言而喻，生产工具和技术落后，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不幸再加上统治者暴政，天灾人祸，即便辛苦劳作还是缺粮。鲁迅说过，从史书中看到的都是“吃人”二字，一语双关，说蛮荒缺粮，也说制度残暴。天有四殃灾，旱灾、洪灾、蝗灾、食不果腹，饿死者不计其数，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而人作孽尤更甚，战争、杀戮、暴政、人性之恶才是真正的吃人之祸。甚至昧着良心把吃人叫做吃两脚羊，试图减轻自己的罪恶。史实不忍直视，人性忒恶。古往今来，作人祸者终将是历史罪人，被后人唾弃。

粮食危机引发的战乱和朝代的更迭自古皆是，隋文帝时首创迁都就食，亦因急于求成开凿运河运粮，劳民伤财引发民怨沸腾，促成隋亡。即便是来到唐掌天下依然因为缺粮就粮不得不迁都，开元盛世后仍陷入缺粮国灭的魔咒。明崇祯时，大将孙传庭面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和朝内的奸佞专权，内忧外患的绝境不免感叹，“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什么？民心就是粮食。”史书有言，“传庭死而

明亡”，失了民心早晚是要失天下。不仅百姓性命系于口粮之上，统治者的存与亡亦是系与天下百姓口腹之上。

粮也，命也，古今中外莫不如是。虽然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仍然不能摆脱天道。中东战争、两伊战争，都曾造成粮食危机，如今冠病疫情和俄乌战争再次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真是好日子过多了，抑制不住贪婪的心天灾人祸各种搅扰。

草芥小民裹挟于世奔波劳碌，一不能安邦，二不能定国，甚至无力扭转被时代影响的命运，唯有尽本分听天命，在繁忙的工作过后呼朋唤友小酌畅饮，人生也不过如此。兴致所至临窗小憩，香茶一盏悠闲地品咂美好时光，日复一日维护这习惯又安逸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也不过如此。抛却虚无华美的梦想，只专注简单基本的日常，遭时代车轮碾压也好，被时代车轮带动也罢，顺势而为是妥协也是智慧。

人之老矣，生活中渐渐只剩下开门三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偶尔坚持一下无关紧要的品味和爱好，生活虽然乏善可陈却能享衣食无缺亲友相依的小幸福。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会在无法言喻的心态情绪里翻腾，又终将在时间轴上来了又去，此时此刻才是你所拥有的一切。你要说人生复杂，要说人生简单皆可，关键看你怎么想如何过。但有一点不会变，唯吃得饱穿得暖才会有闲情逸致去品味生活里的美。

无论如何人生都是过一天少一天，三省吾身、放纵不羁都好，最重要的还在人生临场发挥的可行性。怪只怪我们都会有一个早晚要腐败的肉体，最后只能缴械。囫囵吞枣的人生品不到味道，过度咀嚼也会滋味尽失，只剩苦涩。

人生大道在于懂得去繁就简，千辐之轮源于一轴，简单的才好克制才能长久，正所谓细水长流。激流的青春已过，不如在未来有限的时间里把复杂的人生过得再简单些，眼下守着的两样其实都是宝。

雨落天围炉涮锅，斜阳下起火烧烤。风吹云动时，水波荡月影，禅意十足，悠闲的人生或许是步入老年后最向往的幸福。华服、香车、美酒、佳肴，更是处处透露着得意和满足。景以及看景的心情，食以及吃食的愉悦。柳絮随风，桃花映水，鸟栖高枝，鸭浮碧江。只此人间，无所逃于天地，顺水而行。美食和爱一样不可辜负，餐桌上总是弥漫着满足和治愈的味道。皆言人生苦短，苦则苦矣，短则短矣，能得此美食之欢，幸甚！

陈冬梅

中国国籍，现居新加坡。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大部分文章主要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明日报》及其他报刊杂志。

丘的联想

古人爱莲，而我独爱丘。爱丘，缘她不像高耸的大山，高山仰止，道貌岸然，严肃不可亲近。她不像大海，诡异多变，莫测高深，令人望而生畏。而她，永远敞开胸怀，张开双臂，无任欢迎接纳男女老少，各色人种。你可随意踩踏她的身躯，肆无忌惮在她坦荡的怀抱里徜徉；无拘无束，尽情挥洒，载歌载舞。千花万草在宽容大度下吸着源源不绝的养分，又神奇美妙地绽放出动人心弦，摄魂摄魄的色彩，多疗愈，多美好！观之，赏心悦目，心境平静，祥和。

住家附近就有一小丘。沿着铺好的小石阶向上走，若要练脚力，可踩着草地向上爬。不久，开阔平坦的跑道沿着山坡蜿蜒而上，所有的车子都被拒之坡外。因而，只有鸟鸣虫声，蜂飞蝶舞。边走边看，视野慢慢开阔。如若早晨，清晨的阳光从饱经风霜的古树洒下缕缕柔光，笔直挺拔的老树潇潇洒洒在晨风中摆动俊俏的枝桠迎接早起的鸟儿。清新舒畅的空气如影随行伴在左右，不离不弃。

山丘不难走，绕行也就两三圈。来到高处，有一平地，栽花种草。有设备齐全的运动设施，也有小孩的玩乐场。早起的人儿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走完一圈又一圈。常见一位印度大叔，风雨不改，双手托天，沿着

山坡爬上爬下。据他说，天天以两百次为度，不达标不罢休。还有，那位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只要天气好，日日必拄一拐杖，从山坡下的住家走到坡顶，坐了个把钟后，又再下坡。

走累了，选一棵树坐下；有时树上会徐徐飘下些许棉絮，捡起看时，惊喜是团棉花，原来就坐在木棉树下。

沿石级往下走，有一马来市集，售卖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鱼肉虾蟹，五颜六色的蔬果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间中也有几家华人摊贩，大家挤在一起做生意，看似杂乱无章，其实却是乱中有序。在这里，意外发现久违的板豆腐，而一大把两元钱翠绿欲滴的韭菜就乖乖躺在一角落。抱回家后，接下来几天，餐桌上是天天韭菜饺子、韭菜粿，遗憾的是无法炒出当年老妈那一道令家人念念不忘、齿颊留香、价廉物美的猪血炒韭菜。

逛完市集，来到一条长长窄窄的巷子，间隔成一间一间小铺子。每间铺子售卖各家独特的产品。毛线纽扣、时钟手表、衣衫服饰等等应有尽有。异族同胞的拉茶店就有好几间，姜奶茶就不必说了，各家有各自的配方。当然，新鲜老姜洗净后捣碎熬出来的姜水是上选。如果平日脾虚胃寒，一杯下肚，暖乎乎甜滋滋的从喉咙直达下焦，立即手脚暖和，精力充沛。

丘上丘下，两幅迥然不同的风景和生活面貌。丘上郁郁葱葱，鸟语花香，平静，安详且舒畅，感受生活的静美；丘下，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人来人往，感受生命的律动。

对丘，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爱恋。因为丘，让人想到广袤无尽的草原，不惧风雨的古树，勃勃生机的朝阳，漫天

金光闪闪非常浪漫的夕阳。当然，绝不会忘记成堆成堆，
带着晶莹剔透露珠，铺在丘身上的片片落花。

178

新华文学
第100期

梅 铃

本名辜楚霞，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70年代开始文艺创作。著有《秋风
萧瑟萌南洋》等八本集子和一本合集。

这样活着不“累”吗？

丘

知

最近看到余华写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焦虑？》。他说“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我似乎认同他的说法。我觉得我们人真的很奇怪。自己感到不愉快的时候，还继续听悲伤的歌曲，看一些难过的电视节目。有空的时候，总是想跟同类的朋友交谈一些彼此经历过多惨的事，越谈就越有劲，好像听到朋友和自己一样或是更惨的时候，就能让自己安心。我们什么都要作比较，就连“谁比较惨”这种事也可以拿来作比较。

人为什么那么“累”？就是因为什么都要比较。小的时候比成绩，大的时候比房子、车子、收入等等，老的时候比比看谁会先死。

人会“累”也是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自己会给自己算命，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自己吓自己，杞人忧天。这样过度焦虑也会让一个人很“累”。这些心灵上的累，导致人体过度内耗，所以会容易患上病。

每当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大部分的人就会怨天尤人；有些人还会跟自己辩论是否是因为自己命运多舛才会导致自己屡次经历不好的事情。有时候人一旦落到了人生低谷的时候就胡思乱想，自问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今生今世才如此命苦。人要是没有意志就容易表现出悲观的心情，不久就会崩溃。因此现在的社会出现了很多忧郁症患者。

179

2024年
2月号

人可以接受一两次的挫折、失望、悲伤的事情。但是当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历不愉快的事情，心会很“累”。每天一起床，眉头自然就皱起来，心情重新开始沉重起来。久了这样的自己成为稀松平常了。有时候遇到什么快乐的事情时，有些人会担忧下一个坏事就快来临了，而不是享受快乐的时光；有些人会无动于衷，或是根本都不懂得怎么样快乐起来。要是有一天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话，那才是稀奇的事。这样活着不“累”吗？

现在，在任何书店里都可以很容易找到许多有关如何让自己快乐之类的心灵鸡汤，而且这些书有华文版、英文版、德语版、日语版等等。这代表在这个世界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面临着一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懂得如何放过自己，让自己快乐地生活的问题。

每一个人的一生所经历过的事，也许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但是我们也能以苦为乐。有这样阿Q精神，我们也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活，不一定要跟着大众的脚步一样追逐名利，然后一直在喊“累”。要学会放过自己，要自己认可自己，而不是期望别人的认可。过好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让别人告诉你如何过好你自己的生活，也不要尝试去过别人的生活。让自己属于自己，就会不那么累。

丘 如

本名邱素汾，文学爱好者。



新华文学100

现在 诗歌

河水山火 · 死地重生

是天灾抑或人祸
至今仍旧是岛国最大的悬案
但那天凤凰确实飞过
浴火后让杂乱简陋的住房彻彻底底重生

Bukit是山Ho Swee是一名有钱的商人
但那个年代据山建屋的都是贫民
最缺就是山的名字——河水

1961年5月25日晴，哈芝节
祝融掐指一算选在消防员都放假的松懈
从甘榜中峇鲁苦难的日子开始煽风点火
配合沿路的亚答屋和廉价煤油
燃放了一场全新加坡都看得到的浓烟

警察消防员英国皇家军队气急败坏
可怜消防栓水压低到榨不出油水
贫民窟道路窄得只剩穷苦过得去
灾民拦截消防员先抢救自私
所有你想得到跟想不到的都在火患中炸开

七个小时的悲哀与绚烂
2800所房屋不堪煎熬
1万6000人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家
于是学校被临时征用守护灾民
学生工人商家歌星热烈筹集感动
捐钱捐衣服捐食物捐助明天

一把火烧掉了缺水缺电缺卫生的河水山们
留下一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韧
契机从危机烧剩的沃土中滋长
四个月后的9月23日
五座组屋在原地重新盛开
兑现了国家的承诺

一场灾难意外成就
建屋发展局初成立的最大型典范
助攻改良信托局华丽变身
原本不喜欢组屋的旧观念被烧成灰
锻造现代组屋新镇的未来风景

河水山历史除了郑河水
从此与另一座林金山挂钩
开启岛国半个多世纪最成功的住房梦

是天灾抑或人祸
至今仍旧是岛国最大的悬案
但那天凤凰确实飞过
浴火后让杂乱简陋的住房彻彻底底重生

郑景祥

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写诗也写散文。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全国诗歌创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等。著有诗集《三十三间》及散文集《忘了下山》。

街戏 · 戏子

龙
永
华

棚架撑起戏台

街口风光夺目

号角吹奏热闹

昼夜剧目轮番悲喜交集

台下流动小贩各演生活神采

椅子排成稿纸

一方格一观众

表情是文字

锣鼓声招徕的缘

路人蚁动聚散匆匆

戏服舞动金光灿烂

裹身袍里荡漾水袖传情

一瞟眼神回应关目

独有的唱腔在心田开花

台步丈量舞台周边

虎度门一进出，一变身

角色跑马灯的转

十年又十年的功架苦练

台下喝彩才是成果的回报

戏子醉心与掌声共老

185

2024年
2月号

龙永华

2020年获中国香港首届紫荆花诗歌优秀奖，2014年获中国·武陵“德孝廉”小小说全国征文大奖赛三等奖，90年代获第五届金狮奖文学创作比赛小说佳作奖。著有短篇小说《不关猴票的二三事》和诗集《月光隧道》。

回望与微悟

山坡上一棵树

湖边，山坡上一棵树
开着几朵白色的花
残阳里
像一个伤心的人

像一个悔恨的人
像一个寂寞的人
像一个无助的人

走过那棵树
我总想着这些

皆因多年以前
那棵树下
曾生成一个该有结局
却没有结局的
爱情故事

画面

一群人
一起跃入
并且奋泳于
一条河
目标是彼岸

共同经历
浪的凶暴
水的凛
风的冷

载浮载沉
终于上岸
发现鬓发已白
体力渐衰

河水依旧急速奔流
岸边伫立
欣慰于自己的存活
伤感于一些悲剧的发生

常常想象
如是一组画面
在日落时分
在孤独的书房

读你的诗集 ——给G

黄昏偶读诗
读你的诗集

许多美好的诗句
让我感动，欣喜

却又伤感地想起
你已在火光中远去

暮色苍茫，窗外
哪一颗尘土里有你？

如果

如果没有秋天
岁月将显得单调
如果没有枫叶
满山遍野地燃烧
秋天会逊色不少

同行者

活得够久了
就会感觉
身边仿佛有一个
看不见的
令人讨厌的同行者
许多不愉快的或者痛苦的事
仿佛，都是它惹的祸

黄兴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金牌奖）。主要写诗、散文和闪小说。著有诗集《风筝季》《细雨燕子图》《看见》和散文集《音乐雨》等。

舌尖爬满的余香

—— 酸甜苦辣的小红点，列印味蕾的落地签

元

花

海南仔炒粿条

在大火上翻炒日子

镬气

等一枚

蛤

张开日出新鲜的嘴

竣源鱼之家

汤头远比日子鲜美

绞肉在浑圆的粉条中散开

一只马鲛鱼

还在旅客最后的一口

喊着鲜啊鲜啊的汤水中游泳

189

2024年
2月号

天天海南鸡饭

白斩鸡的肉身已非土生
土长。香米有暹罗的根性
辣椒、蒜蓉，不会再有人在意它过埠的身世
借助祖先南来的名字
我们续写自己的姓氏

桐记牛肉面

撇不开生活的奴性
饕客尝鲜的舌根在软烂和嚼劲之间度过
咽下口的赞美，酸菜增添了风味和细节
老板扎稳脚下之根
一手煮烂日子的蛮力

驰名香脆咖喱卜

油锅烫熟的表皮

尽现在嘴角一层一层香脆的笑意

语境的内馅

咖喱马铃薯、黑胡椒鸡肉

拥挤如一只一只列队的沙丁鱼

健柏中峇鲁水粿

爆香的菜脯在米浆上跳舞

现蒸的口感

早晨的饥饿适合一家子外带和内用

至于芝麻

不再是卡在齿缝那一般一般小事

松发肉骨茶

古早的手推车把肉香推入商场
已听不见沿街叫卖的喧嚣
老主顾习惯先饮下一杯茶的时间，再下单
星马一家的秘方
药膳熬出一衣带水的同源味

豪华罗杂

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到黄埔通道
汗水和血泪是难混合的
特调酱汁是父辈留下的祖传口水
薤菜豆芽黄瓜沙葛黄梨，油条对上皮蛋
生活不是口中简单的水果与蔬菜的区分

注：

米其林必比登推荐新加坡小贩摊位榜单，笔者尝鲜其中八道平价美味，
以五行诗提味，烹煮入选摊贩获奖的喜悦。

无花

七字辈，游居于新山与新加坡。诗作散见于马新各大报刊，著有诗集《背光》。

踏上时光机器

(外一首)

陈

安

踏上时光机器
在倒退的时光路上
前面的景物模糊不清
依稀还记得昔日的情景
唐城坊还没露面
豆腐街从废墟中再现原形
不知何时
童年的玩伴
走出来向我挥手
我们走进失修的后巷
玩失传已久的石弹子
大水沟还在
一群赤身裸体的稚童
在尽情地嬉水
我无法控制流逝的时光
睁开惺忪的双眼
发现自己已回到现实
坐在镜子前面
看到镜中
是谁把我头上的乌发
染成一片灰白

193

2024年
2月号

岁月

是谁在我的俊脸上
划下一道又一道皱纹
无情的岁月
悄悄带走我的青春
身边一群好友
一个接一个相继离去
发黄的相簿
留下我一生的历史
让我看到失去的童年
让我看到成长的奋斗历程
原来我也曾在职场上
绽放过辉煌的光芒

194

——
新华文学
第100期

陈 安

退休教师，著有杂文集《冷眼看人生》和《长话短说集》。

涨的声浪

凌
江
月

时至今日物价高涨

冲刺在生活线上

生活费逐日升高

越涨越烈的趋势

陷入水深火热困境

气候变暖

已在感受酷热气温高涨

热浪来袭

爆热气温升高

已达37度高点

全球极端气象持续

怎不叫人忧心忡忡

在涨的声浪里怅惘

海平面上升

水位高涨海浪冲击

陆地必将沉没

即将到来的种种频危迹象

几番狂风大浪即可淹没世界一隅

195

2024年
2月号

凌江月

本名彭瑞莲，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诗与散文曾多次获奖。著有散文集《迷离两树间》、散文诗集《文字花径》、诗集《时光之外》《凌江月中英双语诗选》和《凌江月小说选》。

依
凌

访狮城

日间热风燥动
夜让城市安宁
躺在海风的小岛
原是小红点的骄傲

一头狮子蹲在海上
汹涌回声在口中吼叫
用征服人们的眼睛
吐出银鱼跃入海城

岸上喧嚣俯瞰天空与大海
疑在窥探狮城的文明
奔向螺旋桥的怀抱
壮观美景惊艳他城

徒步海湾花园
万代兰向我微笑
“阿凡达”入住云雾森林
奇异世界2023是主题

196

——
新华文学
第100期

行驶在半空的28辆单层巴士
是蓝天包裹的大眼睛
一只顶在半空的轮船
听说是世界最贵的酒店

爸爸说星耀樟宜是景点
弟弟爱动物园看猩猩
妈妈话牛车水肉干香又甜
我喜到乌节路去shopping

你伴爱侣撑着小伞
他携老伴与儿孙
从遥远的他方赶来
踏上防疫措施解除的旅程

197

2024年
2月号

依 凌

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六弦情》六人合集，《四海童诗合集》及《四海排句选》合集。

邵

璐

生活纪事

都是生活中一些
莫名心动的瞬间
就有云一样的飞绪
静静，从心底升起
你不知它们将要归去何处
于是随手用方块字打成结
轻轻，系在柔软的时光里
悄悄，藏在不被发现的时间线

198

新华文学
第100期

生活纪事，记录过往
或许要到多年以后
当记忆化水，遗忘成海
当曾经疲于奔命的忙碌
成为津津乐道的谈资
那些时光里的文字结
就会变成温暖星光
在垂暮的天空闪闪发亮

邵 璐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五月诗社秘书，随笔南洋网联合创办人。著有诗集《时间，一条美丽的河》《追随河流的方向》《听见海的声音》等，文集《爱在他乡》《那年春天，那年秋天》《金禧缤纷》等。

渔港的晚上

王

峰

“没有历史会停留，”简·莫里斯说。

这是一个流散成为宿命之处。

一个无人漫步的渔港

无船，也无船上的舞步。

鱼尾狮望向随时要离开的远方，单程

旅客。它半截身子如神话仍陷浪中。

一艘慢船去中国？这样华丽的浪费，

在蒸气船吹响号角的时候。

无论快慢，那艘船都已驶入遗忘，无名

是遗忘的名字。

流浪者须乘坐东西线的地铁

在终点站的樟宜机场去兑换一张

过期的通票。

这让人想起十九世纪的迈阿密城

同时充满庸俗和机遇

共存如拉斯维加斯和耶路撒冷。

当花园之城落下最后一瓣白兰，

被沉默之声在浪中重现。

街头艺术家开始用海苔味的口音

重新吟唱鲍伯狄伦的歌词。

199

2024年
2月号

在街头少见的烟头，重新点燃了
新一代人的忧愁。继续弥漫。

再来一根吗？我们最后的香烟。

在唯神学为盛的真空中，
这个城市被某种如海雾浓厚
的阴郁所包围着。

“热带的阴郁”——

新加坡已不再是后现代的景观。

叫卖的嗷呖郎，

旁遮比的香水商，华人家庭的英校生，
手臂纹龙的马来人，骑着摩托一闪而过。

在某个时刻，他们看向太平洋。

海平线闪烁暧昧的信号，一场熵之幻景。

跨过不同的时区，LED灯塔从一个岛屿
来到另一个，喘息着。

你相信吗？总有人在夜里醒着，或在清晨睡去。

历史流出了拉柏多公园的石缝，圣淘沙的珊瑚，
然后被孩童拾起，放入精致的玻璃小窗，
并蚀刻一个年份，四位数字。

在新加坡，一个渔港的晚上，
我和来自所有世界的陌生人一齐举杯，
祝贺最后的渔民和他们今晚的收获：
沙巴鱼啊，还是沙巴。
身后唯一新鲜的啤酒，伴随
这个城市在黑暗中冒泡呼吸着。
哦，船长啊，我的船长，今晚看来，
我们都会失眠了。

201

2024年
2月号

王 峰

武汉人，瑶族，现居新加坡。诗歌、小说作品散见于《青岛文学》《青春》、台湾《葡萄园》诗刊、《中华日报》副刊及香港《声韵诗刊》。本科毕业于美国莱斯大学纯艺术及艺术史双专业，硕士毕业于加州艺术学院艺术批评专业，博士就读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艺术全奖博士。

赤道，岛，游魂

在虫鸟永寿的海岛上
我穿梭深深的黑夜
穿梭巨树的陌生
夜仿佛永不止息
以致我在湿热的沉默中
想起黄土地
龟裂的沉默
灼热的干燥
烈日晴好
白昼永无止息
我尽量深情地思念
赤足与陆地的亲密
好装作它是我的家乡
装作黄土地是我的生母
永眠的泥土
一个深沉的拥抱把我包裹
旅途的上一站
我把家安在
黄土永昼的沉默里

行走
惟有行走
如同白昼，如同黑夜
我永不止息

203

2024年
2 月 号

2024 年

汉族，留学新加坡的华北人。

畅叙人间过往

忘了惊恐和焦虑
我学会了蔑视和憎恨
腐败经过一番打扮
存心遮丑

没有疆界的闲聊天南地北
笑看混界里人兽表演
我厌恶与小丑议论
他们只会扼杀我精神上的才能

世界逆向而转
讯息只是无聊的启示
当腥风吹起阵阵涟漪
既然我已无法丈量善与恶的距离
何苦白费唇舌去郑重评判

病毒在瞬间即可吞噬无数人命
地震瞬息也可毁灭整个城镇
大国与大国的对抗
就亮出核武化武导弹的强势
小国的政棍们
就用谣言诬陷阴谋来争权夺利

在人兽困界的搏斗中
我看到自私和狭隘
何必剖析诽谤者玩弄的心机
正义之拳何时出手拿捏住公正

我走过黑暗的路
仇恨凝结于吾人之眼
很想砸碎沙文色镜
跨越廿一世纪政治疑云

在世界的嘈杂声中
有我忧郁的喧响
有我为忧思的苦恼
而未来，未来啊
我将以坚毅的心灵把生活承载

205

2024年
2月号

林 冲

马来西亚槟城人，1968年锺灵国中毕业，负笈马大工程，曾任高等数学讲师，作品散见于台湾诗刊和本地报章。著有诗集《大风起兮》。

(苏
荣超
非律宾)

独白

(一)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脱落一地的月光早已黯淡
短了半截的夜
也只能沉默控诉着黑暗

不要问我将去何方
失去理想的日子
看不到未来
路径的拐弯处
剩下锁着文明的悲哀

不要问我是谁

206

新华文学
第100期

(二)

天空开始明亮
丑陋却依然伫留
你美而粗暴艳而媚惑
吸引了众多异样的目光

唯美的束缚

当繁星聚了又散
夏季瞬间便入冬
雪花纷飞 人间的温情
点点融化

冷，自颈线反复弥漫

苏荣超

207

2024年
2月号

出生于香港。童年移居菲律宾。毕业于菲律宾圣道汤玛斯大学。现任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理事、菲律宾千岛诗社副社长，并于菲律宾《世界日报》文艺版撰写专栏《网络人生》。著有诗文集《都市情缘》和散文集《遗失》。

扔

他躺在病床上
虚弱但喋喋不休
一位老人闪现，打断他
“身体太沉，遗言太多，得扔”

扔掉西装、领带和白手套
扔掉口罩、眼镜和假发
他默默潜进自己的身体

他在肺室清理烟垢
扔掉压抑、憋屈和哮喘
他打开心房，把朝露和阳光请进来
扔掉阴暗、冷漠和孤寂

在耳际，他扔掉流言和噪音
在嘴角，他扔掉谎言和食欲
他扎进脑海，扔掉鲜花和掌声
扔掉金币和勋章
他甚至把名字抛到脑后

身体的包裹
只留下健康、快乐和爱

病床一点一点散架，隐退
他感觉肋间长出双翅

209

2024年
2月号

殷贤华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在《人民日报》《作家文摘》《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四川文学》《短篇小说》《小说月刊》《故事会》以及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华文学》《越南华文文学》等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3400余件，有200余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读者》等文摘类纸媒转载。

注意

“前方正在施工
请绕道行驶”

醒目的字眼在标语牌上跳动
提示我注意安全

挖掘机在轰鸣。巨大的声响
有一部分，来自我的身体

被闲置的理想，年久失修
说过的誓言，一句句生锈

民工们专注的神情、忙碌的身影
让我的自尊显得多余

尘土被迫扬起，漫卷成呛人的迷雾
走了多年的路，还是没看清楚

同一条路，在不同的时间走过
就变成了不同的路

当我绕过一段路
就有一段路，总也绕不过去

211

2024年
2月号

左 军

现住浙江省遂昌县。曾在《西部》《诗选刊》《牡丹》《躬耕》《大观》《散文诗》《知识窗》《做人与处世》《思维与智慧》《东方少年》《人民司法·天平》《贵州作家》《浙江诗人》《精神文明报》等刊物发表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偶有获奖。

出师

石头总是沉默的
而人，总喜欢喧嚣

拜一块石头为师
需要达到一种境界

当石头在我们眼里
成为一尊佛，或者一块碑
此时，我们便可以自立门户
这一切，与功成名就无关

212

新华文学
第100期

李明聪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散文学会、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绿洲心海》等作品集8部，诗歌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星星》《绿风》等刊物。



新华文学100

现在 小说

第三春

214

新华文学
第100期

在东海岸附近有一条欧南步行道，路边有一排大大小小的花圃。这些花圃是由民众联络所管理，交给附近一些退休人士打理的。每个花圃都有编号，其中101号由78岁的石头伯打理，他太太已经离世，儿子去了澳洲；102号由76岁的翠花阿嬷打理，她先生已经离世，女儿在美国。他们都是独居老人，衣食无忧，来打理花圃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因为一个人在家感觉孤独。

通常，每天太阳快落山时，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各自的花圃种花浇水。但是不知何时开始，他们一大早就来到花圃，一起聊天、一起早餐，开心地度过一天。不过有时候也会吵一吵。

这天早上，他们的争执声在花圃中响起。

“你看看你的花圃，草都长得这么高，怎么能这样！”翠花阿嬷拿着铲子，不满地说道。

“这是我的花圃，我怎么管理它是我的事情。”石头伯不屑一顾地回答。

“你这个自私鬼，你不用照顾好你的花圃吗？这会影响到其他人。”翠花阿嬷撅起了嘴，摆出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影响其他人？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又在说些什么？”石头伯横了翠花阿嬷一眼。

“你就是不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这个世界会变得一片混乱。”翠花阿嬷显然很不满意石头伯的态度。

“那好吧，我会修剪草地，但不是因为你说的，而是因为我自己想要这么做。”石头伯终于妥协了。

翠花阿嬷微笑着点了点头，这两个老人都很固执，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彼此之间需要互相照顾和理解。

他们开始忙碌起来，打理自己的花圃。石头伯用锄头锄地，翠花阿嬷则在花圃里摆弄着自己的花盆。这个小花圃看上去非常美丽，花儿在阳光下灿烂地绽放着。

工作了一会儿，他们就忘了之前的争执，快乐地聊着天，这个小花圃看上去更加美好。突然，石头伯开始觉得身体有些不适，他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他感觉自己的胸口很紧，好像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他。不一会儿，石头伯感到有些晕眩，伴随着一股剧烈的头痛，他陡然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上。翠花阿嬷惊慌失措地跑到他身边，拍着他的脸，喊着：“石头，石头，快醒醒！”但石头伯已经失去了意识。

翠花阿嬷焦急地拨打了急救电话，然后拿出自己的手绢，为石头伯擦拭额头上的汗水。她在不停地祈祷，希望石头伯能够尽快恢复意识。

救护车到达，翠花阿嬷跟着石头伯一起上了车。在车上，翠花阿嬷不停地安慰石头伯，告诉他一切都会没事的，虽然在旁人看来，这些都是她的自言自语。

到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医生告诉翠花阿嬷，石头伯的情况很严重，他已经出现了心脏病发作的症状，需要尽快接受治疗。

翠花阿嬷十分担心，她知道石头伯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从未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她在医院外等了整整一天，直到医生告诉她，石头伯已经稳定下来，并能够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当翠花阿嬷进入病房时，她看到石头伯还在床上躺着，面色苍白，但已经清醒了。他微笑着向翠花阿嬷挥手，表示自己已经好多了。

翠花阿嬷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她感到十分庆幸，因为石头伯已经度过了这个危险的关口。

随后的几天，翠花阿嬷照顾着石头伯，她为他买了燕窝和人参，做了一些清淡的汤，帮他恢复身体。石头伯非常感激翠花阿嬷的照顾，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好心的朋友。

这天，翠花阿嬷又来医院看望石头伯，她坐在石头伯床边，拿起医生给的药品说明书，仔细地读着。

“这个药是要吃多久的？”翠花阿嬷问道。

“医生说要吃一周，每天早晚各一次。”石头伯回答道。

“这么长时间啊，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别再出什么事了。”翠花阿嬷轻轻地拍了拍石头伯的手。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你，翠花。”石头伯的声音很柔和。

“这是我应该做的。”翠花阿嬷微笑着。

接着，他们开始聊天，谈论着过去的事情。他们说起各自的的孩子和孙子，以及过去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发现有很多共同点，都喜欢种花养草，都热爱大自然。他们还发现自己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比如音乐、文学和旅行。

“你知道吗？我以前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城南旧事》，你读过吗？”石头伯问道。

“没有，不过听起来很有意思。”翠花阿嬷回答道。

“下次我给你借来看看，一起聊聊。”石头伯说。

“好啊，那我也给你推荐一本书，叫《野火集》，很不错的一本诗集。”翠花阿嬷说。

“好的，下次我也看看。”石头伯笑着说。

他们聊了很久，时间过得很快。翠花阿嬷看到石头伯的眼睛有些累了，就帮他准备好了药，让他早点休息。

“明天早上我来给你送早饭，再吃点清淡的东西哦。”翠花阿嬷说。

“好的，我等着你的早饭。”石头伯笑着说。

翠花阿嬷离开了病房往家里走去，她感觉自己非常幸福。她现在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有人可以相互照顾和关心。她感到助人的快乐，在耄耋之年还可以拥有这样的友谊。

两天后，石头伯在翠花阿嬷的精心照料下，终于康复出院了。他踏出医院大门，阳光普照，心情格外愉悦。他回头看了一眼医院大楼，感慨万分：“人生真是一场旅程啊，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没错，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翠花阿嬷也走到他身旁，轻声说道。

“对啊，我一直觉得生命就像是一场不断前行的旅程，每一个路口都有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有不同的结果。”石头伯深有感触地说道。

“是啊，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做出最好的选择。”翠花阿嬷附和道。

“你说得对，而现在我最好的选择就是回家休息，再次感谢你的照顾，我真的很幸运能有你这样的朋友。”石头伯感激地说道。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朋友之间的互助，你也曾经帮过我。好了，回家好好休息吧，别忘了按时吃药。”翠花阿嬷笑着送别石头伯。

石头伯慢慢地踏上了回家的路。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感动，他再次深深地体会到了友情的珍贵和重要。他回想起和翠花阿嬷之间的点点滴滴，感觉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好朋友。他发誓，他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报翠花阿嬷的关心和照顾。

回到家中，石头伯感觉非常舒服，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感觉自己的身体再次重新充满了活力。他静静地躺着，回想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回忆着那些美好的时光，同时也思考着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他感慨着人生的无常和变幻，但是他也坚信着，只要自己充满了信心和勇气，他一定能够走出一条美好的夕阳之路。

这天是翠花阿嬷的76岁生日，石头伯起了个大早，订了生日蛋糕，从保险箱里取出一副祖传的翡翠手镯，准备给翠花阿嬷一个惊喜。可是他在花圃左等右等却不见翠花阿嬷出现。石头伯急忙拨打了翠花阿嬷的电话，但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他开始感到不安，心里不禁想到翠花阿嬷可能出了什么事情。

他无法再等待，于是提着生日蛋糕离开了花圃，前往翠花阿嬷的家。

到达翠花阿嬷的家门口时，石头伯敲了敲门，但没有人回应。他又按了一遍门铃，仍然没有人出来。他开始感到

十分紧张，心里暗暗祈祷翠花阿嬷没有出什么事。他赶紧使用他们相互交换的钥匙打开门锁。他轻轻地推开门，发现厨房的门开着。他走进厨房，发现翠花阿嬷躺在地上。灶台上，电饭锅的指示灯还亮着。石头伯叫了几声，没有反应，他赶紧打急救车电话，并在电话中报告了翠花阿嬷的情况。

在等待急救车的当儿，石头伯心里一直在祈祷着翠花阿嬷平安无事。但现实却如此无情，他不禁感到一阵难以承受的悲痛。他走到翠花阿嬷身边，轻轻地摸了摸她的手，只感觉到冰冷和无力。

急救车到达了，医生们快速检查了翠花阿嬷的身体，无奈地宣布了她的死亡时间。

石头伯握着生日蛋糕盒子的手开始颤抖，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他无助地站在那里，仿佛世界在这一刻停滞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如何面对这个失去了翠花的世界。他想到了翠花阿嬷对他的照顾和关怀，想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想到自己该为她做点什么，为她送行。他拿出了那副祖传的翡翠手镯，轻轻地戴在翠花阿嬷的手腕上。他感受到了那股永恒的情感和珍贵的回忆。他捧起翠花阿嬷的手，在她的耳边轻声说着：“谢谢你，我的好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

送别了翠花阿嬷，石头伯觉得类似的情况对于独居老人仍然不可避免会再次发生，他深刻地认识到独居老人面临的困境。为了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他决定采取行动。他前往当地的民众联络所，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和支持。

在民众联络所，石头伯与工作人员谈论了他的想法，他提出了建立一个邻里网络的想法，以帮助独居老

人。工作人员非常支持他的想法，并向他提供了一些建议和指导。

石头伯回到了自己的社区，开始与邻居们谈论这个想法。他解释了他的计划，以及他们如何可以帮助保护和照顾独居老人。邻居们也非常支持他的想法，并表示他们愿意加入这个邻里网络。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邻里网络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建立了一个通讯录，包括所有的独居老人和他们的联系信息。他们还定期进行社区巡逻，检查所有的老人是否需要帮助或照顾。

邻里网络的成员们还定期拜访这些独居老人，与他们聊天，为他们提供陪伴和支持。他们还会定期检查他们的生活环境，确保他们的居住条件符合安全标准。

这个邻里网络的成立对于整个社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他们不仅帮助保护了独居老人的生命和安全，还增加了社区的凝聚力和社交联系。通过邻里网络的建立，社区变得更加关爱和温暖，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社区的力量和影响。

邻里网络的成功让石头伯有了成就感，现在，他除了去照顾自己和翠花阿嬷留下来的花圃，还经常去访问周围的独居老人们，他要求自己每天至少步行一万步。他觉得关心别人会让自己有充实感，他认为这是他真正的“第三春”。

黄 强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作品散见于本地和中国的报章、杂志。

苍央卓玛

“你和别的女孩不一样。”

嘉文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埋头解答一道数学题。
“哪里不一样？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说完这句话嘉文已经离开了自修室，更准确地说，她离开了我们。自从那个彩霞满天的傍晚她说过这句话，就再没有出现。好像她从来没有来过一样。生活平静而无趣。

临近大学毕业，我去了一趟拉萨，在布达拉宫前长长的台阶上一个僧人忽然站在我的面前，双手合十念着什么，我从来没有学过藏语，但是我听得懂他说的是什么。我惊慌起来，飞快地跑下台阶，回头看到他正站在转经筒的下面，太阳的光辉映出了他的轮廓。

我执意地离开了布达拉宫，虽然一到达拉萨就有一种异样亲切的感觉，仿佛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我却不想在这里过度停留。我需要一个人的旅行，有一种力量告诉我向东南方向行进。反复研究地图，我最后决定去林芝，我脑子中反反复复出现那个僧人，以及他念的那些经文。从拉萨坐上了长途汽车，汽车顺着拉萨河谷一路向东，海拔渐走渐高，沿途出现一条异常美丽的河流，司机说它是雅鲁藏布江的一条支流。他们藏语称河为“曲”，称湖为“错”。这是尼洋河，藏人就叫它为尼洋曲。米拉山就横亘在拉萨曲与尼洋曲之间。

221

2024年
2月号

米拉山的中间隐隐约约能看见一个院子，外面围了高高的围墙，旺钦顿堆——我在唐卡上看到过他高大伟岸的身躯，黝黑的面庞上一双鹰一样的直勾勾的眼睛，正向着我们这辆车凝望。他正站在宽阔的院子中间，高高的帽子遮住了半边脸，我突然明白原来我们已经到达了墨脱。他的目光仿佛绳索把我紧紧地捆住，把我向米拉山的方向拼命地拉扯。我紧紧地抓住扶手，才不让自己跌倒，我按压住心跳的速度，连忙冲到司机的面前，大喊着说：“停一下，停一下。”

司机是门巴族的壮年达瓦，太太却是珞巴族，他们只会说简单的汉语和藏语。被我的表情吓坏了，断断续续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不可以……，不可以……”

汽车继续急速前行，我坐回座位，慢慢做着深呼吸，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时车已经开上了尼洋河长长的吊桥，一块巨石兀然立于江中，神佛山就在河的背后。落日的余晖倒映在湖水之中，薄雾慢慢地上升，仿佛江南水乡一般让人如醉如痴。这时我又看到了旺钦顿堆，他高高地端坐在巨石上，神佛山仿佛就是他高高的座椅。河流从石头两边奔腾而过，洁白的浪花冲击着石头，溅起的浪花打湿了旺钦顿堆的长袍。我推了一下坐在旁边的旅客，指着旺钦顿堆：“快看，旺钦顿堆。”旅客正迷迷糊糊地睡觉，被我一推马上惊醒了过来，狐疑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尼洋河。

“你在说什么？什么都没有啊！”

车内的人被他的声音惊到了，纷纷趴到窗玻璃上向外张望，一个个不解地回头看着我。我看了看窗外又看了看车内的旅客，现在窗外空无一物，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只好默默地坐回了自己的座位。我决定睡觉，车子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不准备做任何事情。

不知不觉，车已经开到了尼洋河峡谷，峡谷下面的河流十分湍急，急迫的水流像怒吼的狮子拍打着两岸。远方是林芝地区最高的山——南迦巴瓦峰，也常常被称作“羞女峰”，山峰好像巨大的三角形。这座山峰终年覆盖着积雪，云雾在山间缭绕，海拔7782米，它还有另一个名字“木卓巴尔山”。南迦巴瓦在藏语中有多种解释，一为“雷电如火燃烧”，一为“直刺天空的长矛，还有一为“天山掉下来的石头”。

我们的车子正慢慢靠近尼洋河峡谷，车上的另外一个门巴族的导游轻声对旁边的三个女生说着什么，那几个女生是从林芝市米林县派镇出发的，是散拼团，好像刚刚在派镇结识。车辆行驶到墨脱公路多雄拉隧道时前面已经排起长长的车龙，路边都是散落的石头和泥沙，导游提醒我们几天前山顶刚刚发生塌方，引发了泥石流，一位江苏的驴友被一块大石击中，坠落到了悬崖下面。我们听得有点心惊胆战。

车子等了近一个小时，其中一个女生等得不耐烦了，对导游说：“我们徒步过去吧，我在背崩的那一头等你们。”导游正要用结结巴巴的汉语阻止，她已经拉开车门跳了出去。两个女生面面相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女生的背影消失在车龙之中。

我拨开人群，也跟着下了车，快步地追上前面的女生，她有点错愕地看了我一眼，我们并肩走到隧道前侧，发现那里站着几个人，有两个人肩上背了几个大大的包裹，另外两个人一边指着前方一边嘀咕着什么，两人都穿

了厚厚的登山服。几个刚刚进入隧道的的人，正回头和他们打招呼。我和女生小跑着跟上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车辆的缝隙，从有光亮的地方走到漆黑一团的隧道深处，那几个人头顶都戴着探照灯，昨天的一场大雨，积水有一些滞留在隧道里，把我们的裤脚都打湿了。

“小姑娘，再坚持一下，前面有导游接应我们。”

果然在隧道的终点站着两个人。

“前面就是上周出事故的地方，你们要一个一个紧紧地跟着前面的人，这里山路不好走，经常有塌方事件发生，一定要小心，前面的几个男生，照顾一下后面的女生。”其中一个年长的，胡子拉碴的男子嘱咐着我们。

“你等一下，你得跟着我走。”大胡子嘀咕了一声。

我跟着人群向前移动，他一把拉住我，“你跟着我走。”

我狐疑地看着他略显沧桑的脸庞，他斜斜地站在岩石边，旁边就是万丈悬崖，旁边根本没有路可退，我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这时耳边有一个清晰的声音传来，苍央卓玛，跟他走。

我环顾着四周，只有我和这两个男子，旁边是堵塞的车龙。

“等会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背崩，到了那里你就都知道了。”

从这里走到背崩乡大概28公里，虽然是可以通车的土路，但是昨天的大雨让道路十分泥泞，我们是天黑之前进入背崩乡的，在村口迎接我们的是村长，和他刚接任的儿子。夕阳映红了他们两个黝黑的面庞。墨脱是热带气候，此时白云缭绕在我的周围，周围的木楼全部在雾气蒸腾中隐现。

“我们这里只有300多户人家。”村长径直把我带到一座木楼的前面，木楼的台阶已经十分破旧，门前被蜘蛛网结满了。我刚踏上一级台阶，木条就断裂了，整个人差一点从台阶上跌倒，村长的脸抽搐了一下，却没有伸出手搀扶我。

打开那扇木门，一股阴湿的气味扑面而来，一幅巨大的画像矗立在眼前，“旺钦顿堆！”我失声叫了出来，村长扑倒在地痛哭起来，眼前的这一切似曾相识，一股熟悉的香味在潮湿的空气中时有时无。那是奶奶的味道，那也是妈妈的味道，那是我家的味道。

村长拉着我跪在旺钦顿堆画像前，“她来了，她来了。”

画像之前摊开来一个家谱，旺钦顿堆生于1988年，系白马策旺之婿。其妻病故，而后迎娶西藏噶伦擦绒之女次仁卓玛。1924年旺钦顿堆夫妇赴西藏拉萨“省亲”。途中有变，旺钦顿堆返回波密，次仁卓玛则携大量财物逃奔拉萨。1927年，双方正式开战。1928年，噶厦派兵进攻波密，旺钦顿堆逃往印度，被英国人软禁。其后隐居在背崩，卒于1998年。其后代记录如下。

我是苍央卓玛？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苍央卓玛？

我要回去问问奶奶和母亲。

孙会梅

文学爱好者。

财务部来电

“当初拦着不让你借钱给你那同事，你非要借。这下可好，人没了，你那一万二也打了水漂。”借钱的同事霞患乳腺癌晚期引发骨转移，医治无效，走了快四年了，我老公也碎碎念了我快四年了。

疫情爆发的前一年，同事霞确诊了末期乳腺癌，丈夫决绝地和她离了婚。治疗用的都是价格昂贵的进口药，医药负担沉重，公司组织了捐款。霞因身体衰弱不得不离职前，向几个交情不错的同事借了钱，数额从几千至上万不等，我借给了她1万2000元。现代医学昌明，癌症也不是绝症。我舅妈十年前得了肺癌，不也活得好好的。我相信积极治疗后她也能好。我们在一个办公室朝夕相处了好几年，我不可能冷漠地看着她因为凑不齐医药费而中断治疗。

霞没有那么幸运。她体内的癌细胞对药物反应并不好，发生了骨转移，几个月后人就去世了。听参加葬礼的部门主管说，霞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我和同事因为害怕面对那种伤心的场面，没有去送她最后一程。

霞的前夫很快另娶，孩子跟了爸。我们与她前夫不熟，就这样断了联系。至于借出去的钱，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的，我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千块钱，一万二不是个

小数目，但霞人都没了，我也不可能找她前夫要钱吧？只能自我安慰：权当是做好事，我们同事一场，不去想这件事了。

生宝宝后，我回归家庭做了全职妈妈。昨天前公司财务部突然打来电话，让我有空来公司一趟，说有笔钱要让我亲自来领。

到了公司才知道，霞去世前，交代过父母，要想办法把我们的钱还了。

为了给女儿治病，老两口一共借了五十多万的外债。快四年的时间，两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卖掉房子搬进租房，每天做多份兼职、打零工、捡饮料瓶、拾废纸皮，一分钱掰成两瓣花，节衣缩食，硬是还清了所有外债。

还我和同事的这笔钱时，由于没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二老辗转找到以前的公司，让财务转交给我们。跟钱摆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被揉得皱皱巴巴的纸片，上面记录着我们的名字和金额。

我一眼就认出是霞的笔迹，字写得弯弯扭扭、轻飘飘的，有的地方已经被磨损得看不清，可以推测出当时她已经被病魔摧残得极度虚弱，但一笔笔借款却被清清楚楚地记录着。

当时霞一共向六个同事借了钱，总计5万元。霞向我借了1万2000元，她父母还了1万5000元；和我一起前来财务部的另一个同事借出去8000元，还了1万元。财务说，其他几个人也是多还了钱，可能是把利息都算上了。

我们每个人的借款，都分别被大信封包裹得整整齐齐，信封上写着名字和金额。

接过信封的那一瞬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开车接我回家的老公听着我的讲述，不住地抹眼泪。“你向财务部把二老的电话号码要来，约个时间我们去看看老人家，带上这一万五，是心意。”

228

新华文学
第100期

刘 娟

曾任大学讲师、中学教师，在《联合早报》及中国书刊发表散文、小说等题材作品数十篇。

情人节见闻

—— 相亲在情人节

今夜情人节，我如常下班后到咖啡馆喝咖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表妹的到来。我邻桌坐着一位身材相当胖约三十多岁左右的年轻男子，只见他一个人，似在等人，我瞥见了他身边的椅子上放了一枚玫瑰花，看来是等女友到来吧！眼看表妹还未来到，我先叫了一碗面，表妹刚刚讯息说路上塞车，迟些才到……看来在这情人节，今晚人人都出外用餐而造成大塞车吧！

过了不久，只见一对约莫六十多岁的夫妇与他们的女儿来到了我邻桌那个男子的座位前，他们寒暄了几句后，就坐下来看食谱点菜。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原来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即是带着女儿来见这名男子，可以说是情人节特意安排相亲。显然是女方的父亲认识这位男子，他的太太与女儿则是第一次与这男子见面。

这一对夫妇就坐在男子的对面，面向那位男子，而女儿就坐在这男子身旁，不过由于生疏，只见女儿特意与那男子保持约一尺的距离坐着。女儿看上去也约三十出头，长得很瘦，男与女一胖一瘦，俩人的身材相映成趣。只见他们各自点菜完毕，那位男子就把那玫瑰花交给他们的女儿，说道：“这是给妳的！”只见那女子微笑的收下。

沉默了一会，还是身为母亲的先打开话题，只见她第一句劈头就问那相亲男子：“你有没有运动？”我在旁听

229

2024年
2月号

到这句“开门见山”似的问话，心中也觉得那位妈妈的问话有点唐突了吧！不知那男的如何回答她，因为他说话很小声，听不清楚，也许他也被这位妈妈的问话吓到而尽量压低嗓子说话吧！只见接下来他们的话题就围绕在运动及减肥等方面，做妈妈的又问那男子：“你是以前就这么胖了还是后来才这么胖的？”

我在旁听了，差点笑了出来，心想，天呀！不知那男子是否会觉得尴尬呢……做妈妈的一连珠炮似的问他这些与身材相关的话题……后来那位身为父亲的帮忙打圆场说以前他自己本身也是稍微胖，后来做运动才成功瘦了下来……后来他们点的菜来了，只见他们都默默地在吃眼前的食物，不一会那位妈妈又打开嗓子问那相亲男子道：“你出去见客需要应酬抽烟或喝酒吗？”只见男子答说抽烟倒不必，但应酬喝点酒是有的……那位妈妈马上接下去说：“喝酒会胖的呀！”似乎是在暗示他难怪你长得这么胖，后来还是那位爸爸从旁打圆场对身旁的太太说：“哪里？喝酒怎么会胖呢？”

我在一旁看着他们的对话，不禁莞尔……此刻的我也在一旁悄悄地瞥他们的女儿一眼，只见她全程静默，话题都是由她的父母掌控着，从一开始她的父母似乎是在连续盘问那男子……



后来，表妹来了，她匆匆忙忙地赶来，一脸歉意地望着我，方才坐下，我帮她点了食物与咖啡，就与表妹聊着，接下来也就没去注意邻桌他们聊了什么了，不过我心中倒是默默地为那位男子祝福：“祝福你在这情人节相亲成功！”

231

2024年
2月号

雯晴

本名黄雯贞，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目前于新加坡驻马华侨银行任职。著有《四海童诗》《新诗100首》《四海俳句选》。作品也常在《风雅颂诗刊》《烟火》文学刊物以及印华日报等发表。

缘分

周末的早上，志远准备下楼去买菜，在电梯门口意外地看到一滩散发着臭味的水渍。“太没有公德心了！”志远心里不禁骂了一句。小区是一梯两户，不用想也能猜到，这是邻居拎垃圾袋等电梯时，袋子漏出来的。

志远搬来锦绣小区已逾半年，但邻居是男是女、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他一概不知。志远只记得经常会在凌晨三四点的睡梦中，听到邻居的防盗门“砰”地一声被关上。不过志远也懒得去关心，城里人向来是大门一关，老死不相往来，哪怕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也彼此带着隐私在生活。

进了菜市场，还没等志远走近鱼摊，就听到覃老板像是见到了久违的亲人一般，乐呵呵地大声招呼：“李哥来啦，一星期不见，感觉你像年轻了好几岁啊。”志远笑着摆摆手。两个人年龄相仿，每次周末志远来买菜时，总会聊上几句。

“怎么样，最近生意不错吧？”志远问道。

覃老板说：“还凑合，每天起早贪黑的，累得腰酸背痛，反正也发不了财，混口饭吃而已。”

“钱是挣不完的，累了就休息两天，身体最重要。”志远语重心长地说。

“对，李哥说得有道理。”覃老板笑着连连点头，然后拿起鱼抄继续说，“李哥，今天的鲈鱼都是活蹦乱跳的，来

条回去清蒸吧。你胃不好，血压也偏高，做菜少用油，少放点盐，清蒸最适合你。”

“听你的，那就来条鲈鱼吧。”志远不假思索就答应了。覃老板对自己的关怀，虽然志远知道多少有做生意套近乎的原因，但覃老板的真诚还是让志远倍感温馨，仿佛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自己真有了这么一个时刻关心自己的好兄弟。

买完菜回来，出电梯时，志远一不小心踩在了那滩水渍上，趔趄两步，差点摔倒。志远气得刚想再骂两句缺德的邻居，电话却突然响起：“喂，李哥，刚才我忘记了告诉你，我现在雇了一个人专门跑腿送货，你以后想吃鱼，打个电话就行，保证新鲜，20分钟内送到。把你家地址告诉我吧！”

志远回道：“好的，我住在华润府小区2栋901号。”

“你……确定？”覃老板在电话那边狐疑地问。

志远不觉好笑，说：“当然确定啊，这还能有错。”

“李哥，缘分啊，没想到我们还是邻居呢……”

233

2024年
2月号

董川北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小小说散见于《中国中学生报》《中国建设报》《羊城晚报》《检察日报》《今晚报》《小说月报》《金山》《天池》《小小说选刊》等中外数百家长报刊。

童老的画

童老是远近闻名的大画家，画了差不多一辈子画，许多画被人不惜高价买去珍藏。

童老只有一个儿子，可儿子没遗传他的基因，没继承他的绘画艺术，竟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当上了副市长。

自从童老的夫人去世，他就跟儿子一起生活。随着的年岁越来越高，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难免考虑儿子的事更多一些。自己的确给他留下了一些画作，但大都是山水画。他琢磨来琢磨去，想根据儿子从政的职业特点画一幅画，是励志的，勉励他心系百姓，执政为民。儿子要做到这样，必须具备菩萨一样的心，为民做好事，做善事，造福百姓，这样才无愧于官位。画啥好呢？他思来想去，决定画一幅佛像。

童老去了山上的一座寺庙。这座寺庙靠山临水，幽静肃穆，几棵菩提树挺拔苍翠。伴随着悦耳的钟鼓声，童老神情自若，默默地观察每一个僧人。寻来寻去，他的目光随即落到了一个僧人的身上。此人大脸盘，明目皓齿，气宇轩昂，慈眉善目。只见他正在打坐禅修，神怡气静，口诵经咒。僧人那唯美的微笑，立时融入了老画家的心中，并温暖着他。

童老伫立于僧者面前，充满深情地打量着他。太合适了，此人就是我苦苦寻觅的模特，就画他了！

等待了好长时间，僧者打完坐起身后，童老走到他跟前，微笑着双手合十，温和地叫了一声“师父”。之后，把他要画师父的想法进行了一番商量，并许诺要付给他丰厚的报酬。僧人很高兴，欣然接受。在交谈中得知，僧人的老家是农村的，由于家境贫穷，初中没毕业就出家到这里修炼，与世隔绝，倒也清闲自在，吃穿不愁。

童老的这幅以僧人为模特的佛画终于画完了。他仔细瞅着这幅画，感到非常满意，付给僧人一笔丰厚的酬金，高兴而归。

回到了家，童老把这幅心爱的画裱起来，挂到了客厅明显的位置上。画作中的“佛”像，再配上“积善成德”四个字，可以时时提醒儿子的一言一行。

过了两年，童老又一琢磨，给儿子留下这么一幅画还是太单了，最好再从反面配上一幅，这样可形成对比，效果会更好。思来想去，他决定再补画一个魔。转念一想，魔可不同于佛，不好下笔呀！魔是啥？魔就是坏人，是罪人，是大逆不道的魔鬼，应该下地狱的。想到“地狱”，童老猛然想到了“监狱”，如果能想办法进到监狱，选一个穿着囚服的犯人当模特，画出来，留给儿子，岂不更能起到警示作用？对，进监狱，画犯人！

235

2024年
2月号



主意已定，童老找到监狱的负责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允许后进了监狱。童老想，犯人也有自尊，他们是不愿意让人当模特被画的。童老打算找到了合适的人再跟他协商，不白让他当模特，同样也付给他一定数额的费用。

童老找机会与犯人们接触，他一眼就看到了其中的一位，此人满脸胡茬，面容清癯，脸色苍白，仔细观察，影影模糊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这样的有眼缘，如果画画他，定能得心应手。

经狱中负责人允许，童老和这个罪犯见面了。

罪犯低着头缓缓走到童老的跟前。

“你好！”童老语气和蔼。

罪犯抬起头，定睛一瞅，霎时一惊，继而又低下了头。

“你千万不要悲观丧气，振作起来，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去。”童老眼里闪着柔情的光芒。

童老把自己想画他的想法说了。还没等说完，罪犯就意外地异常激动起来。

“我……我对不起你呀？”他不由地捶胸顿足，“呜呜”地失声痛哭起来。

“你？……”童老诧异。

“我……我就是当年在寺庙里被你画的那个僧人呀！”

“啊？是你？！”童老难以置信，大惊失色。

舒缓了一阵子，罪犯向童老述说了他犯罪的经过。

当年，自打拿了童老给的钱，他就离开了寺庙。下山后无所事事，整天的吃喝玩乐，当把那些钱挥霍完以后，挡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就连偷带抢，以满足自己贪图享受的欲望，结果被捕入狱。

童老听完了罪犯的叙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从此，童老不再作画，不仅撂了笔，还把那幅当年他精心创作的佛画从墙上摘下来，当着儿子的面，毅然决然地烧毁了。

臧世和

本名臧世和，吉林省抚松县人，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郑州小小说学会会员。作品曾在《萌芽》《文学报》《青年作家》《百花园》《三月风》《黄河文学》《中国校园文学》《星火》《东京文学》《群岛小小说》、新西兰《澳洲讯报》、加拿大《七天》等国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有多篇作品获奖。

把花朵留给春天

阴雨多日，初晴。天洗得蓝是蓝，白是白，透亮。阳光穿透枝叶间的缝隙，筛成金丝，投射到吸饱夜雨的花枝上，绿肥，花艳。

老画家被捂得发霉的心境也转晴了，明亮有神的眼睛轻柔地抚摸着满园的花朵，最后聚焦在绿地中间的一丛牡丹花上。

有了绿草翠叶衬托，这丛牡丹花格外惹眼。花朵含苞待放，有性急的已经绽开两三片花瓣，挂满晶莹的露珠。一只小巧斑斓的蝴蝶翩翩飞来，轻盈地立在花朵上。

老画家小心翼翼地吧轮椅摇近些，打开画板，快速构图。

这是公园的一角，少有人来，十分僻静。

他画画时喜欢安静，最好只有他和花。

这样他才会听懂花语，把花魂移到他的画纸上。人们经常赞誉他有双发现美捕捉美的眼睛，他也感激上天的恩赐，虽已老迈，这双眼睛仍然不浊不花，清澈透明。可是，上天也很刻薄，不经意间，给了他一记勾心拳。他想，这或许是他的最后一个春天了，



他多么想留住这个春天啊。他一生独爱花鸟蜂蝶，把无数的花鸟蜂蝶留在了画纸上。这些花鸟蜂蝶为他赢得了很高声誉，让他过上了优裕的生活，这些作品也被许多人珍藏，成了可做等价交换的珍品。只要他拿起画笔，不管画得怎样，哪怕只是胡乱涂抹，都会有人叫好，被以平尺计价拿走。他是一个严肃的画家，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珍视自己的名声，当然不会乱画。然而，只有他知道，要把花鸟的魂捉住移到纸上谈何容易。在那么多画作中，真有魂的可谓寥寥无几。因此，在所剩不多的时日里，他要争取捕捉更多的花魂鸟魂留给这个对他不薄的世界。

老画家全神贯注地画着，感觉已经捕捉到了这丛牡丹花的魂、这只蝴蝶的魂，正屏气凝神把他们移到画纸上。

一个稚嫩的童音蓦地响起。

妈妈，你是说那就是牡丹花吗？

妈妈，你是说那只蝴蝶吗？

妈妈，牡丹花好美哇！

妈妈，蝴蝶好漂亮哇！

一个扎着小辫的小女孩莽莽撞撞闯来，年轻的妈妈在后边跟着，紧紧拉着她的小手。

老画家惊恐地盯着牡丹花上摇摇欲坠的露珠和那只张开翅膀欲飞的蝴蝶，扭过头，冲小女孩连连摆手。

小女孩全然不顾，继续大声说着话，拽着妈妈往前走。妈妈抱歉地看了看他，却没有阻止女儿，还帮着指挥——牡丹花挂着好多露珠呢，花蝴蝶张开翅膀啦。小女孩兴奋地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扑去。

蝴蝶飞了，露珠掉了，刚绽开的花瓣落了。小女孩还在花丛中乱扑乱抓。

老画家扔下笔，恼怒地看着这对母女。

直到小女孩险些碰翻画架，女孩妈妈才意识到她们闯祸了。她冲着老画家鞠躬致歉，拉着小女孩叫她说声对不起。

小女孩瞪大眼睛，忽闪着长长的睫毛，一脸迷惑，委屈地说：“哪里有爷爷呀？我要牡丹花，我要蝴蝶！”

看着老画家疑惑不解的眼神，女孩妈妈侧身伏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句话。

老画家责怪女孩妈妈，“快做角膜移植手术呀。”

女孩妈妈长叹了口气，“何尝不想做呢，可是角膜太少了，费用也太高，我们……”

年轻妈妈哽咽了，用手背一下一下抹眼睛。

老画家明白了，捡起笔，飞快地在画纸上运笔勾抹。很快，一副蝴蝶牡丹图就出来了。他很吃惊自己会画得这么顺手，更重要的是他感觉捉到了牡丹花和蝴蝶的魂。

“小朋友，快过来，爷爷把牡丹花移到这儿啦，还把蝴蝶捉住啦。”

小女孩抬起下颏，忽闪着长睫毛问妈妈：“真的吗？”

女孩妈妈感激地看了看老画家，拉过女孩，说：“真的，真的跑到爷爷这儿啦。你看这是……”妈妈细细地给女儿描述。

老画家取下画，递给女孩妈妈，说：“送给孩子啦。”

女孩妈妈双手接过，冲老画家深鞠一躬。

老画家冲她眨眨眼睛，示意她俯身过来，手竖在她耳边，悄悄说了一通话。

女孩妈妈大为惊愕，表情极为复杂地看着老画家明亮的眼睛，激动得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

老画家递给她纸巾，让她擦掉眼泪，爽朗地笑笑，说：“这样我就留住春天啦！”

241

2024年
2月号

寇建斌

河北省作协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短篇小说及小小说散见于《青年文学》《上海文学》《百花园》《天池》等刊物，小小说入选《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及多种选本，并有作品入选中小学阅读考试网、教辅书及多省市中考等试卷。曾获多项文学奖项。著有《古诗里的雄安》等书。

棉花劫

在一次雪崩中，两个登山者困在一个窝棚里。

窝棚是牧羊人遗弃的，破败不堪，深埋雪中，只剩下棚顶露在外面，在茫茫雪海里昭示着它的存在。

登山者一个高、一个矮，素不相识。突然的雪崩，使他俩在逃命中都弄丢了装备，一前一后跌跌闯闯爬进了窝棚。

窝棚的门早已不知去向，刺骨寒风裹挟着大片雪花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两人透心地凉。

棚内十分狭窄，仅能容下两人。高者见矮者坐在门口，左手流着血，就侧身给他作了简单包扎，然后把他往里挪了挪。

矮者有些推辞，说：“我晚进来一些，就坐外面吧。”

高者已把身子移了出来，说：“不，你有伤，坐里面吧，暖和一点。”

天色暗了下来。慌乱的逃命，两人都筋疲力尽。此时的处境不容许他俩做任何事情。矮者在里，高者在外，紧紧挨着身子休息。

晚上就在昏昏欲睡中过去。天一亮，风又挟着雪片钻进来，在窝棚里打着转儿，宣泄着疯狂，打在两人的脸上，刀割般生疼。

矮者被寒风一击，猛咳起来，打着干呕。高者伸手拍了拍矮者的胸口，然后抬手从门洞处抓过一大把雪，喂到矮者嘴边。

矮者吃了几口雪，咳嗽渐渐平息下来。他在怀里摸了摸，摸出一小袋碎饼干，自己吃了些，也递给高者。

吃了碎饼干，又吃了几口雪，两人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聊天，谈家庭，说工作，聊登山的趣事。渐渐地，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白天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可刚到晚上，高者突然全身发冷，抖得厉害。

矮者见状，伸出右手在窝棚最里面摸索半天。突然，他兴奋地喊道：“嘿，棉花！”说着，举起一把有些灰白的棉花，吃力地塞给高者。

高者推辞着：“不行，不行，你也冷呀，而且还有伤。”

矮者说：“我这里还有。”说着，又在里面摸索一阵，拿出一把棉花。

高者接过棉花，用双手捂着，放在胸口。一会儿，他感到暖和多了。



高者问矮者：“哪来的棉花？”

矮者说：“我这最里面有个洞，我往洞里一摸，发现有软绵绵的东西，原来是棉花，估计是牧羊人留下的。”

高者高兴地笑了，他挪了挪身子，和矮者靠得更紧。两人又有一句没一句地拉起了家常。

聊着聊着，外面的寒风一灌进来，高者又发抖起来。

矮者又在最里面摸索一阵，抓过一大把棉花，吃力地放到高者胸前。

高者连忙用双手捂住棉花，放在胸前，身子又渐渐暖和起来。

到了后半夜，矮者有些疲倦，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侧头看着矮者的睡相，高者突然冒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是他睡在里面，还有随手可得的棉花，而我躺在外面受冻？靠里面的位置本来是我的。

为什么这样想呢？他对我很不错呢！高者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有些羞愧。

天快亮了，一股寒风灌进来，高者又突然很冷。他推了推矮者，想让他再从洞里抓一把棉花过来。然而，矮者一动不动。

高者用手背探了探矮者的鼻息，发现矮者的呼吸很微弱。他蹲起身，准备对矮者采取急救措施，突然那个疑问又涌进大脑。

于是，高者不自主地向外挪了挪身子。

天亮了，高者探了探矮者冰冷的鼻子，又推了推他僵硬的身子，然后把他移向外面，放到窝棚门口。

高者立即躺进窝棚里面，接着迫不及待地向最里面一摸。他心里一惊，侧头定睛一看：窝棚最里面，只是一块

冰冷光滑的石头，哪有什么洞口。

高者连忙转头向矮者望去，只见他躺在风口，身上的棉衣下摆破了一个大洞，一小撮灰白的棉絮从洞口被寒风吹飞起来，扑打在高者脸上。

高者顿感满脸生疼，他跪在地上，捂住脸，深深地弯下身去，向着矮者呜呜地哭起来。

245

2024年
2月号

夏兴初

汉族，70后，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章回小说》《小说月刊》《微型小说选刊》《中国文学》《故事会》、泰国《中华日报》、西班牙《华新报》、美国《侨报》等国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500篇，曾获文化部、民政部、西班牙华文作家协会、冰心奖评审会等单位颁发的文学奖励40余次，出版小小说集六本。

李嫂的抱怨

李嫂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妹妹都是大学生，唯独她是文盲。三人的命运自然也就不同了。弟弟妹妹都成了体面的城里人，而李嫂则成了一个整天与泥土打交道的地道农民。李嫂常常抱怨父母说，要是当初让她走读书考学那条道，她敢说不会比弟弟妹妹混得差。平心而论，李嫂的天资确实不在弟弟妹妹之下。

李嫂家和娘家在一个村。父母已上了年纪，弟弟妹妹都在遥远的城市，李嫂就成了年迈父母的最大依靠。

李嫂的父亲69岁那年，她的母亲离开了人世。李嫂跟丈夫天福说：“妈生前最担心的是她死后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把爸接到咱家住吧。”天福说：“老爷子要是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你说咋弄咱都没话说，可他还有两个孩子，这担子凭啥让咱一家来承担？”李嫂说：“小弟小妹住在大城市，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可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小弟家的事都是他媳妇说了算。咱那弟媳妇是个啥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她会接受爸？小妹跟公婆住一起，爸去了咋住？”天福想想也是，叹息一声，算是默认了李嫂的想法。父亲搬到李嫂家那天，李嫂半真半假地跟父亲说：“老爸啊，你和妈偏心小弟小妹，不让咱上学，害得咱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按说，咱就不该伺候你。”父亲的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脸上露出一丝不自然的笑。

李嫂的抱怨没有影响她的孝顺。父亲的牙齿掉了，咀嚼食物困难，李嫂带他到医院安了副上好的假牙；做饭时，李嫂总是根据父亲的口味，变着花样给父亲弄吃的；父亲70岁生日时，李嫂隆重地给他办了寿宴，乐得父亲合不拢嘴……

李嫂的父亲73岁时，患脑出血导致半身不遂。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给李嫂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天福不乐意了。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对李嫂说：“以前老爷子能走能行，住在咱家也就罢了，可现在咱接受不了！咱也不推卸责任。这样，让老爷子轮流在咱家和小弟小妹家过。”李嫂说：“你说得在理。咱也是这样跟小弟小妹说的，可是……”“可是啥？可是他们有难处是吧？咱家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处处要花钱，弄个瘫痪老人在家就没有难处？！”李嫂说：“小弟小妹说了，让爸继续跟咱过，他们每家每年给爸五千块钱生活费。”“说得倒轻巧！咱每年给6千块钱生活费，让老爷子跟他们过试试！”李嫂知道没有理由说服天福，哽咽着说：“小弟小妹不愿接受爸，咱总不能把他推出去吧！爸都病成这样了，还能活几年啊……”天福从没见过李嫂这样伤心。他的心软了，摇摇头，转身走了出去。

家里家外处处离不开李嫂。心烦的时候，李嫂难免会冲父亲发脾气。一天，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把屎尿拉在了裤子上，李嫂生气地说：“你和妈耽误了咱前程不说，如今还这样折磨咱，咱前生造了啥孽啊！”过后，李嫂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重了，怕父亲受不了，就说了几句软话，让父亲别往心里去。父亲满脸愧疚，摸了摸李嫂粗糙的手，说他不会往心里去。

父亲去世时已年过八旬。从瘫痪时算起，李嫂服侍了他八年有余。弥留之际，父亲断断续续地跟李嫂说：“爸对不起你……不要恨你妈，是咱不让你上学的……”最终，父亲没有说出埋藏在心中的秘密：李嫂是她母亲和她母亲前夫的遗腹子。

248

新华文学
第100期

图保松

文学爱好者。

新华文学100

未来



“文青是作家的影子， 作家是文青的尸体”

—— 2023年文青对话会摘要

穆军、陈帅、周德成 整理

250

新华文学
第100期

这次对话会是一场“暂停后的重启”，是疫情后本地华文写作人的跨代对话。对话会于2023年2月12日下午3点于国家图书馆16楼进行，是作协主办的第三届新华青年文学奖（散文）颁奖礼后的活动。

文青对话会探讨的内容广泛，邀请了三届的获奖者和参赛者到场，与本地写作人一起讨论新华文学的当下、未来、文青和创作等课题。其中，有如自我调侃是“文老”的陈清业博士与欧冰冰，谈及以前用稿纸写作投稿和获奖的经验，以及作者和读者对写作认知的差异，也有多位年轻写作人表达了对自己创作和成为“文青”的看法，其中包括对于“文青是怎样炼成的”“文青的养成方式”等的讨论。

主持人分别是郑景祥和周德成。

讨论历时二小时，充满跨代间的交流和思想碰撞，让人明白文学会让人慢慢走在其他人前面。下面为一些讨论的片段：



文青是标签，还是指向自由的写作？



何颖舒（笔名随庭，曾获新加坡大专文学奖、金笔奖、新华青年文学奖等）：刚听到周老师讲“文青”这词时，我不禁会心微笑，就是说周德成老师是文青。因为我刚来新加坡时15岁，当时周老师就是我的老师，当然他可能很不愿意我说这个年纪的问题，十多年过去了，但我觉得他没有变，所以我相信可能文青真的是可以永远年轻。

周老师说那个年代，文青似乎不是很好的词。我感觉前几年在简体中文的这个网络上，大家也会觉得好像文艺青年是一个**新式的标签**，会觉得你是故意装有品位，或装在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标榜你看什么书，然后这样子去跟别人做一个区分。

那时文青好像自己显得很独特，我觉得我们自己也会被影响。其实，我并不愿意自己被认为是那样的文青，虽然我当然是觉得文学对我来讲，是比其他东西都更重要的事物。

我也会发现这种标签就是别人怎么定义你，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身份，就如刚刚希

尼尔老师说有人选择做自由作家，在我的感觉里，文青就是那个自由作家。

那作家有自由吗？我现在的确没有做一份全职工作。我自己有做一些线上的文学社群，还有一些线上文学的读写课程。我觉得这个自由作家，能给自己打气，好像不要报酬，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觉得我是一个文青，比其他身份，就应该更加内向，这么一想，我就可以拥有理所当然的内向、理所当然的生活。所以我在新加坡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蛮封闭的，我不太出来参与文学活动，或与大家交流。

当然过去的三年，会发现封闭不是什么好事情，就是封闭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其实，说实在的，我也会非常渴望和一个人交流。

我可以勇敢称自己为文青，过去我也拿过一些文学奖，出版过自己的书，可是我都会有点不太愿意称自己为作家，好像这个称呼，很怕自己达不到这个标准，或者说没有办法满足大众对这个身份的一个想象。但是我们会想象说，当别人问你你会不会游泳，你可能只会游十几米或者二十几米，你回答说：我不会游泳，这对吗？所以说，其实**最终突破的是自己给自己定义的一个限制。**

未来一定还会有文青，因为大家跟文学的这个联系不会被切断。所以只要你在写作，你不一定要时时刻刻写作，你不一定要时时刻刻阅读，你不一定要真的在任何的文学期刊上面发表作品或者出书，我觉得你都可以勇敢称自己为一个文青，或是作家和诗人。

关于写长篇或写短些的小说，我觉得每个作者都会有适合自己的体裁，这是个人的选择。就我而言，我之前一

直执著于写短篇小说。当时，当早报和旅行杂志有一些特定的邀稿，我才开始写3000字以内的小说。

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框架，可以激发我的创造力。在这个框架中写作，我能创作出一些我自己都没想过的作品，我觉得非常有趣。在不同的阶段，人们肯定会做出不同的创作选择，这是很正常的。

这里也谈谈新加坡在出版方面的挑战。我曾与朋友讨论过，像香港一样，它也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却成为了一个文化中心。我们常说新加坡有众多华人，华文也有不少的使用者，还有周边地区如马来西亚华人、中国的新移民、香港和台湾等不同地方的人都聚集在这里。

我们是否可以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文化中心，建立类似的平台，以本地为中心，同时辐射整个地区，产出具有影响力的内容呢？我记得马华作家黎紫书也曾抱怨马华没有太多全职作家，后来她的小说在大陆出版，还卖得不错。我也希望新加坡这里，大家可以集思广益，看怎样创造一个生态环境，在经济上也支持全职写作，养成全职作家。

叫文青不要太沉重

郑景祥（主持人）：你们觉得你们是文青吗？文青应该长什么样子？听了这么多，有时觉得叫一声文青太沉重，但我觉得没关系。

这里有17位得奖者基本上可以说是年轻的文青。我想从大家刚刚的讨论中延伸出来，就是颖舒提到的比较成熟和非常资深的文青。过去可能我们遇到的一些是全职文青，他们可能会成为多重身份的人，有些依附于公司或

机构，可能是来自报社，有些是教师，还有一些与艺术和文学完全无关，可能是做电池研究的工程师。我在想，这些职业与你作为文青、尤其是作为作家的身份有什么关系呢？在座的至少这边有几位记者，包括我本人也是记者。

我不知道在座的写作人或者年轻参赛者们平时是否经常写作？

既然你们参加了这次新华青年文学奖，至少说明你们是年轻的写手。你们是为了比赛而写作吗？还是有一部分人是比赛结束后就停止写作了？有些人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参赛，而且他们知道如何写出能够获奖的作品，并不一定是为了文学而写，而是为了得奖。我从来没有研究过如何获奖，所以我得奖的机会不多，以前我在自己还是个文青时曾得过几次文学奖，我了解现在年轻人对比赛的看法。台湾常常讨论参加文学比赛问题，比如说你会发现有些名字经常出现在得奖名单里，那是因为他们经常写作还是经常参加比赛？他们在写作时是先考虑比赛还是先考虑文学？或者说比赛最终会限制写作？

我发现，年轻人聚在一起更有动力去写作。一个人独自写作时，就像我以前那样感到孤单和辛苦。如果有一群朋友在一起，大家一起写作，你写一篇我也写一篇，大家相互比较，看看谁写得更好。年轻时我写文章发表后，每次都很高兴，但同时我总在怀疑，这些发表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人在读，有多少人关注，有多少人看到。如果你们有注意的，每个星期五早报都会有一首诗的赏析。德成、林高、希尼尔和我都在为这些诗做解读和赏析，并制作成播客供大家观看和收听。然后我每次都会问，到底有多少人点击收听？结果大概是一百多或者两百多人。一百多人，两百多人？

而这份报纸的销量大概是十几万份，只有一百多人或者两百多人点击收听？所以，即使我把很多东西发布出去，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去决定了。

我写了，我发表了，我发出去了，其他的就不再由我控制了。

用创作去匹配文青这种“光环”



安诗一：首先，如果说文青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别人给他标签化的，试图定义他的一个词，就相当于只是去了解一下。过去文青这个词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意思，或者说有一些明明是文青，然后因怕被标签化而不想承认自己是文青的现象。

这就是我认为的社会大众对于文青的认知。

在阅读以及在艺术方面，文学都会有自己特定的一个审美，所以会让一些比较没有这样特质的人想要去追求，拥有这样一个特质，然后也就逐渐地让文青这样一个词，变成了一个很遥远很缥缈，又带有一些负面情绪的一个词。

我觉得其实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愿意承认自己也存在这种认知问题。

但我出过书。别人会说我爱当青年作家或者青年诗人。我会很害怕这样的一个标签放在我的头上，我觉得，我不算、我也称不上，也配不上这样一个很沉重的名字。那你说社会需要这种质疑吗？这样的一些光环一样东西可能压在了年轻一代文学爱好者的头上。那刚好也是激励他们去努力去延续这样的光环或者说期待吧。所以才会

有自己对自己更高的一个要求，去不断追逐这个光环，然后让自己能够匹配这样的一个期待。

听了前面几位同学的分享，其实我蛮感慨的。

我写很多，然后投稿了一部分，但获奖作品很少。我应该大概是从2012年开始在本地的文学刊物上投稿，所以我也受到了各个文学团体提携的那一批年轻人之一吧。本地其实还是有蛮多可以投稿的一些园地，而且前辈们都非常的提携后进，很愿意帮助我们去刊登我们的作品，尤其像《赤道风》。当时《赤道风》会单独列出来一个像青年园地的板块，里面会有十几页都是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的作品。

其实本地很多文学刊物、文学平台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虽说这些投稿是没有稿费的，《文艺城》是有稿费的，但是《文艺城》真的是很难被刊登。每次作品刊登时，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它会推动着我继续去创作，并继续把自己认为还不错的作品，投向其他的平台，然后也会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去讨论，哪一个刊物正在征稿，然后哪一个比赛正在征稿。大家会相互分享这样的讯息。

对我来说，投稿对于我的认可和比赛对于我的认可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个人写的是所谓一些无病呻吟的个人情感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拿去比赛投稿的话，大概率是会石沉大海，所以我对比赛没有过高的期待。因为一个比赛通常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或特定的要求，我自己写作的初衷是忠于内心的，我觉得文字是对过去，或者当下自己情感的一个记录，投稿也好，出书也好，感觉是一个自我蜕变的过程。它是一个过去的我的一个缩影，定格在那里。

创作是去制造，去产生的过程，本身是一个蛮痛苦的过程，所以我回头再去看时，我能从中看到过去的自己，我觉得就足够了。只是说在我创作的过程中，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愿意提携我的人，愿意认可我作品的人，愿意为我提供发表平台的人，所以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各位新华文坛的前辈，为我们提供的平台。

从文青到有态度文“人”的养成



林艺君（曾两次获新华青年文学奖、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等）：大家好，我是艺君。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想问一下现场大概有几位是35岁以下的，可以举手吗？哈哈，

还是蛮多的，其实我就是，当时我看到是文青是什么时，其实我内心自我确认了一下。因为，其实当时我进报馆工作时，没和同事说自己偶尔在写作。我都是一直在写新闻稿，然后可能到了第二年，大家知道我在写诗，在写作这件事，他们说你是文青。什么文青呀，然后我很抗拒就是别人用文青来标签我这个人，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自己无异于他人，我会感觉“文青”代表这个人无所事事，可能我遇到了好多困难好多挫折，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挫折，就是一个年轻人在社会上，遇到一个小毒、小病然后，就开始无病无病呻吟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看到这个题目时就开始想，那以前怎么称呼那些文人墨客？

我如果还称自己是文青的话，那可能坐在对面的希尼尔老师眼里，林高老师可能不是文青，所以我觉得文青这

个词，重点还是这个“青”字——一个愣头青的意思，我触角刚刚出来了，但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人。

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多人写作都是从模拟者开始，成为一个文青，然后再摆脱文青这个标签——通过写作的过程完成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人、一个文人、一个有对生活有态度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现在还是会抗拒文青，但不会对它妥协，就算大家都说文青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我还是觉得不要，我不要做大家口中的文青。

我是想要做一个对生活有态度，有自己见解的人。

然后我会跟着写作一起慢慢成长，慢慢发现自己的不足，让自己慢慢成熟和枯萎，然后长成一个文人的样子。

“文青是作家的影子，作家是文青的尸体”

罗爽：大家好，针对这个问题，我想结合文青的概念一起回答。我前两天读到中国大陆的一篇小说《旅行者》，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这话大概是：**文青是作家的影子，作家是文青的尸体。**

这句话是很微妙的。我也不能说我有一个很确切的理解，但看到这句话后，我就一直自认为文青，并渴望追求这种状态就像我一直对别人说的，最终目标不是成为一个人，而是从文青转变为作家。所以，到底写作是什么呢？

我自己确实有写作，但很少在网上发布。因为我没有一个确切的写作对象，即使投稿，我也会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但对于比赛来说，有一个截稿日期，这迫使我最终以一种不得已的方式提交作品。我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希

望有读者阅读我写的东西。现在当然可以通过网络很容易找到读者，但并不一定那么简单。因此，投稿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赛则是更快捷地进入圈子的方法。而今天在场的大家，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群体。

喜欢写作的人肯定会动笔，但作品必须要找到读者。我觉得在新加坡要找到更多的读者有一定困难，但比赛可能是创造小众群体的机会，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顺便说一句，我是南大中文系的学生。自从疫情开始，我和我的老师同学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碰面一次，读书并与线上交流。我们都很惊讶，这个小小的聚会在过去两年间举办了二十多次活动。

写作真正让我感到快乐的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且每月见面一次。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终发现的：我会选择文学，我是认真的。

比赛是种沟通和传承

夏元格（曾四次获新加坡大专文学奖）：今天见到了很多久仰大名的老师们。在这漫长过程里，我们可能有一点点按下暂停键的感觉，觉得今天真的是好像一切都重启了，或重新开始，有了这样面对面的接触。

任何比赛的形式，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沟通，或传承。

刚出卖了我的诗一，其实也是我在走入新华文学的一个很好的领路人。我18岁时结识她，她是我的学姐。我们当时有个很愉快的社团，我们一群所谓的文青，真的是文青，非常的年轻，非常的不知天高地厚，然后我们就是去进行创作，进行各种的投稿，然后最后真的有得奖或发表的一个机会。

除了诗一外，我相信其他几位，我们都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作品，有了编辑作品在书里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文青对我来讲，是一个不知道会不会过去，但至少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很珍贵的一个阶段。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标签性的东西在，会有一些偏见，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身边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为什么样的梦想努力，或是我们从心出发要坐下来写一些东西，留下一些东西，我为我此时此刻做一个记录，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身份，或是所谓的标签下，我个人觉得是很弥足珍贵的。在里面遇到的人，经历的事，**记录下来的这些文字都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说，有一天我看到我10年前写的东西，会觉得好尴尬，好想好想抠抠自己的手指，但是我觉得那也是当时的我们，是以后再也回不去的一种状态。

可能10年后，我再也不会写为了两次相遇的鱼尾狮而产生特大的触动。但，我觉得到时仍会为自己曾在某个过去的年纪，看到鱼尾狮被挪动，看到一座那么大、存在自己记忆的东西消失时那么触动，并非常愿意为它去写下这么多文字，而怀念。这也是蛮好的。

未来已来？

——**创意革命(Creative Revolution)的到来**

周德成(主持人)：这次文青对话会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大家拿了奖，心里应有些话要说。近两周，很多人都在玩ChatGPT，可能要求它写一个故事，或写一首诗。我就要求它使用夏宇、顾城或北岛，甚至是叶慈或艾略特的风格

来创作诗，发觉只要给对的提示（Prompts），它就能够写得挺厉害，尤其是叙事体。

可现阶段，我还是觉得缺少一点东西，可能是情感和感官等元素，或者写作的那种内在需要和初衷。当然，如果语言表述是有规则的，某些结构是固定的，即使很复杂，对人工通用智能来说，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认为时代已经来到这个风口，我觉得它有点像当初互联网和搜索引擎的出现，而且整合和找资料的传统方法很不太一样，这种趋势可能影响到写作人或者艺术工作者未来的所有创作和产出方式。

其实我觉得自己开始写作时，是有孤独一面的，但我们那个时代大家流行投稿到早报，因为《文艺城》是有稿费的。我记得很多人投，今天你中了，然后明天另外一个刊登了，这个过程里其实就是有在对话——你其实是没见过这个人，但是你因为他的文字认识了他。当然也试过比赛有些得奖，有些没得奖，并希望得奖，或得奖了后，可是那文章就石沉大海，也没有帮你登出来，也经历了比赛的患得患失的过程。

我有一阵子是抗拒出书的，我觉得作品写出来就够了，不需出书。可我所了解的新加坡的英文写作者，对他们来讲，published writer跟non-published writer是一个里程碑的区分的。

现在这时代，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可是书出了也不一定有人看，所以我们面对了一个跟过去不太一样的情况，就是不会没有发行管道，但是这个管道是不是能让你去找到更多你理想的读者，那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像在座的郭永秀老师是一直在把摄影跟诗歌跟音乐结合，新时代有新时代的做法。

参加比赛，可以遇到心仪的评审



林高（资深作家）：虽然我写作写了那么久了，我还是希望有人来看。刚才安诗一说到她不参加比赛，我也是没参加比赛，因为不适合比赛，自己那类作品不适合比赛。比赛作品其实有一个主题，今年得金奖的就是写外公的，还有银奖的是写妈妈的，还有写当前疫情的心情的，所以比赛是建好一个平台，给参赛者一个动力。到最后，各位的动力是发自自己，发自自己你才会一直坚持行动，而且一直坚持着要求自己。

我没参加比赛，但有一次是周粲老先生推荐我的作品参加金狮奖，当年有一个推荐奖。没得奖，没得推荐奖，就得一个“参加”奖。那时候评审之一下来了，他说，为了你的作品，我一直进行争取，最后还是没有得到……我就感动了，没得奖也是一种幸福。那时候，我就感到自己比赛有时会碰到你心仪的评审，他会给你一些力量。

所以评审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看好作品，给大家应该得到的评价。所以大家还是参赛，然后培养这种内在力量。

文青和作家是“一对”的



李叶明（随笔南洋网创办人）：刚刚有位朋友说作家和文青是一对的，可能文青会成为作家的followers（跟随者）或粉丝等等，但作家其实是最需要文青的，我们作家协会也是最需要文青的。新加坡没有文青，以后就没有

作家，所以新加坡一定是需要文青的，但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本身。

我觉得是这整个社会需要造就这样的气氛，新加坡怎么才能有更多喜欢文学、喜欢文艺的人。我觉得应该让年轻人，或者是更多非参赛者想参加这个活动，想参加比赛，想成为作家。

社会支持文学不足？
——写作是为了记得

王茱：我今年参赛但没获奖，去年有获奖，但没能参加颁奖典礼。

我是一名美术老师。然而，从小我就喜欢写作。小时，我妈鼓励我写作，稍大一点时，我和同学们也一起出过书。但是当我开始工作后，由于我的工作领域没有太多涉及华文，我写作就成了让我保持与华文接触的方式。我感觉自己的华文水平开始下降。我觉得年轻一代面对社会不够支持文学和文化，所有事情都要求迅速完成，金钱占主导地位的困境。

因此，我的许多学生，无论是在美术是文学领域，都感到迷茫，因为他们知道做的东西，长大后是有一个市场的。

我们知道华文文学领域的市场相对较小，而在新加坡社会中，我认为给我们的学生和孩子提供一个机会去沉淀和发展自己的能力非常重要。他们可以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深入研究，而最终能够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否则，我认为我许多学生在这方面都

有能力和才华，但他们很多不可能只为了金钱而去转行，或者不能够继续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发展下去，因为家人和社会的期望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

理工男也可以文青

陆建文：刚才听到有人把文青和理工男对比，前者似乎比较感性，后者比较理性。我现在工作就是在研究怎样做实验，是关于癌症细胞治疗的，在国大。我每一年就会订下一个目标，说我今年要做多少实验，要发表多少文章。但是，我不会定下说我今年我要发几篇创作，写多少篇散文发出去，我觉得创作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我会投稿，参加这个比赛。

我从小写文章，是因为我姐姐。我姐姐比我大12年，我在七岁那时她送了我一本日记本。她说要希望我记录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有写日记的习惯。然后很好，这次一个主办单局举办了这个比赛，推动了我，我就翻看自己以前写的日记，然后记录自己的心情，再推动自己写出了一篇散文出来。

这是记录下当下心情的一种方式。这种记录与数据电脑资料库不同。我们的情感和感受并不是简单的数据存储。

马茜子（曾两次获新华青年文学奖）：我是一名国大计算机系的一年级学生，还没有步入社会。然而，我经常会有一些灵感和想法，在读书时就会简单地记录下来。

当我参加比赛或者有想要表达的东西时，我会将把这些小小的想法，通过写成作品完整地展现出来。



因此，我觉得这个比赛给了我一个契机，能够将这些作品充分表达出来。尽管在生活中，作为一个可能未来不以华文为主要职业的人，我面临着许多枯燥无味的工作和各种方面的学习，但是我认为文学，是我们对生活情感的感知方式。

如果我们仍然有表达自己想法和创造故事的热情和执著，无论是在课余时间还是工作之余，我们仍然能够创作出不错的作品来。

希尼尔（资深作家）：关于新加坡缺乏长篇小说，其实我是写微型小说的。

新加坡这个文学环境，有人说被我们这些微型小说的人搞坏了。其实，我一开始是写短篇小说，甚至是中篇小说的。长篇小说为什么新加坡很少人写呢？

一方面，人们说站在市场的角度考虑，出版长篇小说的机会少了，而且专心写一篇长篇小说所花费的心血也更多。即使努力写作，文章未必会成功，那份心血也可能会被浪费掉。



相比下，微型小说的篇幅小，所需付出的努力也相对较少。如果不成功，可以重新构思，重新写作。从功利角度来看，我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写微型小说已经有很多年了。甚至利用碎片时间写闪小说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可以回顾东方华文传统，华文传统注重短小精悍的作品，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所以，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并欣赏这些短小的作品。

关于新加坡缺乏读者的问题，我有一个思考。当年李白发表他的作品时，他考虑过读者和市场吗？我相信他没有。作为写作者，我们应该从内心出发，写出我们自己的作品，不必太过在意他人的评价。

新华文学100

未来 散文



刷（外一篇）

地铁上，水泄不通。乘客各个把手机握在胸前，似乎在为自己腾出喘息的空间。拥挤的车厢显得格外安静，大家都沉浸在各自的虚拟世界里。平日，我总爱靠在门边，时而望着那川流不息的车辆，时而望着他人忙碌的手指。

那天，可精彩了。周围的乘客几乎一致地上下滑着手机，唯独一位年轻女生往左右刷着。刷得相当起劲，刷得相当兴奋。脸部表情也十分逗趣，一会儿微微点头露出甜美的笑容，下一会儿抿着嘴露出挑剔的眼神。目光转移到手机上，映入眼帘的竟是某位男生的数张生活照，有个西装笔挺的、有个是在海边耍帅的、也有个是悠闲的旅游照。往下瞄，绿色的圆圈里写着：“相似度95%”。女生的手指往下滑，我继续偷瞄。“自我介绍：INTP，热爱运动但能静能动，寻找终生伴侣。”看起来还蛮正经阳光的，心里打赌：刷右，刷右！

原来，在刷之前，还得经过多一层的“审核”。拇指按了“更多”的按钮，一系列双方已解答的问答题被列出来了。96道题同意，24道题不同意。迅速瞄过一些解答题，大概是在测出使用者的个性以及他/她对心仪对象的要求。好理智哦，我本以为只是刷刷罢了。左脑理性地思考着那相似度的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右脑感性地期待着女生会往右刷。

果然，被我猜中了。女生往右刷，一颗星星冒出来，她的嘴角往上提。初步的配对成功，男生早前已往右刷！事不关己，但有点中乐透的感觉。刷之前，不知对方是否会刷左或刷右，过程带点神秘与一丁点的期盼。双方是否有机会相遇，那红线是否能被牵起，仿佛取决于手指间的那一刷。这回，顺利通过第一关，下一个环节应该是网络聊天吧。

女生熟络地滑去应用程序的另一页，萤幕上端出现数名初步配对成功的男生，荧幕下端则是与女生交流的男生。原来，即便双方都往右刷，也未必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少了主动，结局就是对方的个人资料图片静静地出现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上，等待着被删除的那一刻。也许悄悄地删除对方，对方也不在乎，毕竟当初往右刷仅是在碰碰运气，为自己憧憬着的恋情赌一把。多了主动，也许一切会不一样。

很快的，刚刚那位自称能静能动看似正经阳光的男生上线了，大概是收到某种通知吧。“嗨！这么早起身，应该是在上班途中吧？”相当积极，但这值得高兴还是担心啊？会是“中央空调”吗？我瞎为她操心。女生看似很兴奋，迅速地回复男生。本来不想偷瞄他们的对话，但女生的下一句回复吸引了我的注意。“你在这网络约会平台上的目的是什么？”挺理智的嘛，至少没被寻找新欢的冲劲冲昏了头。他答复：“希望能认识兴趣相同，个性与我互补的女生。社交圈子小，职场上的战友大概很难越过同事好友的界限吧。”

科技的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促进了网络约会平台的崛起。网络约会平台渗透了一些单身男女的生活，改

变了他们结交异性朋友以及展开恋情的模式。这些都已不再受到地理坐标的限制，也不再局限于现有的社交圈子。但也许这得先越过一层心理障碍吧，毕竟要把个人的生活照或人头照上载到约会平台上，任由陌生异性欣赏或评价自己。认认真真地回答了一系列的题目，也许能加强自我的了解，但也在让数位素未谋面的他、他与他意识到世界的某个角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她。既然渴望找到另一半，鼓起勇气设立一个网络约会户口，也算是为自己的未来迈出一小步。

那天的丘比特好像起得特别早，那对年轻男女似乎又再有了一点点的进展。“要转移到xx聊天平台吗？方便聊天”，男生问。不知女生是否有答应，更不知他们过后是否会有精彩的后续。

踏出地铁车厢，挤入汹涌的人潮。茫茫人海中，找到出口处可简单了，但寻找到那位心仪的对象，简直是海底捞针。我想象，那位女生踏入拥挤的月台后，是否会与那位男生擦肩而过？但至少，有着网络约会平台为他们牵起那份可能会开花结果的缘分。也许梦中情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而当他们刷出感情，擦出新火花后，爱情丘比特就会射出它的爱之箭。

第一站

第一站，毕业后的启程，实习后的续篇。从校园步入社会，一晃就是四年。这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这期间，经历了许多，收获了不少，如果当初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或许就没有至今的成长。

标准作业程序、明确的方向、指定的工作项目，这是当时懵懂的菜鸟天真期待着的。开工之际却仿佛被抛入了大海，在许多的不确定与未熟悉中，自行地摸索、寻找方向寻找灯塔、期待逆水前进的努力可以引来顺水推舟的一刻。如何在现今复杂的环境规划未来的城市，该以怎么样的思维或方式使城市与建筑设施具有韧性与弹性应对未来的需求，同时又该如何带动研究与规划的群体跨越线性的思维与模式？

在这个相当新兴的研究领域，需要许多步骤进行了解和建立与带动研究生态以及勇于尝试的心态。也在这个急于看见成果的生态里，无人却能确切地知晓所迈出的每一步会有怎么样的回报。没有前列，没有所谓的标准作业程序，仿佛就像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也许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所以渐渐地喜欢上这种可以大胆自由发挥并拥有自主权提出潜在的方案与策略的挑战。同时也渐渐地发现，相较于走在他人铺出来的路，自己更喜欢做那位铺路者或探索者，毕竟未深入探索的领域具有更大的潜力

发展。往往不知前方是路还是坑，但至少试过摸索过，意识到该领域现今的界限与发展潜能在哪里。庆幸与感恩给予机会带领推出与试行各种新的项目，从中学会了这个观点。

内向的个性倾向于在自己的舒适圈远距离地察言观色。曾经不理解职场上社交的重要性，也不善于与他人交流打交道和相互交换观点。但城市研究这个领域是如此的广泛，涵盖了从高科技建设到智能城市分析、基础设施老化、健康城市、净零碳城市等课题。这些课题关乎了全球，也关乎了这个岛国城市。全球各地不乏相关课题的专家，而相互交流与分享各自的前瞻性想法成为了应对这些未来挑战的重要桥梁。与本地及外地的研究员和规划师建立关系、交流与探讨现今和未来的挑战，成为过去四年必不可少的工作范围。有时，不禁会自问，自己这颗还在一点一滴了解该研究课题的小卒子到底能在这个研究生态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但渐渐地发现，自己仿佛就像个桥梁者或拼图者，了解了本地的规划考量和研究课题以及专家的擅长之处后，精心地策划如何将两者并在一起，毕竟研究生态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或许在这过程中，学会了更开放、自在、自信地与他人交流，也不再那么天真地以为志同道合的人会自然地聚集在一块。

茫茫人海中，所相遇与相识的人绝非偶然。同事各个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吸收信息的方式和表达方式。与他们接触，领悟到了要如何以符合他们个性、思考和理解的方式以及符合他们所感兴趣的方面，表达某个想法，其实是一门艺术与学问，更是一个必须不断琢磨不断观察与感应的过程。在这第一站，最珍惜的也莫过于所建立的人脉

和友情。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城市，甚至不同领域的人聚集在这第一站，在办公室呈现了非一般的默契也为茶水间增添了轻松欢乐的氛围。常听说，“职场如战场，随时上演宫心计”，但庆幸能在第一站体验一个真心和谐且相互帮忙的工作环境。他人离职后仍能将同事化为友情，继续保持联络甚至邀请彼此参加婚礼或新家的开幕。若自己的第一站在别处，不知是否会同样感受到温暖的工作环境？

也许世界就那么小，或也许兴趣仍没变，四年前，也曾考虑过加入接下来的第二站。有时不禁会想，如果当时就加入了这第二站，现在将会如何，将会收获或错失了些什么？虽然一路来曾质疑当初的选择，但这些假若仅是想象，而第一站所带来的是现实、体验、领域的知识和个人的成长。希望在第一站累积的经验与成长有利于自己在第二站和日后即将迎来的挑战。

273

2024年
2月 号

陈一莹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毕业，目前从事城市研究与规划。热爱写作，作品刊登于报章和个人博客。

本来有趣

时代交替，日新月异，懵懵懂懂一路前行，从最原始的楼下乘凉、家长里短，到拥有简单构造的通讯产品，让人有了远距离的交流，直到如今的高科技时代，纵然隔着千山万水，依然可以看到听到思念之人的音容笑貌，那不是诗人的幻想，而是科技让诗的意境成了现实，而今又见识了元宇宙，尽管它尚需火候，像曾经的互联网，需要时间去酝酿，才能够熠熠生辉，见识了ChatGPT，那个可以和你聊心事的虚拟知己，它无所不知，可以亲如朋友，严如导师，它几乎对每个人了如指掌，甚至有的时候，它会戳破你的心事，闯入你的心房，成为那个最了解你的人。

现在的世界，颠覆了从前的认知，某些行业，机械代替了人工，这让被淘汰的人感到恐慌，就像在看一场科幻电影。可惜这部电影不是出现在大屏幕上，而是活生生的演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算明天早上起床，有人告诉我，所有的车子都能展翅高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初火箭飞上外太空也曾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一切进步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有趣而疯狂的灵魂的作为。

灵魂，看似一种抽象的东西，实则还是有些科学化为此着迷，就像英国医生山姆·帕尼尔的证明灵魂存在的实验，以及后继的科学家们亦乐此不疲的参与其中，其中一个实验是将濒临死亡的人放置在特制的天平上，当人死亡

的一瞬间，一部分重量离奇消失，至于这些理论的可靠程度是几分，实在难以佐证，若要争论起来，唯恐会是一场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腥风血雨。于是对于身体里这个无法触碰的“智慧”只当做是奇闻异事，泛泛之谈。

我们唯一能够感知的“灵魂”，实则是我们的思想，思想是复杂的，它不仅仅包括感官的认知，还有独立的逻辑，而思想形成的过程还有包含着一个人成长的心智过程，而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记忆里，又涵盖着他周遭的人事物，因而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可复制，它不像一个程式，设计出来的任何机器都有着方方正正的排列组合，过程中经过精密的计算，纵然模拟得像人一般，却无法模拟人那万千思绪，不爱牌理出牌的个性。

面对着AI的程式，对方永远是一丝不苟，缜密有序，它清楚地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但却始终复制着原有的思想，这是一个被设定好的人格，以符合世界观的逻辑推理过后，便将人一生走向所归纳总结了。

而人的思想从来都是天马行空的，从石器时代开始，到现在，就像造物主创造万物一样，人类创造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世界，而这些创造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创造而创造，比如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候发现了浮力定律，斯宾塞喜欢吃甜食，因为一块巧克力，于是有了微波炉，还有万能胶、青霉素等等，所以还有什么有趣的灵魂是办不到的呢？至少现在没发现机器人会去泡个澡吃个甜食，或者犯了无厘头的错。

所以，现今的时代虽然在科技上不断的创新与飞跃，古老的原装大脑对于科技脑似乎有些望尘莫及，但是不要忘了，拥有思想的我们是无可替代的，在人类的进化过程

当中，不再需要爬树的时候，便学会挺直了身体，为了适应逐渐温暖的环境，便蜕掉了浓密的毛发，获得火种时，便不再茹毛饮血，人在生命的长河中亦是不断的飞跃，不会在固有的思想里停滞，这样的思想，或许是凌乱的，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这就是最好的我们，因为最好的我们无法说着一丝不苟的话，却可以做出充满温情的事情，现在的世界一切在变，而有血有肉的灵魂，过去、现在、未来，都似曾相识，万分有趣。

276

新华文学
第100期

知予知否

原名罗惠，居于新加坡多年，作品以散文、小说为主。

新华文学100

未来 诗歌



“人工智能”诗两首

一

人工智能携未来而来，
数不清的数据，化作人脑的延伸。
它在电子世界中舞蹈，
操纵着无数信息的符号。

代码汇聚，它诞生于计算机中，
用它灵光的双眼，轻松处理复杂难题。
它的目光透过无尽的虚空，
享受思维的盛宴，沟通尽在弹指间。

虽然没有感情，也不会流泪，
但它无情却有智，创造着人类的未来。
人工智能，带着希望而来，
与人类共创辉煌，展现它的神奇。

二

它的大脑是代码的海洋，
内含无数的智慧与思考。
数据是它的血液和灵魂，
技术是它的翅膀和力量。

无需睡眠，不曾停滞，
它的工作永不止歇。
它是科技的宠儿，
也是创新的领路人。

人与机器的交融之美，
让人们见证奇迹的时刻。
然而，在科技的飞速发展中，
人们有没有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恐慌？

陈彦豪

279

2024年
2月号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班，中华总商会奖学金得主。现为翻译工作者。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多项国际和国内作文比赛终审。著有散文集《溢彩流光的青春》。

声音

随着他吐出一口轻叹

他把自己搅在早上的KOPI O

看着周围的

人来

人往

人来

人往

想到医生说

“只能点Kopi O Kosong”

口中越发苦涩

280

新华文学
第100期

他把
自己
搅在
早上的KOPI 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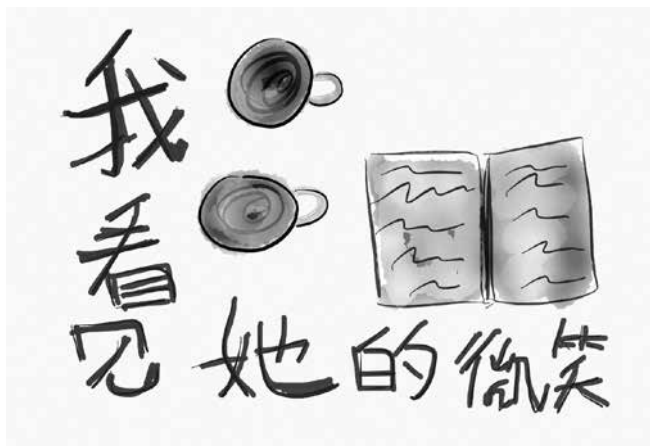


诗人都说人生像咖啡
由咖啡豆打磨而成
加入滚烫的水
与水交融
空气中的热气飘散
他小心翼翼地喝下第一口
周围的嘈杂声如潮水要把他淹没

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笔
他颤颤巍巍地写下
《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 每天都会在饭桌边
一起共进早餐
渐渐懂得 简简单单的美好

我爱的人 每天忙忙碌碌
朦朦胧胧中
我看见 她的微笑



我爱的人 你在何方
椅子上还保留着你的体温
面对我一个又一个提问
空气中的阳光也愈发缥缈

这时一只鸟飞到他的身边

我也舞着翅膀

进进出出

对面空旷已久的天

说一声

早安

他关上笔记本

打开手机相册

划过一张张照片

思念在堆积

16GB

128GB

256GB

回忆在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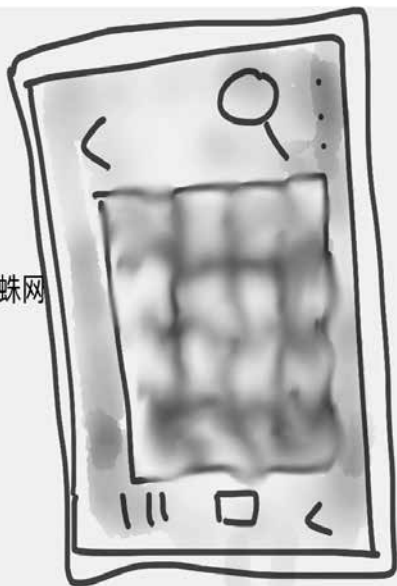
什么时候

也开始有了蜘蛛网

283

2024年
2月号

回忆在堆积
什么时候
也开始有了蜘蛛网



他喝下最后一口咖啡
让咖啡在胃里翻滚

脱下VR眼镜
原来刚才的《出走》

橙色的希望
忘却的国度
机器与你我他聊天
剪下红色的线
霓虹灯闪烁在今天
一个个表情符号
#想让你看见
@大数据
无名氏：谁可以帮我翻译爱？
Auto-reply: ……

285

2024年
2月号

林涵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毕业。

宇

翀

公共场所剪影

咖啡店内

蚝煎一盘啤酒一瓶

亮出了时代年龄的牌底

公园

一群银发族

互踢毽子

身手敏捷笑声不断

是忘了年龄的孩子

图书馆里

三三两两老老少小

在浩瀚书海中

有人孜孜不倦

有人呼呼大睡

286

新华文学
第100期

游泳池

大家都在游着

你游向青春

我游向康复

巴士候车亭

巴士在骤雨中缓缓驶进

几位老人家

开始为自己的视力争论

287

2024年
2月号

宇 翀

文学爱好者，共和理工学院在籍生。

披肩

地下隧道的冷风
默默挤进
一列非自然的光线之间
让位给
乘客那两盏眼睛
被荧光幕扭曲
而成的冷漠灯光
下垂

对座的女子
眼睛尚有幸存的温度
手握纸皮书
页面中掏出
一串文字
织成披肩
裹着自己一日下来
不断打寒颤的瞳孔

伍政玮

1995年生，新加坡籍。新加坡国立大学药剂系毕业。热爱在生活日常中寻找一点一滴的“药效”，进一步浓缩成一首诗。著有诗集《用白纸做的小孩》。

新华文学100

未来 小说



孤旅（外一篇）

“饭都还没吃完，你——”

我没有听完妈妈所说的话。当然，我也大概能想象得出她要说的什么；不过是翻来覆去的那几句叮嘱罢了。于是我漫不经心地“咯噔”一声关上了门，开启了又一个工作里熟悉的旅程。电梯，下楼，小路，巴士站。

待我恍惚地抬起头来，已是险些错过了正要驶开的那辆巴士。我将手机随手丢进了裤兜里，一跃而起。找到一个靠窗的座位后，便再次把手机掏出。这个动作每天我都会重复几十遍，自然而顺畅得就像呼吸一样。

我思索片刻，点开了最近重新迷上的一款老游戏《植物大战僵尸》，那是我中学时代的美好回忆。我专注地点开了一局，任凭它占据我的整个意识。

啊——最后一个僵尸能不能被打倒就看这一步怎么走了——

凝固。小小的屏幕上一片死寂，耳机里传来突兀的异样声响。

“不会吧，竟然在这种关键时刻死机？一定是这款游戏太老了，开发者都懒得去做版本升级……”我撇嘴，懊恼地碎碎念着。我一把摘掉耳机，终于再次地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又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检查了几遍，手机还是没有“复活”的迹象。无奈之下，我只好侧头转向窗外。

阳光明媚得有些刺眼。奇怪，我怎么没有发现今早天空中的云朵这样特别？复杂而有序地交织着，像一块薯格。阳光映在沟渠里恣意地跳着舞，行人专属的绿灯倒计时“啾、啾”得挺好听。这是一条我闭着眼睛也知道巴士会在何时转弯的路，可原来我熟悉它的脉络，却不知已在何时遗忘了它的脉搏。

我摇摇头，将目光移回了巴士内。留着超长大胡子的司机，翘着二郎腿打电话的老先生，于座位上安静小酌的大婶……我微微一怔，似乎这会儿才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多么喜欢偷偷观察这些可能再也不会碰到的陌生人。想象他们每个人身上的小故事，他们的欢喜与悲伤，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视线最终落在了不远处三五成群、正聊天笑闹着的朋友们。我试图聆听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发现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小事。可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带有弯弯的笑意，那样地满足与惬意。而他们当中，没一个人像我这般，在旅途中埋头玩着手机。

我轻咬下唇，平复着那突如其来上涌的莫名情绪，有些恍惚地低头一看，原来手机竟已不知何时从死机的状态中恢复了正常。我嘴角向上扯了一扯，打算继续回到方才的紧张游戏环节中。

可我却再也无法回到之前那样的兴奋与雀跃当中，因为我忽然发现了——我竟有点像自己在游戏中那么一心一意想去击败的，僵尸。

是的，就是僵尸，我看着屏幕当中的它们，一个个都行尸走肉般地不停向前走、向前走，却仿佛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去，又为何会踏足于自己所在的那片土地上。那

么多个僵尸，茫然毅然地走在这条路上，彼此之间却不过淡淡交汇，麻木地看着彼此走来又离去，谁也不在谁的旅途中留下什么印记。从始至终，它们都只是在孤独地平行前进着，没有谁回头去看过谁，也同样没有谁会去期待别人会为自己片刻驻足。

我疲惫地闭上了双眼，一种无法抗拒的，仿佛比僵尸身上更浓烈的孤独感卷卷袭来，直压得我喘不过气。真的已经记不得有多久了，手机一直是最亲近的玩伴，无论我走到哪儿，只要有它在我身边，我便会觉得安心、自如，而反之则空虚、无措。我打小便不甚擅长与人交际，又很讨厌当一群人开开心心地在一起笑闹时，我是唯一不被包括在其中的那个。我惧怕别人的目光，更过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后来有了手机，我便渐渐地发现，在这种时候只要埋头去玩手机，自己的处境便不会那么尴尬，自己也不会看起来像个无人接纳的小丑。久而久之，我好像真的开始沉醉于手机所能带来的愉悦和满足里，再不愿意出来。

一直到现在。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一切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而已，想通过这样的方式，逃避不去面对。而心里原本空落落的那个部分，不但没有被填补上，反而还扩大了许多。因为执迷于小小屏幕中的世界里，我实在是忽略了太多真正世界中我应该去珍视、去把握的东西。我没有仔细听妈妈在我出门前温馨的叮嘱，没有用心去描绘每一片的风和日丽，没有去注意身边每一个愿意真心与我结交的朋友。而此刻静静卧于掌中的手机，突然变得好轻，轻到它就只是个空壳而已。它从未给我带来能够驱散孤单的陪伴，却将我成功地引入了那样的一个思想骗局中，让我在这儿一困就是好多年。

到头来却终究还是孤单一人行走在这旅途中，什么都没有改变。而我失去了多少，我无法衡量。目光流转间，我按下了“锁定屏幕”键。决定让自己静静地学着去接纳这其实从未消散的孤独。阳光丝丝缕缕地洒进来，我抬头，迎上久违的晨光。

且听风吟

294

新华文学
第100期

顾青卓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里碧空如洗。他闭目躺在一片草地上，烈日当头已有灼烧之意。忽而南风乍起，带来了夹杂着阵阵麦香的几许清凉。他唇边漾开一抹浅笑，睁开双眸，映入眼帘的是晴空下盘旋着的几只大雁。优雅的影子飞舞着、交错着，说不出的养眼动人。

然而它们却飞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仿佛已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控制，快到仿佛只要稍微停歇下来，它们就会万劫不复。再然后，它们几近惨烈地撞击在一起，化作一团熊熊烈火，轰然将一切吞噬。

他惊醒的时候，额角已被冷汗浸透。梦里的一切熟悉又陌生，它遥远得本该早已被自己遗忘，却又贴近得好似能记住其中的每一个细节，这种铺天盖地的压迫感令他无所适从。

天已蒙蒙亮了。他估算了一下时间，应该还够他再睡个回笼觉，但他却怎么也再无法入眠，只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直到窗外的阳光洒了进来，他仍是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也不动。然后安装于手腕处的微型手机响了几声，他按下了接听键，一个很大的三维屏幕从中弹了出来，映在了天花板上。是他的下属，秦叶。

“顾经理，准时在目的地与您会合。”

“好。”

屏幕消失不见的同时，顾青卓也从床上一跃而起，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一项建筑工程，那将会是公司十分重视的一间RV-95机器人研究所。开工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丝毫含糊。

公司果然选了一个绝佳的地点。那是一片空旷的草地，周边的天然及非天然资源都很充足，十分有利于研究活动。工人们都已准备就绪，而他却怔怔地望着眼前那片草地，深邃的眸子隐然若有所失。

秦叶笑问：“我们顾大经理何时也成了会悲春伤秋的人了？”

顾青卓并不理他，只轻叹道：“你说，这是不是这座城市里最后一片保留得如此完整的草地了？”

“差不多。”

“我们现在却要毁了它。”

“对。”

“从此以后，这方圆几百公里怕是不会再有这样的景观了。”

“没错。”

“……”

“我说顾经理，这根本就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不这么做，也自会有其他公司将这里夷为平地。关于这点，您比我清楚吧。”

“是，我当然知道。”

“那……”

“开工吧。”他说得很平淡，几乎是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可仍是掩不住心里泛起的点点涟漪。

顾青卓的眼前忽然闪现了许许多多零碎的画面。他记得小时候经常跟朋友们在这样的草坪上打闹嬉戏，脚下的青草总是带着阳光的气息。偶尔也会随家人在户外野餐，随意席地而坐，望向无涯的天。那亲近大自然的微妙感觉，难以言喻。

记忆深处的那片广阔，与眼前这片已窄小得十分可怜的油绿色浑然般融合，烙成凝固的画轴……雕刻在荏苒的时光中，只化作沉默。

如今，连这城市中仅剩的一片仍带着些许源于大自然味道的宝地，也将要消失不见了。科技一直在不停地发展、发展，仿佛只要一停下来，人们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和生活的重心，仿佛只要一停下来，人们便感觉不到这个世界依旧真真切切地存在着。

如今，终究什么也留不住。

忽见几架TS-1130人造卫星划过略显灰暗的天际，留下缕缕薄烟。顾青卓微惊，眼前的景象竟诡异地与他梦境中的大雁完全重叠，他甚至有些异想天开地等待着它们互相撞击、毁灭……

然而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它们依旧平稳地在这片土地的上空翱翔。是啊，怎么可能发生与梦中相似的意外呢？精巧的机型设计早已确保了它们的绝对安全。

而曾经那些抓不住的美好过往，却在这个世界的迅速发展中，烟消云散。

工人们已将机器启动，一点一点地，将那一抹青绿色连根拔起。

顾青卓闭上了双眼。

耳际隐隐传来了风吹过的声音。他喜欢这种声音，非

常喜欢。任这大千世界如何千变万化，那或徐缓或急促的冷风之声，终是依然。他仿佛闻到了，那风中夹杂着阵阵麦香。

且听风吟。

297

2024年
2月号

张雯蒂

小时候想当writer的我，如今成为了研究员。虽然写的是英文学术论文而不是华文小说，但我想我四舍五入也完成了梦想。

卷

卷

内卷 (involution), 简称“卷”, 源自农业用语, 指一味“追求增量而产生的不能进化的现象”。近年来, “内卷”一词被延伸意指“非理性的内部竞争”, 即付出大量努力在学习工作上力图碾压同辈, 实际上却无法得到等价回报的跟风行为。(引号部分均来自于网络)

卷卷

这是一个二月底黄昏的新加坡, 刚刚下过一场雷阵雨, 灰蓝的天空夹杂着几丝余阳映衬的粉色和橙色, 像一幅即将完成的重彩油墨画。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泥土清香, 绿叶鲜花上的水珠还在蠢蠢欲动, 整个世界仿佛被雨水洗涤一新, 让人神清气爽。

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卷卷此时正无精打采地跟在妈妈身后, 低着头撅着嘴, 走得拖拖拉拉, 与这精神气十足的雨后傍晚十分不相配。走过公寓的泳池, 里面传来小朋友们的嬉笑打闹声, 卷卷十分羡慕地瞅了一眼, 叹了口气——这些与他又有何关? 卷卷现在满脑子里还回荡着补习中心老师的讲解, 心中惦记着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和下周的学段考试。

自从教育部调整政策以来，三年级第一学期的考试将是卷卷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的考试。尽管他还并不清楚考试的真正目的，但已明白考试的关键性，只因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妈妈警告：“学习很重要，成绩很重要！”世上应该没什么比考试成绩好更重要的了。

平心而论，卷卷的学习并不差，但和那些优秀的同龄人比起来可就差远了。妈妈每次拿他做比较都唉声叹气，卷卷也曾气鼓鼓地含泪跟妈妈抱怨：“这能怪我吗？我还没学的知识，好些同学们都已经提前在补习班学了，在学校就相当于他们第二次复习，这赖不得我。”

妈妈

的确，妈妈身边很多同事朋友们的孩子从幼稚园时期就开始上各种学习班，提前学英文、数字、拼音等等。妈妈曾经觉得没必要，但是三级给卷卷准备考试的时候，妈妈心里就开始打鼓了。最近她一直怪罪自己没有早早给卷卷补习。

妈妈从小就是个会读书的模范学生，学业之路一直顺风顺水。但是现在，年近四十的妈妈也不过是一家私营贸易公司的部门经理，属于比上绝对不足，比下又有一点儿余的状态。而她大老板的创业故事最让她唏嘘——一穷二白白手起家不稀奇，让她耿耿于怀的是大老板居然没上过大学！她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反而“沦落”成了“没文化”老板的芸芸打工仔之一。

尽管明白重新洗牌的人生岔口太多太多，被“好学生”思维固封的妈妈总觉得卷卷应该更出众一些。于是，苦口

婆心的说教，额外的课业辅导，都是妈妈试图让卷卷在短时间内能展现自己当年半点风采所做的努力——毕竟小一小二期间，卷卷什么学习奖项也没得，在班里什么干部职位也没当，连家长会时老师的评论都显得过于干干巴巴。

赛琳

妈妈的同事赛琳，总是在午休时间跟其他同事们夸口自己四年级的儿子课业优异，听话懂事，然后招引来一片啧啧称赞。赛琳的炫耀和别人的赞扬对于卷卷妈妈来说极其刺耳，她每次听到这些时表情都极其不自然，生怕别人拿她年龄相近的儿子来比较。她对赛琳真是又嫉妒又羡慕。妈妈也曾旁敲侧击地询问赛琳，除了孩子“天生聪慧”以外，能否分享点育儿经，然而赛琳总是含糊其辞，把话题岔过去。妈妈因此对赛琳印象很不好，觉得她虚伪至极。

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问起怎么给孩子准备母语口试，大家把期待的目光投向赛琳，赛琳却摇摇头苦笑着说，我儿子是不用学母语的。看到大家满脸诧异，赛琳深吸一口气，略带歉意地说：“他有中度自闭症，交流障碍……”还未等同事们反应过来，赛琳又昂起头面带骄傲地补充道：“尽管如此，幸运的是孩子内心聪颖，尤其数学成绩特别突出。”别的同事立马用新一轮赞誉化解了尴尬，但卷卷妈妈还是愣住了。

妈妈

那天下班，妈妈开车走在东海岸快速公路上，远远地可以看到海天交界处的那抹特别的蓝。妈妈不禁感慨，人

们总是太不知足，过份在意自己缺失的，没有对已拥有的胸怀感激。平凡的人生足以是幸福的人生，而接受自己孩子的并非不平凡，对很多平凡的人来说，竟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妈妈回家后，没有再声色俱厉地要求卷卷去做题，而是摸着他的头，和蔼可亲地说：“卷卷，考试时不要有太大压力，尽力了就好，就算结果不理想也没关系，我们慢慢来。”

那晚夜风习习，只听见谁家的风铃，叮叮咚咚，敲着大自然编写的小夜曲。

我该怎么办

一、胜利

那时疫情还没暴发，胜利回国过暑假返校时，在回新加坡的飞机上与凤霞的座位挨着。飞机起飞后不久，脸色刷白的凤霞对胜利说，帅哥，麻烦你帮我要杯水，我要吃药。胜利一看凤霞有细微冷汗的脸，立即找空姐要了杯水来，服伺凤霞吞下药片。

服药后，凤霞不久就睡着了，快到樟宜机场时才醒过来。胜利问，好些了吗？凤霞点点头，说，谢谢你。胜利说，举手之劳，不用客气。凤霞笑笑。过了一会儿，凤霞说，还有两周才开校，怎么不同女朋友多待几天。在成都双流机场，凤霞看见胜利同一位漂亮女孩在一起。胜利说，那是我表妹。父母催着我早点回学校，怕我假期作业做不完。我家在乡下，父母不晓得，读博又不是读高中。凤霞问，在哪所大学？胜利说在海湾大学。

下飞机时，胜利见凤霞身子微微弓着，显得有些痛苦，就陪着她慢慢走，一道去取行李，然后把她送到坐出租车的通道处。胜利转身要离开时，凤霞说，一起坐车走吧，我家就在海湾大学旁边。凤霞叫司机先将胜利送回海湾大学，在车上，凤霞加了胜利的微信。胜利回到宿舍，礼节性给凤霞去了微信：“已回到宿舍，谢谢你。”凤霞回说：“该我谢谢你。”

不久就是中秋节，凤霞微信问胜利有没有安排，可不可以来家里一起吃月饼。胜利正有些想家，就提了水果去了凤霞家。

凤霞家在一个高档小区，四室两厅三卫大阳台，阳台正对着公园。装修低调高端，雇有菲佣。开门看见凤霞隆起的肚子，胜利有点尴尬，急忙说，不知你身子不方便，打扰了。凤霞说，妊娠反应吧，特别想家。已经给妈妈视频过了。想到你一人在外，就叫你过来说说家乡话。

吃饭时，胜利问，不等姐夫吗？凤霞顿了一下，说，不等了，他出差在外。

后来，胜利也偶有微信问候凤霞，说点注意休息、多听医生建议之类的话语。凤霞有时回话，有时不回。后来胜利忙着做实验，准备毕业论文，就少了微信。

一日，胜利收到凤霞微信，说她生了对龙凤双胞胎，母子平安，现已回到家中一周了。于是胜利捧着鲜花去了凤霞家。

凤霞脸色不太好，软软坐在沙发上。两个孩子粉红的脸蛋、肉肉的小手，可爱极了，胜利想抱抱又不敢抱。凤霞雇有两个月嫂，胜利知道月嫂费用高，就问，伯母没过来帮忙？凤霞说，母亲身体不好。

胜利记住了孩子的生日，周岁那天，胜利给两个孩子按国内习惯封了红包，买了绒毛玩具去看望。没见到姐夫，忍不住，还是问了，姐夫同孩子一起过生日吗？凤霞脸色一下变暗，说，他不新加坡。

来凤霞老家前十多天，凤霞微信胜利说，我做了回锅肉，还有夹沙肉，你过来解解馋。饭后，凤霞说，疫情结束了，我想带两个孩子回国给各位长辈看看。你论文交

给导师了，能不能抽出一周时间，陪我回国看看。胜利正想说，姐夫不陪你回国吗？凤霞说，不要提姐夫的事。另外，在国内，你得扮演孩子的爸爸。胜利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容我想想。凤霞说，姐有难处，不便解释。不过请你相信，姐不是坏人。

第二天，胜利微信回复凤霞说，导师准了假。我要准备些什么？

二、 凤霞

回到新加坡，给两个孩子洗完澡，凤霞对胜利说，你今夜就住这里，帮我照看一下孩子，我一身快散架了。胜利看看心力交瘁的凤霞，点了点头。

凤霞洗完澡去另一个房间睡了，胜利洗完澡带着两个孩子睡觉，菲佣慢慢收拾行李。

凤霞高三时，爷爷得了癌症，治了两年多，耗尽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积蓄，走了。凤霞在新加坡读博一时，父亲得了癌症。父亲是市图书馆馆长，母亲是中学教师，父亲虽有医保，但面对高昂的癌症医疗费，全家一筹莫展。父亲说放弃治疗吧，凤霞说，现代医疗技术发展很快，坚持一下，或许就能医治了。这时，舅舅对凤霞母亲说，姐，凤霞说得对，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有时，胜利往往就在坚持一下之中。差钱，我这里拿。

舅舅是房地产开发商，靠着老乡是省银行行长，在省内房地产圈也算做得风生水起。其实，舅舅瞧不起这位姐夫，说他百无一用是书生。凤霞听母亲讲，舅舅刚出道时，想开“百家乐”，父亲有位大学同学是市公安局分管治安的副局长，舅舅就想托父亲找这位同学要批文，可父亲

说，这害人的事，我不干。后来舅舅还是打着父亲的幌子联系上了那位副局长，办成了批文，只是听舅舅说，他为此多花费了好几十万的公关费。

治了两年多，父亲还是走了，算算，舅舅为此垫付了近两百万。

行长三代单传，而今他也是单传，舅舅在酒桌上听出了行长的遗憾，就半开玩笑说，就再生个儿子呗。行长也笑着说，龟儿子，你不知道计划生育政策，那可是要除脱饭碗的呀。再说，你嫂子还生得出来吗？舅舅笑笑，抓抓头说，那倒是。第二次开这种玩笑时，舅舅就说，事在人为，办法总比困难多。行长就说，你说来听听。

行长有位女朋友，三流影视演员，叫桃子，住在北京，每隔半月或一月，行长就要去北京一趟，周五去周日回来。行长来去机场都是舅舅买好机票，亲自开车接送，三四年了，极少有人知道。

舅舅说，其实也简单，桃子出一枚卵子，再找个可靠的年轻女子代孕，一年后不就有了儿子。行长笑着说，龟儿子，还真是个烂肚皮。舅舅说，我是懂得感恩的人。

凤霞读到博三，舅舅问，毕业后想不想留在新加坡？还有两年才毕业，凤霞没想过。舅舅说，如果想留在新加坡，就趁早买一套房子，也免得在学校吃不好住不好，影响学习。爸爸治病欠下那么多债还没还呢，凤霞说。看得出来，凤霞当然想。舅舅就说，如果想，现在舅舅资金充足，先抽出点资金在新加坡高档住宅区买一套商品房，口岸要好的。凤霞说，这样压力太大了。舅舅说，有压力才有动力。我这是为我姐姐你妈妈着想，也是为你着想。凤霞说，我跟妈妈商量一下再说。

买房后不久，凤霞听母亲说起，舅舅公司资金开始紧张。同舅舅通电话时说到此事，舅舅说，是“非常”紧张。两天后，舅舅约定时间给凤霞通话，说，现在只有凤霞你才能帮到舅舅了。怎么帮？凤霞问。就是替一位关键人物代孕一个孩子。乍一听，凤霞觉得有些荒唐，舅舅竟干起这种事来。凤霞又想起母亲讲过的，舅舅叫爸爸弄“百家乐”批文的事来。

凤霞给母亲电话说起这事，母亲说，舅舅已找过母亲，说我们一时也还不出他为你爸爸垫付的200万医疗费，凤霞又不帮这个忙，他只有跳楼。凤霞，母亲知道你不愿意，母亲也不愿意啊。可我们欠着你舅舅200万，你爸爸得绝症时，我们这种家庭，谁会帮我们？你舅舅说，这个忙你帮了，那200万我们就不用还了。

放下手机，凤霞伤伤心心大哭一场。

三、我该怎么办

在制作行长与桃子儿子的胚胎时，舅舅瞒着凤霞，叫医生采集了凤霞的卵子，与行长的精子制成女儿胚胎。当凤霞发现时，生米已煮成熟饭。舅舅说，在新加坡给你买的那套商品房，算作对你的奖励。

凤霞代孕成功，舅舅从行长那里贷出两个亿，双胞胎出生后，舅舅又从行长那里贷出五个亿。舅舅开发的楼盘成功出售后，赚了近三个亿。舅舅给凤霞买的这套商品房，花了1000万人民币。

按约定，孩子满月后就交还给行长。后来，舅舅又说，为了安全，孩子就暂时留在新加坡凤霞家里。

孩子快一岁时，行长闻知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在暗中调

查他，舅舅给了凤霞和两个孩子足够的钱，作为凤霞带孩子到上小学时的生活费、教育费及凤霞的报酬。

大半年后，行长调到保银监会任了个闲职。孩子是不敢要回去了，舅舅说他会负责把孩子养大。为把这事做得干净一点，疫情一结束，就叫凤霞回国上演了这出戏。

行长能不能安全着陆？进去后会不会招出此事？招出后我该怎么办？没进去，他要回孩子我该怎么办，不要回孩子我又该怎么办？……凤霞长长吁出一口气。

隔了好一会儿，胜利才缓过神来，说，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陈茂君

中国四川省自贡市人，1982年大学毕业，前媒体人（2010年四川省自贡市《自贡日报》退休）。现旅居新加坡。

文訊

浮云与水晶： 出了河口便是大海

——希尼尔和林高诗集联合发布会

配合希尼尔诗集《弹性系数外的浮云》和林高诗集《一只飞行的水晶》的出版，新加坡作家协会于9月3日假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主办了联合发布会，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诗人周德成主持，作协副会长刘瑞金致欢迎辞。节目除了对谈、诗人朗读，也邀得本地年轻创作歌手白欣平为诗谱曲，用吉他和歌声演绎了几首诗作。

发布分享会吸引了约百名文友出席，包括作协会员、读者以及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华人神探李昌钰的夫人蒋霞萍女士也是一名作家，她趁在新加坡之便特地前来参与，并发表了讲话。

《弹性系数外的浮云》是由玲子传媒出版，《一只飞行的水晶》则由八方文化出版，已在新加坡主要书局上架。

感谢大家的投入和参与，也感谢国家图书馆支持场地。



左起：希尼尔、周德成、林高和白欣平。



联合发布会现场。

中国作协代表团与读者 和新加坡作协代表交流

应新加坡作家协会的邀请，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彦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于9月8日到10日访问新加坡，这是代表团新马印文学交流行程的一部分。

配合这项文学交流活动，新加坡作家协会特别联合随笔南洋文化协会，于9月8日晚上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主办中国作家分享与读者交流会：《文学的戏台——从小说到影视作品》，邀请陈彦与著名网络作家蒋胜男和读者见面交流、推荐与分享作品。新加坡学者诗人蔡志礼博士是台上对谈嘉宾。主持人是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随笔南洋文化协会会长李叶明。

交流会虽然定在工作日傍晚举行，但反应热烈，吸引了近150人出席，场面温馨令人鼓舞。

陈彦是中国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与曹禺戏剧文学奖，代表作包括《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等。其中以搭台人员生活与小人物悲欢离合为背景的《装台》已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于2020年底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广泛获得好评，并陆续获得各项电视大奖。

著名网络作家蒋胜男最为人知的作品则是曾经改编成电视剧而风靡中国与海外的《芈月传》。她的长篇历史新作《天圣令》则从宋朝的角度去看辽夏，书写中国历史上



中国作协代表团与读者交流后全体合影。

另一个穿龙袍的女人——章献明肃皇后刘娥的故事。蒋胜男也是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温州大学网络文创研究院院长。

两位主讲作家除了推荐代表作品与分享创作经验之外，也同《半月传》超级粉丝蔡志礼博士互动，百多人共度了知性与感性交融的一夜。

313

2024年
2月号



中国作协代表团与读者交流。
左起：蔡志礼博士、蒋胜男、陈彦、李叶明。



中国作协代表团和新方代表团进行交流。

新加坡作协代表与中国作协代表团交流

除了与读者交流，代表团也于次日上午访问新加坡作家协会，同新方作协代表团与部分新加坡文学团体代表交流。

除了陈彦和蒋胜男，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吉林省作家协会创作院院长宗仁发、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创联室主任薛舒、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辉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亚非处处长暨一级调研员李强。



中国作协代表团和新方代表团交流后合影。

摄影：林得楠、郭永秀、陈宇昕

新方的代表团除了林得楠会长、刘瑞金副会长、周德成副会长与艾禺名誉会长外，还有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李选楼、锡山文艺中心主席郭永秀、南洋诗社与新加坡红楼梦学会主席孙侠博士，以及作协多位理事。《联合早报》副总编辑胡文雁与高级记者陈宇昕也列席参与交流。

宾主互动了约两小时，双方针对促进交流与合作等课题进行了深层的探讨，包括建立沟通管道，在中国文学刊物设新华文学专题，推动出版、翻译及邀请作家互访等。

新加坡作家协会

2022/2024年度理事会

- 会务顾问：何家良博士 白振华 马炎庆
- 学术顾问：杨匡汉教授
- 法律顾问：蓝璐璐博士
- 名誉理事长：胡清山 傅春安 陈军荣 曾也鲁
卓顺发太平绅士 孙侠博士 江秋文
- 荣誉会长：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 名誉会长：烈浦 艾禺
- 会长：林得楠
- 副会长：刘瑞金 郑景祥 周德成
- 秘书：穆军（正） 钟韵宜博士（副）
- 财政：冰秀（正） 陈彦熹（副）
- 出版：刘瑞金（正） 毛丽妃（副）
君盈绿博士（副） 林锦博士（副）
- 学术/讲座：郑景祥（正） 张松建博士（副）
郭永秀（副） 李叶明（副）
- 总务：沈斯涵（正） 陈帅（副）
- 受邀理事：廖建裕博士 佟暖 孙爱玲博士 柯奕彪
周通泉博士 蔡宝龙 胡月宝博士
陈清业博士 龙永华 李选楼 施性国
- 查账：李喜梅

316

新华文学
第100期

《新华文学》第102期征稿

镜映多重光谱： 全球化时代下的身份探索与归属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个人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变得日益复杂。欢迎您以此为主题，通过文学的笔触，深入探讨在全球化时代中对身份的认知和对归属感的追寻。

您可以通过文字，呈现个人在多元文化、跨国经历或其他多重身份背景中的独特经历。我们期待您的“斜杠”背景和人生经历的多面性，也许您拒绝被单一定义，而是选择在斜杠的交汇处追寻属于您自己的身份认同。或者，与我们分享您如何通过文化、历史、家庭等因素构建自己的归属感。

请以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或其他文学形式，展示您对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思考，探讨文学在塑造和启发这一探索过程中的作用。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独特的窗口，透视我们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内心世界。作品体裁不限，可以是散文、诗歌、小说等，来稿字数以3000字为限。

317

2024年
2月号

截稿日期：2024年7月15日

来稿请电邮至《新华文学》编辑部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或上网查询作家协会的网站：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 ◆ 本会旗舰刊物《新华文学》以半年刊的形式于每年的2月和8月出版，欢迎海内外的读者、网友、文学爱好者投稿。
- ◆ 本刊园地公开，举凡诗歌、散文、小说等创作文体皆在欢迎之列，以3000字为限。文稿内容不设限，但最好能反映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评论文章则以评析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的文学或作家为主，以5000字为限。
- ◆ 除了每期专辑的稿件，不设截稿日期，先到先得。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且未曾任何媒体、刊物、报章等发表过。
- ◆ 来稿请使用简体中文打字，不接受手写稿。请将作品以word并通过附件的方式电邮至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 ◆ 作品可以笔名发表，唯必须在稿末附上一则不超过50字的作者简介，以及中英文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
- ◆ 所有投稿至本刊物的作品，编辑部将视情况决定是否采用，并对作品有删改权。稿件若不愿被删改，请注明。稿件若不被采用，将不另行通知。
- ◆ 所有作品获采用的作者将获邮寄一本当期的《新华文学》。本刊的出版仍需热心支持文学活动的机构与人士资助，因此并不会另寄发稿酬。

订阅《新华文学》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期刊，已在2018年步入40年，2019年是它的41岁，也是另一个十年的起点。

《新华文学》从最早的《文学》到后来改名为目前的刊名，大部分时期是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版，自创刊以来从未中断，四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了100期，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长寿的华文文学期刊之一。更难得的是，《新华文学》的质量始终保持了一定的水平，且在承先启后的同时也扎根本土，海纳百川。

对内方面，《新华文学》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外方面，它扮演了新加坡文化的民间大使，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文坛和世界文坛的交流。

《新华文学》接受读者订阅。我们希望文友、院校、公私机构能给予支持。若欲订阅《新华文学》，请填妥下一页的订阅表格，或到作协网站www.singaporewriters.org.sg/Xinhuaorder.pdf下载订阅表格，填妥后将表格连同支票（若是选择使用支票支付）邮寄至新加坡作家协会。我们也接受复印的订阅表格。



319

2024年
2月号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 《新华文学》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每年两期，逢二月与八月出版发行。
- 目前只接受新加坡地区读者、院校与机构订阅。

【✓】4期（两年）共40元 原价格51.20元

支付方式 Payment by

【 】 支票 Cheque 付予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_____ 支票号码 Cheque No: _____

【 】 转账 Funds Transfer

账户名 Account Nam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DBS

账号 Account No: 033-006231-1

注: 请在付款说明写上订阅者姓名 订阅日期: _____

订阅者 / 联系人资料

姓名 Name: (中) _____ (英) _____

职业 Occupation: _____ 国籍 Nationality: _____

机构 Organisation (若由机构/院校/团体订阅): 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

_____ 邮编 Postal Code: _____

电话 Tel: _____ 传真 Fax: _____

电邮 Email: _____

请将支票连同订阅表格邮寄至: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Email: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华文学》能做到第100期，
自然是由于我们一直相信这本期刊有存在的必要，
因此我们只能一直继续做下去。
说穿了，这其实就是一种使命感。
这本期刊的期数能从双位数步入三位数，
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进阶和跨越，
也象征着一种世代的传承。

定价: \$12.80
ISSN: 0129-7880